

總號 ~~815~~
分類號 ~~096-2~~

平
山
冷
燕



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

分類號

著者號

登錄號 43623

小引

縱覽近世書坊間發行的諸種傳奇小說，除醒世覺世外，總不外乎才子佳人。然流行既廣，珠目自混，其文其事，若非失之平平，即係體涉于淫，欲求其語登大雅，豔而不淫，猶如鳳之毛，麟之角，豈是易求！然此平山冷燕，因有其特殊之價值，故如雲中矯鶴，巍巍乎大有雄居文壇之概，此非他，蓋由于其用筆不俗，且別具機杼，而非其他的一味以儉香竊玉為發揮文體之根由，而作為燈下閒談之資料者可比。前傳之作，實自山顯仁當庭呈顯白燕詩為脫骨安根，及至山黛奉諭面試才學，御賜女才子之名，乃如海上三山，奇峯突現，興風作波，出沒變幻，而生出無限奇事，豔跡歷觀諸本，此豔藻奇跡，未有不假道于隔鄰才子才女者，獨此書能自樹赤幟，不脫胎于凡俗，誠乎可貴。又則玉人才郎，彼憐我愛，效紅拂之私奔，奔之獲濟，固自不乏，然不得其成者比比。雖然，無論其或成或敗，然鑽穴踰牆，已失規範，若出之私奔，則女犯淫條，男干穢律，讀者其能予以平若山黛之與燕白領，冷絳雪之與平如衡，雖皆落花有意，流水有情，然無不節節以貞烈自勵，而緣臨之時，受朝庭之主婚，雙雙效于飛之共樂，則古之紅拂女讀之，其亦能無愧于心乎！張寅宋信也。因慕山冷二女之才，不惜屈膝前往受試，致受山黛不世之奇辱，讀者每每苦之恨之。然因不覺平燕之才奇，若非此者，則事入平淡，清涼無味，此讀者所宜深知者也。傳奇雖小道，然無異者，色澤配點又慎，若于陪輦人物草草，則安能引襯得起劇中主人之錚俊，此平山冷燕之今，而編者極願介紹于知音者共賞之也。

新式平山冷燕目次

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太平世才星降瑞 | 一 | 第十一回 | 一首詩占盡假風光 | 一 |
| 第二回 | 聖明朝淑女獻箴 | 七 | 第十二回 | 三杯酒透出真消息 | 七 |
| 第三回 | 金閨女詩嘲狂士 | 一五 | 第十三回 | 觀舊句忽爾害相思 | 一五 |
| 第四回 | 玉尺樓才壓羣英 | 二二 | 第十四回 | 看梅花默然投臭味 | 二二 |
| 第五回 | 山人臉一抹便轉 | 三二 | 第十五回 | 懸綵筆直求淑女 | 三二 |
| 第六回 | 才女心百折不回 | 四一 | 第十六回 | 扮青衣巧壓才人 | 四一 |
| 第七回 | 道路上美還遇美 | 五〇 | 第十七回 | 俏佳人代醜漢呈身 | 五〇 |
| 第八回 | 閨閣中才不讓才 | 五九 | 第十八回 | 癡公子倩佳人畫面 | 五九 |
| 第九回 | 誤相逢才傲張寅 | 六七 | 第十九回 | 道路聯姻奇作合 | 六七 |
| 第十回 | 巧作合詩驕平子 | 七五 | 第二十回 | 金鑾捷報美團圓 | 七五 |



平
如
衡



隆盛皇帝

山顯仁



宋信

一國賓



高學士

劉太監



周公夢

夏之忠





王 袞

張 德 明



鄔 郗 堂

季 攀 龍



袁 隱

張 寅



謝 謙

燕 郗 堂



新式標點 平山冷燕

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

詩曰：富貴千秋接踵來，古今能有幾多才，靈通天地方遺種，秀奪山川始結胎。

又曰：兩兩雕龍誠貴也，雙雙詠雪更奇哉，人生不識其中味，錦繡衣冠土與灰。道德雖然立大名，風流行樂要才情，花看潘岳花方豔，酒醉青蓮酒始靈。

又曰：綵筆不妨為世忌，香蓮最喜使人驚，不然秋月春花夜，草木蟲魚負此身。

話說元朝隆盛之時，天下有道，四海昇平，文武忠良，萬民樂業。是時建都幽燕，雄據九邊，控臨天下，時和無者之物咸有。長安城中，九門八達，六街三市，有三十六條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絃樓，衣冠輻輳，軍馬喧闐，人人擊杖而歌，處處笙簫而樂，真箇有雍熙之化，於變之風。有詩單道其盛：

九重春色滿垂裳，秋盡邊關總不妨，四境時闐歌帝力，不知何處是虞唐。

一日天子駕臨早朝，文武百官濟濟鏘鏘，盡來朝賀，真箇金闕曉鐘，玉階仙杖，十分隆盛。百官山呼拜舞已畢，各各就班鵠立。早有殿頭官喝道：「有事者奏聞。」喝聲未絕，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官，烏紗象簡，趨跪丹墀，口稱欽天監正堂官湯勤，有事奏聞。天子傳問何事，湯勤奏道：「臣夜觀乾象，見祥雲瑞靄，拱護紫薇，喜曜吉星，照臨黃道，主天子聖明，朝廷有道，天子享太平之福，臣不勝慶幸，謹奏聞陛下，乞勅禮部，詔天下慶賀，以揚皇朝一代雍熙雅化。」臣又見文昌六星，光彩倍常，主有翰苑鴻儒，不顯文明之治，此在朝在外，濟濟者皆足以



應之，不足爲奇也。最可奇者，奎壁流光，散滿天下，主海內當生不世奇才，爲麟爲鳳，隱伏山林幽祕之地，恐非正途羅網，所能盡得。乞勅禮部會議，遣使分行天下搜求，以爲黼黻皇獻之助。天子聞奏，龍顏大悅，因宣御旨道：「天象吉祥，乃天下萬民之福。朕非躬涼德，獲民居上，實云倖致。安敢當太平有道之慶，不准慶賀。宇內既遍生奇才，已上徵於天象，諒不虛應。且才爲國寶，豈可使隱伏幽祕之地，著禮部官議行搜求。」聖旨一宣，早有禮部尙書出班奏道：「陛下聖明有象，理宜詔賀。萬歲謙抑不准，愈見聖德之大。然風化關一時氣運，豈可抑而不彰，縱仰體聖心，不詔天下慶賀。凡在京大小官員，俱宜具表稱賀，以闡揚聖化，爲萬世瞻仰。天下既遍生奇才，隱伏在下，遣使搜求，以明陛下愛才至意。禮亦宜然。但本朝祖宗立法，皆於制科取士。若徵召前來，白應優敘，徵召若優，則制科無色，恐失祖宗立制本意。以臣愚見，莫若詔勅各直省督學臣，令其嚴責州縣官，凡遇歲科大比試期，必須於報明正額之外，加意搜求隱逸真才，以應科目。督學府縣官，卽以得才失才爲升降。如此，則是寓搜求於制科，又不失才，又不礙制庶爲兩便。伏乞皇上裁察。」天子聞奏，大喜道：「卿議甚善，俱依議行。」禮部官得旨，率百官俱稱萬歲。朝畢，天子退入百官散出。此時天下果然多才，文章名公，有唐瞿王薛四大家之名，詞賦鉅卿，有前七才子，後七才子之號。一時詩酒才名，高於北斗，相如意氣，傾於天下。人人爭島疲郊寒，個個矜白仙賀鬼，元白風流，不一而足。鮑庚俊逸，屈指有人，白雪登歷下之壇，四部執弇州之耳。師生傳歐蘇之座，朋友同李郭之舟，真可謂一時之盛。後一日，禮部傳出旨意，在京大小官員，皆具表次筮慶賀。這表章無非是稱功頌德，沒甚大關係，使各各逞才，極其精工富麗。天子親御便殿，細細觀覽，見皆是絕妙之辭，驚人之句，聖情大悅。因想道：「滿朝才臣如此，前日欽天監奏文昌光亮，信不虛也。百官既具表稱賀也，朕當賜宴答之，以表一時君臣交泰之盛。」遂傳旨於二月十二日，命百官齊集端門賜宴。旨意一下，百官皆

歡欣鼓舞，感激聖恩。到了臨期，真箇是國正天心順，這一日恰值天清氣爽，日暖風和，百花開放，天子駕御端門，端階下擺列著許多御宴，百官朝見過，惟留閣臣數人，御前侍宴，其餘官員俱照衙門大小鱗次般列，坐兩旁塔下，每一座各置御苑名花一瓶，以爲春瑞。旨意一下，百官叩頭謝恩，各各就座而飲。一霎時，御樂作龍鳳之鳴，王食獻海山之珍，真是皇家富貴，不比等閒。但見

國連昌明，捧一人於日月天中；皇恩浩蕩，會千官於芙蓉闕下。春滿建章，百轉流鶯，聒耳晴薰，赤羽九重，春色醉人，食出上方，有的是龍之肝，鳳之髓，豹之胎，狸之唇，駝之峯，熊之掌，鷄之炙，鯉之尾，山之珍，海之錯，說不盡八珍滋味。樂共內院，奏的是皇帝之咸池，顛頊之六莖，帝學之五英，堯之大章，舜之韶，禹之大夏，殷之大濩，周之大武，聽不盡九奏聲音。班聯中衣裳燦目，只見仙鶴服，錦雞服，孔雀服，雲雁服，白鸚服，鸞鷟服，鸚鵡服，鶴鶉服，練鵲服，黃鸝服，濟濟鏘鏘，或前或後，塔下弁冕凝星，只見進賢冠，獬豸冠，鷓鴣冠，蟬翅冠，鵠尾冠，鐵柱冠，金顏冠，却非冠，交讓冠，棟棟惶惶，或退或趨。奏溫淪於咫尺，盡覩天顏，有喜感淇露之濡霑，咸知帝德無私。傳宣賜命彤弓，命心中之貺，匍伏進規，天保頌醉飽之恩，誓竭媚茲將順。然君曰俞，臣曰拂，人慚獻媚，願言不醉無歸。然左有監，右有史，誰敢失德。君盡臣歡，尊本朝故事，勅賜賦醉學士之歌，臣感君恩，擇前代良謨，慷慨進疏儀狄之戒，真可謂明良際遇。鼓鐘笙琴，稱一日風雲龍虎之觴。天地交泰，日月岡陵，上萬年悠久無疆之頌。

君臣們食穀多時，閣臣見樂奏三闋，酒行九獻，恐羣臣醉後失儀，因離席率領羣臣，跪奏道：「臣皆蒙聖恩賜晏，亦已僅卜其晝，醉飽皇仁，今恐叨飫過量，醉後失儀，有傷國體，謹率羣臣辭謝。」天子先傳旨平身，然後親說道：「朕涼薄之躬，上承大統，日憂廢墮，賴衆先生與諸臣輔弼之功，今幸海內粗安，深感祖宗庇佑，上天

生成，前欽天監臣，奏星緯吉昌，歸功於朕，朕懼不敢當，衆卿不諒，復表揚稱頌，朕實無德以當此，益深戒懼，然君臣同德同心，於茲可見，因卜茲春晝，與諸卿痛飲，以識一時明良雅意，此乃略去禮法，而敘情義之舉，雖不敢蹈前人夜飲荒淫，然春晝甚長，尙可同樂，務期歡盡，縱有微愆，所不計也。」閣臣奏道：「聖恩汪洋如此，真不獨君臣直如父子矣，臣等頂踵盡捐，何能報效，敢不領旨。」天子又道：「朕見太祖高皇帝，每宴羣臣，必有詩歌鳴盛，前欽天監臣，奏文昌光亮，知主翰苑鴻儒，爲文明之助，昨見諸臣賀表，句工字櫛，多有奇才，真可稱一時之盛，方不泯滅無傳。」閣臣奏道：「唐虞廣歌，禹稷拜揚，自古聖帝良臣，類多如此，聖諭卽文明之首，當傳諭羣臣，或頌或箴，或詩或賦，以少增巍煥之光。」天子聞奏甚喜，正奏對間，忽見一雙白燕，從半空中直飛至御前，或左或右，乍上乍下，其輕盈翩翻之態，宛如舞女盤旋，十分可愛，天子矚目視之，不覺聖情大悅，因問道：「凡鳥獸皆貴白者，以爲異種，此何說也？」閣臣奏道：「臣等學術短淺，不能深明其故，以愚陋揣之，或亦孔子所稱繪事後素之意。」天子點首喜歡，因復問道：「白燕在古人，亦曾有相傳之佳題詠否？」閣臣奏道：「臣等待罪中書，政務倥傯，詞賦篇章，久實荒疎，不復記憶，乞宣諭翰林諸臣，當有知者。」天子未及開言，早有翰林院侍讀學士謝謙，出班跪奏道：「白燕在漢唐，未必無作，但無佳者流傳，故臣等俱未及見，惟本朝國初時，大本七言律詩一首，摹寫工巧，膾炙一時，稱爲名作，後袁凱愛之慕之，又病其形容太實，亦作七律詩一首，相和之，俱虛慕其神情，亦爲賞者所稱，甚有以爲過於時作者，此雖嗜好不同，然二首實相伯仲，白燕自有此二詩，以立其極，故至今不聞更有作者。」天子問道：「此二詩卿家記得否？」謝謙奏道：「臣記得。」天子道：「卿既記得，可錄呈朕覽。」遂命近臣給與筆楮，謝謙領旨，因退歸原席，細將二詩錄出，呈與聖覽，近臣接了，置於龍案之上，天子展開一看，只見時大本一詩道：

春社年年帶雪歸，海棠庭院月爭輝，珠簾十二中間捲，玉剪一雙高下飛；
天下公侯誇紫領，國中儔侶尙烏衣，江湖多少閒鷗鷺，宜與同盟伴釣磯。

袁凱一首道：

故國飄零事已非，舊時王謝見應稀，月明漢水初無影，雪滿梁園尙未歸；

柳絮池塘香入夢，梨花庭院冷侵衣，趙家姊妹多相妬，莫向昭陽殿裏飛。

天子細將二詩玩味，因贊歎道：『果然名不虛傳，時作實中領趣，袁作虛處傳神，二詩實不相上下，終是先朝臣子，有如此才美。』交鑒賞了，半晌復問道：『爾在庭諸臣，亦俱擅文壇之望，如有能賦白燕詩一首，可與時袁並驅中原，則朕當有不次之賞。』衆臣聞命，彼此相顧，不敢奏對。天子見衆臣默然，殊覺不悅，因又說道：『衆臣濟濟多士，無不的敢於應詔，豈薄朕不足言詩耶？抑亦古今人才，真不相及耶？』翰林官不得已，只得上前奏道：『實在一詩，諸臣既珥筆事主，豈不能作，又蒙聖諭，安敢不作，但因有時袁二作在前，已曲盡白燕之妙，即竭力形狀，恐不能有加其上，故諸臣逡巡，不敢應詔。昔唐人崔灝曾題詩黃鶴樓上，李白見而服之，遂不復作，諸臣亦是此意，望皇上憐而赦之，若過加以輕薄之罪，則臣等俱該萬死。』天子又道：『卿所奏甚明，朕非不諒，但以今日明良際會，一堂夔龍在望，英俊盈庭，亦可謂千載奇逢，而白燕一詩，相顧不能應詔，殊令文明減色，非苛求於衆卿。』翰林官正欲再奏，只見閣臣中閃出一位大臣，執簡當胸，俯伏奏道：『微臣有白燕詩一首，望聖上赦臣輕褻之罪，臣方敢錄寫，進呈聖覽。』天子視之，乃大學士山顯仁，因和顏答道：『先生既有白燕詩，定然高妙，朕所賓師而願觀者，有何輕褻，而先以罪請。』山顯仁奏道：『此詩實非微臣所作，乃臣幼女山黛，聞中和前二詩之韻，所作兒女俚詞，本不當褻奏至尊，因見聖心急於一覽，諸臣困於七步，故昧』



死奏聞，以慰聖懷。」天子聞奏，不勝大悅道：「卿女能詩，更爲快事，可快錄呈朕覽。」山顯仁得旨，忙索侍臣筆硯，書寫獻上。天子親手接了，展開而看，只見上寫着白燕詩，步時袁二作原韻。

夕陽憑弔素心稀，遁入梨花無是非，淡去羞從鴉借色，瘦來只須雪添肥；
飛回夜黑還留影，啣盡春紅不浣衣，多少朱門誇富貴，終能容我溷身歸。

天子覽畢，不禁大喜道：「形容既工，又復大雅，細觀此詩，當在時袁之上，不信閨閣中有此美才！」因顧山顯仁問道：「此詩果是卿女所作否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實係臣女所作，臣安敢妄奏。」天子更喜道：「卿女今年十幾歲了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臣女今年方交十歲。」天子聞奏，尤驚喜道：「這更奇了，那有十歲女子能作此驚人奇句，壓倒前人之理！或者卿女草創，而潤色出先生之手。」山顯仁奏道：「句句皆弱女閨中自製，臣實未嘗更改一字。」天子又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可謂才女中之神童了。」道罷，又將詩細細吟賞，勿欣然拍案道：「細細觀之，風流香豔，果是香奩佳句。」因顧顯仁道：「先生生如此閨秀，自是山川靈氣所鍾，人間凡女，豈可同日而語。」山顯仁奏道：「臣女將生時，臣夢瑤光星墮於庭，臣妻羅氏迎而吞之，是夜臣妻亦夢吞星，與臣相同，故以爲異。臣女既生之後，三歲尙不能言，卽能言之後，亦不多言，間出一言，必穎慧過人；臣教之讀書，過目卽成誦，七歲便解作文，至今十歲，每日口不停吟，手不停批，想其稟性之奇，誠有如聖諭。但恨臣門祚衰薄，不生男而生女。」天子笑道：「卿恨不生男，朕又道生男怎如生女之奇。」君臣相顧而笑。天子因命近侍將詩發與百官傳看道：「卿以爲朕之賞鑒何如？」百官領旨，次第傳看，無不動容點首，嘖嘖道好，因相率跪奏道：「臣等朝夕以翰墨爲職，今奉旨作白燕詩，尙以時袁二作在前，不敢輕易措詞，不意閣臣閨秀，倒若前知，宿構此詩，以應明詔，清新俊逸，足令時袁減價，臣等不勝抱媿。此雖閣臣掌中異寶，朝廷文明之化，所散

見於四方者也。今日白燕雙舞御前，與皇上孜孜詔詠，實天意欲昭閣臣之女之奇才也。臣等不勝慶幸。天子聞奏，大悅道：『前日監臣原奏說奎璧流光正途之外，當遍生不世奇才，爲鱗爲鳳，隱伏山林。今山卿之女，夢吞瑤光而生，適有如此之美才，豈非明徵乎？恰有宿構白燕詩，若爲朕今日燕樂之助，朕不能不信文明有象矣。朕與諸卿當痛飲以答天眷。』百官領旨，各各歡欣就席。御筵前觥籌交錯，丹闕下音樂平吹。君臣們直飲到紅日西墮，掌班閣臣方率領百官叩頭謝宴。天子因命內侍取端溪御硯一方，彤管兔筆十枝，龍箋白幅，鳳墨十笏，黃金一錠，白金一錠，綵緞十端，金花一對，親賜山顯仁道：『卿女白燕一詩，甚當朕意，卿以此爲潤筆。後日十五陰望之辰，早朝外廷喧嘩，卿可率領卿女於午後內廷朝見，朕欲面試其才，當有重賞。』山顯仁領旨謝恩。天子又傳旨禮部，命加勅學臣，令其加意搜求，隱逸奇才，以應明詔。傳諭畢，聖駕還宮，羣臣方纔退出，早紛紛揚揚，皆傳說山閣老十歲幼女能做白燕詩之妙，不上三五日之間，這白燕詩長安城中家家俱抄寫遍了。又聞欽限十五日朝見，人人都以爲何等女子，年方十歲，乃有如此奇才，盡思量到十五日，朝中親看，只因這一朝見有分教，朝中爭識嬋娟面，天子俱聞閨閣名。不知怎生朝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聖明朝淑女獻箴

詞曰：才難擬古今，何獨周家美。周家美有婦人焉，從來久矣。彤庭香口陰陽，理丹墀，纖手龍蛇體。龍蛇體穆穆，天顏爲之喜起。

右調憶秦娥

話說山顯仁領了朝廷許多賞賜，及十五日朝見旨意，十分興頭，因欣欣然回府，退入後廳，請夫人羅氏商議。夫人見跟隨捧入許多賞賜，及黃金貴物，不知何故，因問道：『今日皇上賜宴，已是莫大洪恩，爲何又賞賜

許多禮物？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不是賞賜我的，乃是皇上特恩賞女兒山黛的。」夫人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山黛纔是十歲幼女，皇上爲何賞賜與他？」山顯仁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。」乃將天子見白燕飛舞，與詔羣臣作詩，及自呈女兒白燕一詩，爲天子賞鑒，因命賞賜朝見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夫人方大喜道：「此雖好事，但女兒年幼，雖在家中舉動端莊，應對有理，只恐見了皇帝，赫赫威嚴之下，害怕起來，失了禮體，未免有罪。倘皇上叫他做詩做文，一時做不出，豈不將今日的白燕詩都看假了？」山顯仁道：「夫人所慮亦是，但據我看來，女兒年紀雖小，膽量實大，才情甚高，料不致害羞害怕，做不出的田地。」夫人道：「雖如此說，我終覺放心不下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你我不必多慮，只喚女兒出來，將聖上旨意與他說知，看他如何光景，再作區處。」夫人遂叫侍妾到廳樓之上，去請小姐。原來山顯仁原是晉朝山巨源之後，世代閱名家，山顯仁又是少年進士，纔將近五十歲，就拜了相，爲人最有才幹，遇事敢作敢爲，天子十分信愛，同官往往畏懼。山顯仁正在貴盛之時，未免有驕傲之色，凌虛之氣，但只箇女兒山黛，却與父親大不相同，生得美如珠玉，秀若芝蘭，潔若冰霜，淡若烟雲，此其容貌，一望而知者。至於性情沉靜，言笑不輕，生於宰相之家，而錦綉珠翠，非其所好，每日只是淡妝素服，靜坐高樓，焚香啜茗，靜書作文，以自娛樂，舉止幽閒，宛如一寒素書生，閨閣脂粉，妖淫之態，一切洗盡，雖纔交十歲，而體度已如成人。這日正在樓中看書，正看到唐玄宗同楊貴妃在沉香亭賞牡丹，因欲裁新詩作樂，急召李白，其時正值李白大醉，因命楊貴妃捧硯，高力士脫靴，然後揮毫染翰，賦清平調三章，以入樂一段才氣，因贊歎道：「古文人在天子前，有如此之才，有如此之氣，謂之才子，方可無愧。自唐到今，千載有餘，並未再見，何才之難如此！只可惜我山黛是箇女子，沉埋閨閣中，若是一箇男兒，異日遭逢好文之主，或者以三寸柔翰，再吐才人之氣，亦未可知。」正閒想不完，忽侍妾來請道：「老爺朝回，與夫人在後廳，立請小姐說話。」小姐

聞命，不敢少停，遂同侍妾下樓來見父母。山顯仁一見便說道：「我兒你今日有一樁喜事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不知，求父親說明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今日朝廷賜宴，羣臣忽見白燕飛舞，因勅羣臣賦詩，衆人因見有時大本袁凱二名作在前，諒不能有警句勝之，故默默無人奉詔。聖上甚是不悅，你爲父的一時高興，忍耐不住，就將你做的白燕詩錄呈聖覽，天子見了，不勝之喜，因細細詢問，知你幼年有才，更加喜悅，因賞賜了許多物件與你，又命我於本月十五日，帶你入宮朝見，要面試真假，另有重賞，你道豈非一樁喜事麼？」小姐開言道：「既是聖恩隆眷，有此厚賜，孩兒禮當望闕拜謝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已親於御前謝過，汝在深閨之中，謝與不謝，誰人知道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聞君子不以冥冥廢禮，孩兒雖係弱女，然君臣之禮，性所生也，豈可令伯玉獨自擅美於古？」山顯仁大訝道：「汝能守禮如此，吾不及也。」因教侍妾排列香案，小姐重更吉服，恭恭敬敬，望闕拜了九拜，拜畢，隨請父母拜謝。山顯仁與羅夫人同說道：「這也不必了。」小姐道：「若非父母生育教養，孩兒焉有今日，安敢不拜？」山顯仁大喜，因與夫人笑說道：「我兒不獨有才，竟是一箇道學先生。」羅夫人也不覺笑起來，小姐却顏色不改，端端正正，拜了四拜，方纔卸去吉服，坐於旁邊。山顯仁因說道：「我兒係小小年紀，便爲天子所知，固是一樁好事，但你母親慮你閨中嬌養，從未與人交談，况天子至尊，威嚴之下，皇宮內院，深密之地，儀衛羅列如林，倘或你一時膽怯，行禮不周，聖上有問，對答不來，未免得罪，你也須預先打點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聞資於事父以事君，孩兒日事父母之前，不蒙訶責，天子雖尊，其恩其情，當與父母相近，孩兒雖幼，爲何膽怯，便至於失禮，對答不來？若說皇家儀衛森然，孩兒不視其巍巍然，已久奉孟夫子之教矣，爹爹與母親萬萬放心，決不至此。」山顯仁聽了大喜，對夫人道：「我就說孩兒素有大志，方信宰相人家閨秀，豈區區小人家兒女所可比，夫人請放心，後日入朝面見，定邀聖眷。」夫人道：「只願如此，便是。」

家門之幸了。」山顯仁議定了，因吩咐女兒道：「你可回房靜養，以待至期朝見。」小姐領命，退入內樓，因暗喜道：「我正恐面聖無期，不能展胸中才學，不期有此機緣，明日入朝時，當正色獻規，太白香豔諛詞，所當首戒，無辱我筆。」主意定了，光陰易過，倏忽之間，已是十五。山顯仁自去早朝，天子又面諭午朝之事。山顯仁回府，忙着夫人與女兒梳妝齊整，打扮停當，候到午時，便叫女兒坐了暖轎，自乘顯轎，跟隨許多侍妾僕婦，排列許多職事人員，開道入朝。此時長安城中，都知道山閣老家十歲女兒，做得好白燕詩，皇帝歡喜欲召，今日午時入朝，個個都挨擠在西華門兩旁爭看，真個是人山人海，十分熱鬧。不多時，山顯仁與女兒轎到了，山顯仁便先自下了轎，直將女兒暖轎抬到西華門口，方令出轎，早有許多婢妾，圍繞簇擁進去。山顯仁獨自於後押行，兩邊的人，挨擠做一團，也有看得見，有看不見的，看見得個個稱揚道：「真好一個青年女子，古稱西子王嬙，想來不過如此。」衆人稱贊不題。且說顯仁押着女兒入宮，纔行至五鳳樓，早有穿宮太監傳說道：「皇帝已在文華殿，與二三閣老坐多時了。」顯仁忙領女兒轉過五鳳樓，一徑直到文華殿前，守門太監見了，忙迎說道：「山太師令愛小姐到了，待我傳奏。」顯仁應道：「到了，相煩老公公引見。」太監進去，不多時即出來道：「有旨宣入。」山顯仁叫衆侍妾俱住在殿外，獨自領了女兒入去。行至丹階，山顯仁擡頭，見聖駕已坐在殿上，因令女兒立在半邊，先自跪奏道：「臣山顯仁遵旨，率領臣女山黛見駕。」有旨賜卿平身，入班着卿女當面。山顯仁謝恩，隨立起身，趨入衆閣臣之列，忙令山黛朝見。山黛領旨，因走到丹階當中，正欲下拜，忽有旨道：「命山黛入殿朝見。」山黛聞旨，不慌不忙，便鞠躬其身，從御階左側，一步一步，拾級而上，行到殿門，將衣摳起而入，入到殿中，然後舞蹈揚聲，行那五拜三叩頭之禮。天子在御座上，定睛往下一看，只見那女子生得眉如初月，臉似杏花，眉如初月，淡安鬢角，正思描臉似杏花，豔斂蕊中猶未吐，髮縮烏雲，梳影垂肩，覆額。

肌飛白雪，粉光映頰凝腮。盈盈九年華，隨道蘊之才。十行品才，有婉兒之目，肌體構思敏捷，真才子也。材嬌小，一枝半放名花，入殿來，正體鞠躬，踟躕極嫵媚，却無兒女子之態，升階時，金蓮趨進，翼如絕娉婷，而有士大夫之風。百拜瞻天，青降九重之盼。十齡頌聖，香呼萬歲之嵩。十二當權，羨甘羅爲老成男子。三旬失寵，笑張妃爲過時婦人，真個是神童希有，還會見，至於童子稱神寶木聞。

天子在龍案上，看見山黛嬌小嫵媚，禮數步趨，雍容有度，先已十分歡喜。又見山黛叩拜完了，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「禮部尙書、東閣大學士臣山顯仁幼女臣妾山黛朝見，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齒牙聲音，嚶嚶楚楚，如新鶯雛鳳，天子聽了，不勝大悅，先傳旨平身，然後宣近龍案前問道：「前白燕詩，果是汝所作否？」山黛奏道：「白燕一詩的係臣妾閨中所作，但兒女中晚織詞，不意上呈聖覽，死罪死罪。」天子道：「白燕詩詞雖近，情然寓意甚正，詩體固應如此，卽中晚何妨？」山黛奏道：「采風不遺樵牧，聖謚誠足盡詩之微，但天子至尊，九重穆穆，卽國風居三百之首，然絕不敢入於雅頌者，廣揚固自有體也。」天子聞奏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汝十齡幼女，如何胸中有這高論，真天生也。」因問道：「汝在閨中讀書，曾有師否？」山黛奏道：「閨中弱女，職在蘋繁，安敢越禮，延師以炫名，除父前問字而外，實無執業傳經之事，但六經具在，坐臥求之有餘，臣妾山黛又未嘗無師。」天子大爲歎賞，因向山顯仁說道：「卿女一稚子，早便能應對詳明，如此真可美也，皆卿之教養有方也。」山顯仁奏道：「兒女家庭質語，上瀆聖聰，蒙陛下不加譴責，實出萬幸，乃復天語獎賞，令臣父女啣感無地。」天子大悅，因命近侍賜宴，真是國家有倒山之力，天子只吩咐一聲，內御廚早已端端正正擺列上來。閣臣俱照常坐於東南殿角，獨設一席於西南殿角，賜山黛坐飲，山顯仁與山黛再三辭謝，天子不允，方各叩頭就座。原來天子出入，皆有御樂跟隨，酒纔獻上，早已音樂並舉，齊羽千舞，此時十分熱鬧，天子在龍座上，偷

晴看山黛，又道：「他小女，見了皇家歌舞，定然觀看，不料他恭恭敬敬，坐於位上，爵至微微而飲，饌至舉筯而嘗，正於樂人歌舞，端然垂目不視。」天子看了半晌，心下大異道：「小小女子，乃能端方如此，誠可愛也！」正想不了，歌舞一停，早有二三閣老，同出位奏道：「聖上洪福齊天，天生才女，以黼黻皇獻，今日朝見，又蒙聖恩賜宴，實千古奇逢，臣等不勝慶幸，謹借御前上獻萬年之壽，山顯仁宜命女山黛撰新詩二章，上頌，庶不負今日朝見之意，乞聖裁定奪。」天子聞奏，大悅道：「朕正有此意，不知諸卿與朕心同。」因顧山黛道：「衆閣臣欲汝撰新詩獻朕，汝能在朕面前作否？」山黛忙離席跪奏道：「皇上有命，衆大臣見推，臣妾敢不遵，但恐淺陋之詞，不能上揚聖德之萬一，統祈皇恩寬宥。」天子見山黛不辭，愈加歡喜，隨敕中官另設一低案於御案旁，即將御用文房四寶，移在上面，命山黛道：「汝可於此構思揮毫，待朕親觀。」山黛叩頭謝恩過，遂立起身來，不慌不忙，走到案前，此時中官已將御墨磨得濃濃，一幅蟠龍錦箋已鋪在案上，真是學無老成，達者爲尊，山黛雖是十歲幼女，然敏慧天生，才情拔出，拈起御筆，略不經思，也不起草，竟在龍章上，端端楷楷，一直寫去，就如宿構於胸中一般，天子看着，喜動天顏。沒半個時辰，山黛早已寫完，雙手捧了，親至御前，獻上道：「願吾皇萬歲萬萬歲。」天子親手接了，鋪在龍案上，一面吩咐平身，一面喚四閣臣同至御前，讀與朕聽。四閣臣領旨，趨至御前，首相高學士誦道：

天子有道，天運昌明，四海感覆載之有成，於以垂文武聖神之名。

天運昌明，天子有道，四海忘帝力之有造，於以上蕩蕩無名之號。

聖壽萬年，聖明萬禩，大臣相率捧觴而稱瑞，翳予小子，亦得弭筆摛詞，獻茲一人

之媚。右天子有道三章章五句。

臣妾山黛稽首頓首祝獻。

高學士讀罷，天子聽完，不勝大喜道：「體高韻古，字字有三百之遺風，直追典謨，且構思敏捷，真才子也。」三閣臣俱交口稱贊道：「讀書識字，女子中容或有之，然求如山黛，年雖幼稚而學如耆宿，實古今所未有也。今加以才女之名，實當之無媿。」山顯仁在旁觀看，見女兒舉止幽閒，詩如雅頌，滿心狂喜。又見天子盛稱諸臣交贊，只得勉強跪奏道：「稚女陋詞，聖前無禮，乞聖恩寬宥。」天子道：「卿女才德不凡，卿當慎擇佳婿，無失身匪人，傷朕文明之化。」遂命近侍傳旨賜黃金一百兩，白金百兩，明珠十斛，面諭山顯仁與山黛道：「昔唐婉兒夢神人賜一稱，以稱天下之才，今朕再賜汝玉尺一條，汝可以此爲朕量天下之才，再賜金如意一執，此文武器也，文可以指揮翰墨，武可以扞禦強暴，倘後長成擇婿，有妄人強求，卽以此擊其首，擊死勿論。」又命近侍磨墨，展開一幅龍箋，親洒龍翰御書弘文才女四大字以賜汝。」山顯仁與山黛俯伏於地，再三謝恩道：「聖眷弘深，皇恩浩蕩，微臣父子頂踵俱捐，何能上報萬一。」正奏不完，早有一個近臣走來，跪奏道：「皇太后娘娘聞知萬歲爺召見才女，喜以爲奇，著奴婢來奏知，如萬歲爺朝見畢，命奴婢宣入後宮朝見。」天子聽見歡喜道：「朕正欲命彼朝見，太后娘娘不期太后娘娘早來宣召。」就降旨著山黛入後宮朝見，太后娘娘山黛領旨欲行，天子又止住，顧山顯仁道：「深宮內院，卿女從未入朝，恐年幼恐懼，朕當親率入宮朝見。」太后娘娘且退，山卿可速出午門候旨。」說罷，卽起身帶領山黛，退入後宮去了。衆閣臣俱各散去，惟山顯仁領了衆侍妾，坐在朝房伺候，只等到日色沉西，方見四個小太監，捧著許多賞賜，又一個大太監劉公，押送山黛出來，山顯仁迎着，又望內叩頭謝恩。然後率衆侍妾，一同簇擁，直出西華門外，方令山黛坐了暖轎，山顯仁就要辭謝劉公回去，劉公道：「陪奉太后娘娘與萬歲爺旨意，叫送小姐到府，怎敢半路便回。」山顯仁見辭不得，並同坐顯轎，並押在後，擺列執事回府。此時街上看的人，挨肩擦背，一發多了。不一時，到了相府，山小姐轎

子直入後廳，方纔下了進去。山顯仁與劉公到了儀門，就下轎，山顯仁拱揖到廳，先將賞銀供在上面，然後分賓主坐下。獻茶畢，劉公就笑嘻嘻說道：「好一位令媛小姐，點點年紀，怎麼這樣聰明，莫要說才學高，皇爺愛他，只方纔朝見皇太后老娘娘，并皇后娘娘，行之禮數，從從容容，就像見慣的一般，就是嬪妃也及他不來。對答的說話，一句句清清楚楚，就是朝中大臣，也沒有這樣明白。兩宮皇太后見了，俱歡喜的了不得，要留他在宮中過夜耍子，轉是萬歲爺說他年小，恐怕老太師父母牽挂，故賜宴留到這時候，方纔賞賜了，着嚒送來。」

山顯仁道：「聖上與太后皇恩，真天高地厚，感激不盡，又勞公公駕遠送，何以克當。今日倉卒中，不敢草草簡慢，容改一日，潔治一樽奉屈，再備薄禮奉酬。」劉公笑說道：「嚒與老太師通家往來，不要說這個客話，盛酌也不敢叨，厚禮也不敢受。」直說了罷，老太師若是見愛，只求令媛小姐親寫一把扇子見賜，便是異寶了，別樣東西，嚒都不敢受。」

山顯仁道：「老公台命，安敢不遵，明日命小女寫了送來。」劉公笑道：「別的物件，更無個逼取的道理，求詩求文，坐索却不妨，老太師與令媛小姐，若是肯見愛，何不當面賜了，使嚒歡喜歡喜，省得許下，又要牽腸挂肚。」

山顯仁見說，也笑將起來道：「老公台論，到也直捷痛快。」就吩咐侍妾傳稟小姐，快寫一把扇子來送劉公公。劉公攔住道：「且不要去，嚒們內官家的性兒，是這樣直的，還有一句話，率性實實說了罷。詩文的好歹，嚒們實不知道，只見皇帝這等貴重，定然是希罕的了，故思量也要求一把詩扇，以為鎮家之寶，真假委實看不出來，若求了一把假的去，豈不叫人家笑殺令媛小姐。嚒又是在上位前伏侍過的，必得當面寫幾個字兒，嚒方肯信真，若是內裏邊寫出來的，僭終有些疑疑惑惑，老太師你心下肯不肯。」

山顯仁笑道：「老公公既是這等疑心，請到後廳去。」隨立起身，拉他進去，劉公方歡喜道：「若是這等，足見老太師盛情了，進去進去。」遂起身同到後廳，來求山小姐面寫詩文扇，因這一求，有分教，硯池飛出北

溟魚，筆毫殺盡中山鬼。劉公進去，不知小姐肯寫詩扇，不知肯寫詩扇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金閨女詩嘲狂士

詞曰：筆墨何曾有淺深，興至自成吟，有時畫佛，有時畫鬼，若不能禁。意氣相投芥與針，最忌不知音，乍歡乍喜，忽噴忽怒，曲盡人心。

話說山顯仁因劉太監要求女兒面寫詩扇，無法回他，只得邀入後廳坐下，一面吩咐侍妾傳話請小姐出來，一面就教取出一扇，與文房四寶伺候。原來山小姐退入後廳，正與母親羅夫人講說宮中朝見之事，尙未換衣，忽侍妾來稟，說劉公求寫扇之意。小姐笑道：「他一個太監，曉得甚麼，也要求我寫扇。」羅夫人道：「劉太監雖不知詩，却是奉御差送你來的，若輕慢他便是輕慢朝廷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母親嚴諭極是，孩兒就去。」因起身隨侍妾出到後廳，因是相見過的，便不行禮。此時案上筆墨扇子俱已擺列端整。山顯仁因說道：「喚你出來，別無甚事。劉老公要你寫一把扇子。」山小姐未及回答，劉公就接說道：「嗒，學生奉御差來送小姐一場，也是百年難遇，令尊老太師要發些禮物謝嗒，嗒想禮物要還容易，小姐的翰墨難得，故不要禮物，只求小姐一柄詩扇，老太師已許了，小姐不要作難才好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寫是不難，只怕寫的不好，老公公要笑。」劉公道：「萬歲爺見了，尙且千萬歡喜，偕笑些甚麼，這是小姐謙說了。」小姐笑一笑，就展開扇子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送與父親就進去了。山顯仁看了一遍，微微笑，就送與劉公，劉公接在手，見淋漓墨跡，尙然未乾，滿心歡喜，因笑說道：「小姐怎麼寫得這等快！」山顯仁道：「凡寫字有真草隸篆四體，真隸篆俱貴端楷精工，惟草書全要揮毫如風雨驟至，方有龍蛇飛舞之勢。小女此扇，乃是草書，故此飛快。」劉公笑道：「偕常見

人家慢慢的寫，還寫錯了，怎這樣快，却不錯字，真個是才女，但這個字，借學生一個也不識，老太師須念一遍借聽。」山顯仁就將扇子上字指着，念與他聽道：

麟宮鳳閣與龍墀，奉御承恩未暫離，莫道笑嚙全不假，天顏有喜早先知。

後寫欽賜才女山黛題贈尚衣監劉公。

劉公聽了道：「老太師念來，借學生聽來，鳳閣龍墀，像說的是皇帝內裏的事情，但其中滋味，借解不出一發，煩老太師解與借聽，也不枉了小姐寫這一番。」山顯仁因解說道：「小女這首詩是贊美老公公出入皇朝，與聖上親密的意思。頭一句麟宮鳳閣與龍墀，是說皇家宮闕之盛，惟老公公出入掌管，與聖上不離，故第二句說奉御承恩，古來聖明天子，絕不以一嘸一笑假人，萬歲爺聖明，豈不知此，但老公公與聖上不離，若是天顏有喜，外人不知，惟老公公早先已知道，總是贊老公公與聖上親密的意思。」劉公聽了，拍手鼓掌的歡喜道：「怎麼這樣說得妙，只是借學生當不起，真個是才女，怪不得皇帝這等貴重。多謝了小姐，明日有事入朝，借們用心服侍罷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一扇不足為敬，改日還要備禮奉酬。」劉公道：「這首詩設得緊了，禮物說過不要，就送來借也不收。」說罷，就起身，山顯仁尚欲留他酒飯，劉公辭道：「天晚快了，還要還覆皇爺，與兩宮娘娘的旨意。」竟謝了一直出來。正是

芳草隨花發，何曾識認春，但除知己外，都是慕名人。

劉公辭去，得了這把詩扇，到各處賣弄，不題。却說山顯仁退入後廳，與羅夫人小姐將御賜禮物檢點，商量道：「金銀表裏，還是賞賜御書才女四字，與玉尺金如意，此三物真是特恩，却放在何處？」羅夫人道：「既賜女兒，叫女兒收入臥房藏了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朝廷賜物，收藏臥房，豈不褻瀆，明日聖上知道不便。」羅夫人道：

『若如此說，却是無處放安。』山顯仁道：『我欲將大廳東房幾間小屋拆去，蓋一座樓子，將此物懸供上面，就取名叫作玉尺樓，也見得我們感激聖恩之意，就可與女兒爲讀書作文之所，夫人你道何如？』羅夫人道：『老爺所論甚妙。』商量妥當，到了次日，山顯仁就吩咐聽事官，命匠蓋造。真是相府人家，舉事甚易，不上一月，早已蓋造停當，即將御書的四個大字，鑲成扁額，懸在上面，又自書玉尺樓一匾，掛在前楹，又打造一個朱紅龍架，將玉尺金如意供在高頭，周圍都是書廚書架，牙籤錦軸，琳琳瑯瑯，四壁掛的，都是名人古畫墨跡。山黛每日梳妝，問安畢，便坐在樓上，拈其筆墨，以爲娛樂。此時山黛的才名，滿於長安，公侯國戚與閣部大臣，富貴好事之家，無不備貴重禮物，求詩求字。山顯仁見女兒纔十歲，無甚嫌疑，又經皇上是欽賜過的，不怕是非，來求者便一概不辭。此時天下太平，宰相的政務，到也有限，府門前來求詩求文的，真是絡繹不絕。一日有個江西故相的公子，姓晏，名文物，以恩蔭官來京，就選考了一個知府頭銜，在京守候。聞得欽賜才女之名，十分欣慕，便備了十分厚禮，買了一幅綾子，一把金扇，親自騎馬來求。原來山小姐凡有求寫詩扇的，都是一個老家人袁老官接待收管，這日晏文物的禮物綾扇，老家人就問了姓名，登簿收下，約定隨衆來取。晏文物去後，老家人即將禮物交到玉尺樓來，不期小姐因老夫人有恙，入內看視，不在樓上，老家人就將禮物綾扇，交與侍妾，叫他稟知小姐。不知侍妾放在一個廚內，及小姐出來，因有他事忙亂，竟忘記了稟知小姐。及臨期各家來取詩文，人人都有，獨沒有晏公子的綾扇。晏公子便發急道：『爲何獨少我的？』老家人着忙，只得又到玉尺樓來問，一時查不着，只得又出來回覆晏公子道：『查晏爺的綾扇，前因事忙，不知放在那裏，一時沒處查。晏爺且請回，明日查出來再取罷。』晏公子聽了大怒道：『你莫倚着相府人家欺侮我，我家也曾做過宰相來，怎麼衆人都有，獨我的查不出？你好去說，若肯寫時，就寫了，若不肯寫時，可將原物還了我。』老人家見晏

公子發話，恐怕老爺知道見怪，因說道：「晏爺不消發怒，等我進去再查。」老家人纔回身，晏公子早跟了入來，跟到玉尺樓下，只見樓門旁貼着一張告示，說道：「此樓上供御書，係才女書室，閒人不得在此窺覷，如違奏聞定罪。」晏公子跟了入來，還思發作幾句，看見告示，心下一餒，便不敢做聲，捏着足悄悄而聽，只聽見老家人在樓上稟道：「江西晏爺的綾扇，曾查出否？」樓上侍妾應道：「查出了。」老家人又稟道：「既查出了，可求小姐就寫一寫，晏爺親自在樓下立等。」過了一晌，又聽見樓上吩咐老家人道：「可請晏爺少待，小姐就寫。」晏公子親耳聽見，滿心歡喜，便不敢言，只在樓前階下踱來踱去等候。却說小姐在樓上，查出綾子與金扇，只見上面一張包紙，寫着江西晏閣老長孫晏堯明諱文物，新考選知府政事，文章頗爲世重，求大筆贊揚。小姐看了微笑道：「甚麼人自稱政事文章？」又聽見說樓下立等，便悄悄走到樓窗邊，往下一窺，只見那個人頭戴方巾，身穿闊服，在樓下斜着眼擺來擺去，再細細看他，却是他眇一目，跛一足之人，心下暗笑道：「這等人也要妄爲！」便回身將綾子與金扇寫了，叫侍妾與老家人傳還晏公子。晏公子打開一看，其中詩意雖看不出，却見寫得飛舞有趣，十分歡喜，便再致謝而去。正是

詩文自古記睡皆，怒罵何如嬉笑之，自是登徒多醜態，非關宋玉有微詞。

晏公子得了綾子與詩扇，欣欣然回到寓處，展開細看，因是草書，有不明白，却喜得有二個門客識得草字，一一念與他聽，只見扇子上寫：

三臺高捧月孤明，五馬何愁地不平，莫說黃堂新賜綬，江西東閣舊知名。

又見綾子上寫兩行盃大的行書道：

斷鰲立極造天地之平成，撥雲見天開古今之聳聳。

晏公子聽門客讀完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『扇子上寫的三台東閣，是贊我宰相人家出身，五馬黃堂，是贊我新攷知府綾子上寫的斷鰲撥雲等語，皆贊我才幹功業之意，我心中所喜，皆爲他道出，真正是個才女。』門客見晏公子歡喜，也就交口稱贊。晏公子見門客稱揚，愈加歡悅，遂教人將綾子裱成一幅畫兒，珍重收藏。逢人誇獎，過了月餘，命下選了松江知府，親友來賀，晏文物治酒相待，飲到半酣，晏文物耐忍不住，因取出二物來與衆客觀看。衆人看了有贊詩好的，有贊文好的，有贊字好的，有贊做得晏文物好的，大衆爭誇競獎。不料內中只見一個詞客，姓宋名信號子成，也知做兩首歪詩，專在縉紳門下走動。這日也在賀客數內，看見衆人稱贊不絕，他只是微微而笑。晏文物看見他笑得有因，問道：『子成兄這等笑，莫非這詩文有甚不好麼？』宋信道：『有甚不好。』晏文物道：『既無不好，只何故含笑，想是有甚麼破綻處麼？』宋信道：『破綻實無，只是老先生不該如此珍重他。』晏文物道：『他十分稱贊我，教我怎不珍重。』宋信道：『老先生怎見得他十分稱贊？』晏文物道：『他說三臺東閣，豈不是贊我相府出身；他說黃堂五馬，豈不是贊我新選知府；造天地開古今，豈不是贊我功業之盛？』宋信笑道：『這個是了。且請問老先生，他扇上說月孤明路不平，却是贊老先生那些見好處，他畫上說斷鰲撥雲，平成聾聵，却是贊老先生甚麼功業？請細細思之。』晏文物聽了，啞口無言，想了一回道：『實是不知，乞子成兄見教。』宋信復笑道：『老先生何等高明，怎這些兒就看不出？他說月孤明，是譏老先生之目，路不平，是譏老先生之足；斷鰲撥雲，猶此意也。』晏文物聽了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勃然大怒道：『是了是了，我被這小丫頭耍了，因將綾書并扇子都扯得粉碎。』衆客道：『不信小小女子，有這等心思。』宋信也勸道：『老先生如此動怒，則是我學生多口了。』晏文物道：『若不是兄指破，我將綾畫掛在中堂，金扇終日持用，豈不被人恥笑。』宋信道：『若是個大男兒，便好與他理論，這點點小女子，偶爲皇上寵愛，有甚

真才，昧他則甚。」晏文物道：「他小則小，用心其實可惡。他倚着相府人家，故敢如此放肆，我難道不是相府人家，怎肯受他譏誚，定要處治他一番，纔泄我之恨。」衆客再三勸解不聽，遂俱散去。晏文物爲此躊躇了三夜，欲要隱忍，心下却又不甘；欲要雪憤，奈何却又沒法。因有一個至親，姓竇名國一，是個進士知縣，新行攷選了工科給事中，與他是姑表弟兄，時常往來，心下想道：「除非與他商議，或有計策。」到次日，絕早就來見竇國一，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，要他設個法兒處他。竇國一道：「我也聞得有小才女之名，那有個十歲女子，便能作詩文如此，此不過是山老要賣弄女兒，代作這許多圈套，聖上一時不察，偶爲所愚，過加寵愛，山老遂以假爲真，只管放肆起來。」晏文物道：「若果是小女子所爲，情還可恕，倘出山老代作，他以活宰相戲弄死宰相之子，則尤爲可恨。只是我一個知府，怎能設奈何他宰相，須得老表兄爲我作主。」竇國一道：「這不難，待我明日參他一本，包管教他露出醜來。」晏文物道：「倘能如此，小弟不但終身感戴不盡，且願以千金爲酬。」竇國一笑道：「至親怎說此話。」過了數日，竇國一果然上了一疏，此時天子精明，勤於政事，凡有表章，俱經御覽。這一日，忽見一本上寫着：

工科給事中竇國一奏爲大臣假以才色獻媚，有傷國體事。竊聞朝廷重才，固應有體，是以五臣稱於虞廷，八士顯於周代，漢設三老於橋門，唐集羣英於白虎，此皆淹博鴻儒，高才學士，未聞以十齡乳臭小娃，冒充才子，深叨聖眷，假敕造樓，鬧動長安，譏刺朝士，有傷國體。如閣臣山顯仁之女山黛是也。山黛本黃閣嬌生，髻年幼女，縱然聰慧，無師無友，不過識字塗鴉，眩閨閣之名而已，怎敢假作白燕之詩，上感聖主之聰，下亂廷臣之聽，妄邀聖恩，叨竊才女之名，倚恃相府，建造玉尺樓之號，此其過分爲何如。若借此爲擇壻聲價，猶之可也，乃敢賣詩賣文，欲以一乳臭小娃而駕上翰苑公卿之上，甚且狂言褻語，譏笑紳士。

夫紳士朝廷之臣子也，辱臣子則辱朝廷矣。山黛幼女無知，固不足責。山顯仁臺閣大臣，忽而以假爲真，有傷國體如此，不知是何肺腸？臣蒙恩拔置諫垣，目擊幼女猖狂，不敢不奏。伏乞聖明追回御書，拆毀建樓，着該部根究其代作之人，如此則狐媚獻形而朝紳吐氣矣。謹此奏聞。

天子覽畢，微微而笑道：「他以山黛爲虛名，說朕爲之鼓惑，朕豈爲人鼓惑者哉！此腐儒坐井觀天之見也。」因御批云：「竇國一旣疑山黛以假作真，可親詣玉尺樓與山黛面較詩文，朕可司禮監糾察，如汝勝山黛，朕當追回御書究罪。若山黛勝汝，得妄言之罪，朕亦在所不赦。該部知道。」旨意一下，竇國一見了着慌道：「別人家的事，到弄到自家身上來了。我雖說是個進士，只曉得做兩篇時文，至於詩文一道，實未留意。若去與他面較，勝了他，他一個小女子，有甚陞賞？倘一時做不出，輸與他，則諫官妄言之罪，到只有限，豈不被人恥笑？」因請了晏文物與許多門客，再四商量。此時宋信亦在其中，因說道：「十歲女子，善作詩文，定是代筆傳遞，若奉旨面較，着侍妾近身看緊，自然出醜。即使塗抹得來，以竇老先生科甲之才，豈有反出小女子下之理？若是竇老先生恐怕褻體不願去，何不另薦幾個有名才學之士去較試，豈不高全？」竇國一聽了大喜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遂到次日，另上一本道：

工部給事中竇國一爲特薦賢才較試，以窮真僞，以正國體事。臣前疏曾參閣臣山顯仁之女山黛以假才亂真，蒙御批着臣親詣玉尺樓與山黛面較詩文以定罪，遵旨即當往較。但臣一行作吏，日親簿書，雕蟲文墨，日久荒疏，倘鄙陋不文，恐傷國體，今特薦尙寶司少卿周公夢翰、翰林院庶吉士夏之忠、雄才偉業，可與山黛考較文章；禮部主事卜其通、山人宋信，古風近體，頗擅三百之長，可與山黛考較詩歌；行人穆禮，聲律精通，可與山黛考較填詞；中書顏貴，真草兼工，可與山黛考較書法。伏乞陛下欽敕六臣前往考

較，則真偽自明，虛實立見。如六臣不勝，臣甘伏妄言之罪，倘山黛技窮，亦望陛下如前旨定罪，則朝士幸甚，國體幸甚。

天子看了，又微笑道：「自不敢去，却轉薦別人，若不准他，又道朕被他鼓惑了。」因批旨道：「准奏，即着周公夢夏之忠，卜其通宋信，穆禮顏貴前往玉尺樓，與山黛考較詩文，該部知道。」旨意一下，早有報人到山顯仁府中來，山顯仁着驚道：「寶國一爲何參我！」因着的當家人去細細打聽，方知爲晏文物詩文譏誚之故，因與女兒山黛說知前事道：「大凡來求詩文的，皆是重你才名，只該好好應酬，他纔是爲何却作微詞譏誚，致生禍端。」山黛道：「前日這晏知府送綾扇來時，因孩兒在內看母親侍妾收在廚中，忘記支付，孩兒未曾寫得，他來取時，見一時沒有，着了急，就在府前發話，又跟到玉尺樓，踱來踱去，甚無忌憚。孩兒因窺他眇一目，跂一足，一時高興，譏誚了幾句，不期被他看破，有此是非，實是孩兒之罪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有旨着周公夢等六人來與你考較詩文，他們俱是一時矯矯有名之人，倘你考他不過，不但將前回才名廢了，恐皇上疑你白燕等詩俱是假的，一時譴怒，豈不可慮！」山黛笑道：「爹爹請放心，不是孩兒誇口，就是天下真正才人，孩兒也不多讓，莫說這幾個迂腐儒紳，何足挂於齒牙。他們來時，包管討一場沒趣。」山顯仁聽了大喜道：「孩兒若果能勝他，寶國一這廝，我決要處他一個盡情，纔出我之氣。」只因這一考，有分教，丈夫氣短，兒女名長，不知後來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玉尺量才壓羣英

詞曰：才復好，何女何男何老，十歲閨娃天揆藻，直壓羣英倒。溫李笑他纖巧，尤白怪他潦草，繡口錦

心香指爪，真個千秋少。

右調謁金門

話說廷臣得了考較詩文旨意，不敢遲慢，禮部便將考較事宜，商量停當，奏聞朝廷道：禮部爲遵旨回奏事，謹將條定攷較事宜，開列於后：

- 一、考期擬於七月初三，是日立秋，正才子賓興之候。
 - 一、考時限辰時齊集，玉尺樓，巳時考書法，午時考填詞，未時考詩，申時考文，酉時考古。先時而成者爲優，過時不成者爲劣。
 - 一、考書法，真草隸篆各一紙。
 - 一、考填詞，宋詞時曲各一闋。
 - 一、考詩，五言近體一首。
 - 一、考文或論或賦，內科一道。
 - 一、考古詰問往事三段，不多不寡，庶寸晷可完。
 - 一、出題召翰林院官齊集文華殿，臨時擬上御筆，親定走馬賜考。
 - 一、題文完，走馬呈覽，再發二題，庶無私博等弊。
 - 一、監考委司禮太監一員，并寶國一山顯仁督同糾察，庶無後言。
 - 一、考後除山黛幼女免赴，其餘俱至文華殿聽候，聖上親定優劣功罪，庶免虛傳妄報。
- 以上數條，俱考較事宜，謹遵旨條奏。

聖明裁鑒定奪。

御批條議允合俱依擬。旨意下了，周公夢即知會夏之忠，卜其通，宋信、穆禮、顏貴等同集寶國一私衙商議道：「山家小女，我聞他前日召見時，筆不停腕而賦，天子有道三章，古雅絕倫，所以天子十分寵愛，恐與尋常浪得虛名者不同，列位先生亦不可輕視。」寶國一道：「周老先生如何這等說，莫說虛名，就是真才實學，一個十歲女子，能讀多少書，豈有博勝似列位老先生之理。此一攷較，立見其敗也。周老先生更何疑何慮而爲此言。」宋信道：「若說考古作文，我晚生學疏才淺，實實不敢誇口。倘只要做這五言八句的歪詩，我晚生遍游天下，凡詩社名公、詞壇宿彥，俱皆領教，無過是限韻，無過是刻燭，從未見笑於人，豈至今日而失利於弱女。我晚生一山人布衣，尙且藐視，何況列位先生金馬名卿、玉堂學士，不必明日，旗鼓相當，而喪其氣，卽此先聲所至，已足令披膽落閨中矣。」大家齊笑道：「宋兄之言有理。」寶國一道：「只有一事可慮。」衆問何事？寶國一道：「所慮者傳遞耳。雖說召學士糾家，也須大家覺察，臨攷時或有疑難，彼此須互相提撥，方不失利。」衆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商量停當，遂各各散去。到了七月初三正日，山顯仁早在玉尺樓御書才女匾額之下，鋪設龍案，焚香點燭，下面設二座，爲司禮太監寶國一，并自己糾察之位；左邊西向設六座，爲周公夢等六人之位，右邊東向設一座，爲女兒山黛之位，各鋪筆硯於上。打點端整，却自在廳上等候。將交辰時，司禮監太監趙公早先到了，山顯仁迎入，紉禮未畢，各官陸續齊到，山顯仁待茶，茶罷，因說道：「小女閨娃識字，過蒙聖恩，矜加獎賞，實傷國體。今辱寶掌科白簡，亟賜追回改正，已出萬幸，不意聖心不肯糊塗，欲明正小女虛假之罪，又勞列位老先生賜教，小巫氣折，大巫固不必言；但以閨中乳臭，而與翰苑大臣逐詞壇之鹿，其褻瀆之罪，又當何如。」周公夢道：「晚生陳腐之儒，本不當唐突令愛閨苑仙才，俱辱寶掌科薦剡，又蒙聖上詔遣，故不得已應詔而來，實惶愧不安。」寶國一此時要謙不得，要讓不得，要爭論又不得，只老着臉默默不則一聲。只有

太監趙公笑說道：「列位老先生太謙也不中用，譏誚也不中用，既奉旨來了，只是早早去考較詩文罷了。」衆官都說道：「有理。」遂一齊起身，山顯仁就邀入玉尺樓來，衆官上得樓一看，只見正當中上面懸着御書弘文才女一匾，下面焚香點燭，四邊坐位，擺得端端正正。衆官打賬正序坐，山顯仁乃說道：「御書在上，臣子例當展拜，但在老夫私第，又係特賜小女，在御書則重，在老夫與小女則輕，還是該拜不該拜，請教竇掌科與趙老公，無使朝廷聞之，謂我輩失禮。」竇國一欲說不該拜，又恐得罪朝廷，欲說該拜，又恐折了銳氣，躊躇不定，掙得滿面通紅。又是趙公說道：「御書在上，誰敢不拜，老太師甚麼替萬歲爺謙起來？」山顯仁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可鋪毡。」只說得一聲，左右已將紅氈毯鋪在樓板上，早有府掌禮人，喝叱排班，竇國一與周公夢等面面相覷，然事已到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敘位而拜。拜罷，山顯仁又指着坐位道：「這座位據學生之意，雖是這等擺設，不知可該如此？」衆官道：「禮宜如此，老太師所設不差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既不差，因吩咐左右道：「可請小姐出來相見過，好就坐。」左右去不多時，只見內閣中一二十個侍婢，簇擁小姐出來。山顯仁道：「小女見列位大人，本該下拜，恐怕反勞動大人，只常禮罷。」衆官俱道：「常禮最便。」小姐因走到正中，朝上深深拜了四拜，衆官俱立在東首還禮。禮畢，方各就坐。周公夢六人坐於東，山黛一人坐於西，趙公竇國一、山顯仁三人坐於下。坐定，一面獻茶，一面就著傳題員役飛馬入朝領題。此時擬題翰林官已在文華殿伺候，不一刻，天子駕臨文華殿，近臣奏言：「蒙詔玉尺樓考較詩文，將近巳時，宜攷較書法，衆臣遵旨，走馬領題。」天子命翰林官擬來，翰林官擬上真書，猗蘭操草書，蠓蛄吟隸書，龜山操篆書，獲麟歌各一幅。天子依擬，又於題紙上御筆加四字道：「俱着默書。」付與近侍，近侍付與領題員役，飛馬回至玉尺樓，先是糾察趙公竇國一、山顯仁三人，接着開看看罷，即分抄二紙，一紙送與顏貴，一紙送與山黛，又各選錦牋四幅，元題供於龍案之上。題

紙分送畢，山顯仁即命侍妾俱退，侍妾一闕散去，止是山黛一人。在座，山黛接題一看，不慌不忙，即親手磨墨揮毫，展開錦箋，次第而寫。却說顏貴乃是一個考選中書，字雖寫得幾個，却不曾讀書。那裏曉得猗蘭操蠅帖吟龜山操獲御歌等，是何物見。御筆俱着默書四字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心下猶想：我雖記不全，山黛一個小女子，他如何記得。大家不知，便好奏請底本。及抬頭一看，早見山黛從從容容的寫了，急得他滿身上汗如雨下，急不過只得開口說道：『我晚生原係中書，只管書寫四歌實記不得，還求寶老先生與趙公代奏。』寶國一見第一考顏貴就寫不出，十分着忙，就接說道：『顏先生也說得是，座中有記得四歌的，不妨抄出，與顏先生寫了，再奏聞聖上可也。』趙公道：『這個使不得，皇上既批說默寫，誰敢抄出，若是私抄出，便是背旨了。』寶國一道：『不是背旨私抄，但考字與考學不同，書寫之人，焉能兼讀古歌，自當明將此情奏知聖上，但恨時促迫，往返不及，故說先抄寫了，然後奏聞。』趙公道：『若是兩家都記不得，便好奏聞，倘一家記得，單為一家奏請，如何叫做考較。』周公夢夏之忠等若果是記得，或是明抄，或是暗傳，也好用得，奈何都記不得，只得假說公言道：『趙老公所言有理，且看山小姐寫得何如，再作區處。』正說不了，只見山黛已將真草隸篆四幅寫完，對父親道：『四歌遵旨寫完，還是竟呈御覽，還是先請教過列位大人。』山顯仁躊躇未及答，趙公聽見先笑說道：『山小姐到記得寫完了，妙妙，這不比封函奏章，大家先看看不妨事。』山顯仁遂令另設一張書案於正中，將四幅字擺列於上，請衆官出位同看，只看

第一幅楷書，猗蘭操是：

孔子立聘諸侯，諸侯莫能任，自衛反魯，隱谷之中，見蘭獨茂，喟然嘆曰：『蘭當為王者香，今乃與衆草伍。』止車援琴歌之。歌曰：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，之子于歸，遠送于野，何彼蒼天，不得其所，逍遙九州，無

所定處，時人闡蔽，不知賢者，年紀逝邁，一身將老。

第二幅草書蠨蛄吟是：

政尚靜而惡謹，時魯政日非，孔子傷之，爲作歌曰：

遠山十里，蠨蛄之聲，尙猶在耳。

第三幅隸書龜山操是：

季桓子受女樂，孔子欲諫不得，退而望魯龜山，以喻季氏之蔽魯也。歌曰：予欲望魯兮，龜山蔽之，手無

斧柯，奈龜山何。

第四幅篆書獲麟歌是：

叔孫氏之車子，鉏商樵於野，而獲麟焉，衆莫之識，以爲不祥。夫子往觀焉，泣曰：「麟也，麟出而死吾道矣。」

乃歌曰：唐虞世兮麟鳳遊，今非其時來何求，麟兮麟兮我心憂。

衆官看了，見楷書如美女簪花草書如龍蛇飛舞，隸書擅蔡邕之長，篆書盡李斯之妙，無不點頭吐舌，嘖嘖

稱美。顏貴心下暗忖道：「早是記不得，不會寫還好藏拙，若是寫出來，怎能及他秀美，豈不反惹他一場恥笑。」

便口也不敢再開。竇國一俱看得呆了。惟趙公笑嬉嬉說道：「不但記得，又四體俱寫得精妙入神，真個是才

女，難得難得，快着人進呈，領第二題來。」左右卷好，付與傳題員役，飛馬進呈，不半個時辰，早又飛馬領了第

二題來。山顯仁與竇國一趙公三人，打開看時，却是早朝午朝晚朝詞各一闕，仍前抄作二紙，分送二處。此時

穆禮見顏貴默寫不出，十分沒趣，猶恐也是個難題，心下甚是徬徨，及題目送到，見是早午晚朝三題，頗覺容

易，滿心歡喜，便磨墨枯思，打點欲做，忽又想道：「用甚牌兒名好，欲做如夢令長相思憶秦娥等調，却又不合

時宜，欲想合時宜之名，却又想不起。」因又想道：「只要做得詞好，詞名或可不論。」遂下筆而寫，尙不會寫

得二三句，只聽見趙公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怎麼山小姐完得這等快，奇才奇才，大家來同看了好進呈。」再抬頭一看，只見衆官已出位矣。穆禮自料一時做不完，便也起身，隨衆而看。只見一幅龍牋，上面三個詞兒，已寫得端端正正，第一是

早朝：雞鳴曉殿角，明星稀少天；六龍飛杳杳，聖主臨軒早。雙闕雲霞縹緲，萬國衣冠顛倒；初日上升

紅杲，杲簾捲瞻天表。右調謁金門。

午朝：中天紅日剛剛，午御當陽聖主，花磚鵠立丹墀，虎拜北瞻九五。三勤晉接稀聞，晝漏宣琅琅天

語停經賜食分班，染翰自慚無補。右調賀聖朝。

晚朝：九重向晏北闕明星爛，天子勞宵旰，趨承佩環，響起伏火燈，亂勵政治，賈生前席夜常半，夕陽牛

歌：旦紅燭，蒼生嘆君交警臣，交贊夕。禁鼓動遲出，明河暗。君恩重金蓮，撤賜馳歸院。右調千秋歲。

衆官看了，大家驚嘆，以爲奇才，猶不爲異，獨竇國一見第二題，又被山黛占先，愈加着急，却又無力可助。趙

公早喜得跌脚道：「好才女，好才女，快捲好進呈。」竇國一道：「須候穆老先同進。」趙公因回頭對穆禮道：

「老先生佳作會完了麼？」穆禮掙紅了臉道：「尙未。」竇國一道：「聖上原限午時考填詞，如今尙在巳時，

不妨稍緩。」趙公遂走到穆禮座上一看，只見草起亦纔寫得兩行，到又採去了一行。趙公說道：「如此做來，

尙早尙早，如何等得，且將山小姐的進呈了，穆老先生完了再進罷。」便不由分說，竟付與傳題員役，飛馬進

呈去了。穆禮欲待不做，恐怕得罪，欲要做完續進，莫說襯點早午晚詞意之美，萬不可及，卽謁金門賀聖朝，千

秋歲三個詞名，已含蓄無窮頌聖之意，如何再做得來！拈筆左思右想，愈覺艱難。筆尙未下，第三題早又飛馬

傳遞到了。趙公三人看了，却是賦得立秋梧桐一葉落，五言近體一首，限秋留遊愁四韻。此考是卜其通宋信

山黛三人，遂抄寫三紙，仍前分送三處。山黛接到手，見是一首詩，越要賣才，便提起筆來，草也不起，竟如風雨驟至，龍蛇飛舞。卜其通拏着題目，連限韻尙未看清，山黛早已寫完，送至正中案上。山顯仁看見自己愛之不了，喜得眉歡眼笑，忙起身邀衆官同看。卜其通驚得滿身汗下，暗想道：「這丫頭這等敏捷，不知做些甚麼？」因攔下筆，不顧衆人，先走至案前去看。宋信還強着要做，當不得衆官俱已圍着，沒奈何也只得走到案前去，看見上寫着：

賦得立秋梧桐一葉落，限秋留游愁四韻。

萬物安然夏，梧桐心獨感。秋同飛猶未敢，不下又難留。

乍減玉塔色，聊從金氣游。正如盛衰際，先有一人愁。

卜其通看完，不禁拍案大叫道：「真才女，真才女，不獨敏捷過人，而構思致意，大有三百遺風。」因回頭對寶國一道：「此乃天授，非人力所及也，吾甘拜下風矣。」寶國一聽了，目瞪口呆，開口不得。宋信還打眼說甚麼，趙公早笑道：「還是卜老先生肯服氣，快進呈快進呈。」說不了，傳題員役早接了，飛馬而去。第四題，該到夏之忠了，夏之忠見三人垂頭喪氣，自暗思道：「他們外官輸了，尙猶自可，我一個翰林院，若做不過他，明日如何典試？」又想道：「詩詞小道，小女兒家或者拈弄慣了，做文難道也能如此。」正說不完，第四題早已傳到，打開看時，却是一篇五色雲賦。夏之忠又驚又喜，喜的題目難，他女兒難做，驚的是題目難，自吃力，且自不做，先偷眼看山黛如何？只見山黛提着一管筆，如兔起鶻立，忽疾忽徐，欣然而寫，全無停攔苦思之態，日不及瞬，早已十數行下矣。自己着忙再拈筆時，心先亂急，那裏還有奇想，只得據題平鋪，急急忙忙，尙鋪不得半篇，而山黛之作又報完矣。此時衆官見山黛一小女子，飛灑如此，俱忘了考較妒忌之心，反歎賞以爲奇見，完了團

聚而觀，只見上寫着道：

五色雲賦

粵自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，而青黃赤白黑之氣，遂醞釀於太虛中；而或有或無，或潛或見，或紅抹霞天，或碧涂霄漢，或黑濃密雨，或青散輕烟，或赤建城標，或紫浮牛背，從未聚五爲一，或包於天。矧雲也者，氣爲體，白爲容，薄不足以受采，浮不足以生華，而忽於焉。種種備之，此希道千古而罕見於今也者。惟夫時際昌明，聖天子在位，備中和之德，稟昭明之靈，行齊五禮，聲合五音，政成五美，倫列五常，出坎向離，範金白木，青水黑火，紅土黃之五行於一身，而後天人交感，上氣下垂，下氣上升，故五氣徵於雲，而禎祥見於天下，猗歟盛哉！仰而觀之，山龍藻火，呈天衣之燦爛，虛而擬之，流金散玉，服周冕之輝煌。麗北綺南，彩鳳垂蔽天之翼，豔高冶下，龍女散漫空之花。濯自天河，不殊江漢，出之帝杼，何有七襄不線不針，陰陽刺乾坤之繡，非毫非紙，烟霞繪天地之圖。濃淡合宜，青丹相配，縹緲若美人臨鏡，姿態橫生，飛揚如龍戰於野，玄黃百出，如旌如旆，如輪如蓋，六龍御天上之鑾輿，爲樓爲閣，爲城爲市，五彩吐空中之蜃氣，初絢焉呈卿慶於九重，旣塊然流豐亨於四海，落霞孤鶩，不復高飛，秋水長天，之減色錦鷄，羞而匿影，山雉慚而藏形。他如奩盒膏脂，筐箱玉帛，莫不望而失色，比而減價，矧妖紅襲紫，安敢以草木微姿，而上分爲萬一之光華？猗歟盛哉！是誠天地昌泰，國家文明，而一人流光，千古昭朗者也。臣姬才謝班姬，學慚謝女，剪裁無巧，雕繡不工。瞻天仰聖，雙眼有五色之迷，就日望雲，寸管窺三才之妙。此蓋天心有眷，上降百福之祥，下獻無疆之瑞，謂臣言不信，請遠質古媧之靈，近徵當今之聖。謹賦。

衆官纔看女媧起句，便吐舌相告道：「只一起句，便奇特驚人矣。」再讀到彩鳳垂蔽天之翼，陰陽刺乾坤

之繡等句，都贊不絕口道：『真是天生奇才。』及讀完，夏之忠連連點頭歎服道：『王子安滕王閣序未必敏捷如此，吾不得不爲之擱筆也。』趙公見衆人甘心輸服，大笑道：『這等看來，還是萬歲爺有眼力，快進呈。』此時只有竇國一臉上紅一塊，青一塊，默默無言。賦傳遞去，趙公因問左右道：『今日甚麼時候了？』左右回道：『午末未初了。』趙公因對衆人道：『若論時候，尙未爲遲，列位老先生，還是做也不做？』夏之忠卜其通同說道：『學問才情，矯強不得，此時若要成篇，也還容易，只恐成篇終不及山小姐詞意秀美，到不如見聖人認罪罷了。』趙公道：『轉是高見，皇上到不計較。』正論談未完，忽第五題又到了，上寫着是問：

大虛一點何物？伏羲二相何氏？海上三神何山？商山四皓何老？漢五陵何地？湯六禱何事？竹林七賢何賢？穆王八駿何馬？香山九老何人？蕭后十香何詞？俱著詩書。

題目分開，周公夢接了一紙看時，事跡雖多，知道俱要一一還他清白，却是記得不真，有寫得一件忘記兩件的，有記得三件忘記五件的了，想來想去，畢竟記得不全。不期才慧實是天生，山黛一個小女子偏生記得清清白白，遂款填寫分明，因對衆說道：『詩賦係各人才情，不妨共見，此記誦之學，似難傳觀。』趙公道：『小姐說得有理，但不許周老先生看就是了，我們衆人看看不妨。』山黛依命，送去衆官圍繞而看，只見上面已將所問十事，該括做一首七言古風詩道：

太虛一點元無物，二相初求自伏羲，上相共工先獨立，柏皇下相共爲之。
三神山首蓬萊島，方丈瀛洲俱縹緲，東國綺里夏黃公，角里先生稱四老。
五陵佳氣何日無，長陵走馬安陵途，茂陵風雨相如病，陽陵平陵是酒徒。
政不節歟民失職，女謁盛兮崇宮室，苞苴大行纒未昌，桑林六事禱何亟。

七賢久矣醉劉伶，阮藉猖狂總不醒，鑽李笑戎嵇鍛柳，阮咸白透眼還青。惟有先公稱大志，手掌銓衡日啓事，穆王八駿幾時還，白兔黃驢隨赤驥。驊騮駃騠日追風，山子曉渠電掣空，况是盜驪飛捷足，瑤池萬里遠留蹤。香山九老居易一，鄭據吉皎兼謨狄，劉真張渾及盧貞，胡果盧真九老畢。君王若問十香詞，公事公言不及私，敢以同心裙帶事，瀆陳堯舜聖明時。

衆官看了，無不驚異道：「著作之才，既敏捷過人，淹貫之學，又詳該如此，真不慚女中才子矣！」周公夢見衆人讚揚，便也離席說道：「我學生實記不全，願作輸了罷。」山小姐寫完，敢求一觀。趙公道：「既算輸，便請看看。」周公夢看完滿口稱許道：「真才女，真才女，我輩不如也。」趙公因問甚麼時候了，左右回未時了。趙公道：「考較已完，須遵旨回奏，此題亦不必遞傳了，我們自回奏上罷。」周公夢對夏之忠等說道：「才學矯強不得，我們既考較，不如須面聖認罪，不必強辨，以觸聖怒。」夏之忠等俱道：「周老先所教是宜。」遂一齊起身要行。只見竇國一攔住道：「列位且慢行，事有可疑，還須考究。」衆官驚訝道：「有何可疑，又有考究？」只因這考究，有分教，才上添才，罪中加罪。竇國一考究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山人臉一抹便轉

詞曰：眉筆生花，笑殺如椽空老大，應詔廣歌，不數虞廷下。鈍足庸鶩豈慣，文章駕空矯詐，不須嫂罵。

醜態應如畫。

話說周公夢衆官，因考較輸了，欲入朝認罪。竇國一攔住道：「才情還有天生，學問必須誦讀，十歲一個女

子，從三歲讀起，也只七年工夫，怎能詩賦信筆而成，考古不思而對，如此毫髮不爽，此必天子過於寵愛，相公善於關通，先事傳題文章宿構，故能一一不爽。若說真真實實，落筆便成，雖斬頭瀝血，我不信也。」夏之忠等聽了俱回答道：「竇老先生此論實爲有理。天下文章出於科甲，科甲雄才，俱歸翰苑，豈有翰苑所不能對，而一小女子能條對詳明如此，實有可疑，還望糾察老先生奏詰。」山顯仁辨說道：「天子寵愛，豈獨寵愛老臣一人，老臣關通，豈便能關通天子？」正說不了，山黛便接說道：「父親大人，不是這等說了。竇大人既疑天子寵愛，大人關通，此實難辨，但求竇大人自出一題，待賤妾應教真假，便立見了。」趙公道：「這最有理，竇大人就出一題，看他做得來做不來，便大家沒得說了。」竇國一道：「奉旨考較，找學生怎好出題。」宋信便接說道：「既是山小姐情願受考，老先生便出一題也無礙，若不如此，則大家之疑，終不能解。」趙公說道：「到是出一題的好，真假立辨，省得又要說長說短。」竇國一因目視宋信道：「出甚麼題目好？」宋信便挨近竇國一身邊，低低說道：「不必別尋題目，何不就将前日對不來的對句，煩山小姐一對。」竇國一被宋信提醒，因喜道：「山小姐既要我學生出題，請教我，若出長篇大論，只道我有意難他，我學生有一個小學生的對句在此，煩山小姐對一對，若是山小姐對得來，我學生便信是真才子了。」趙公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快寫出來。」竇國一因取紙筆，寫出一句，與大家同看，衆官一齊觀看，却是將孟子七篇篇名編成一對道：

梁惠王，命公孫丑，請滕文，在離婁上，盡心告子，讀萬章。

大家看了都說道：「這是個絕對了。」山顯仁不勝大怒道：「竇掌科也太刻薄了，原說考詩考文，怎麼出起絕對來？此對若自竇掌科自對得來，便說小女輸了。」竇國一道：「老太師不必發怒，令愛小姐既是奇才，須對人所不能對之對，方纔見得真才，若是人不能對，小姐亦不能對，便不見奇了。」趙公道：「二位且不必

爭且送與小姐看一看，對得對不得，再理論。」大家齊道：「有理。」左右遂將對紙送到山小姐位上。山黛看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只道是烟鎖池塘柳，大聖人絕無之句，却原來是腐儒湊合小聰明，如何將來難人。」山顯仁聽了道：「我兒此對，莫非尚有可對麼？」山黛道：「待孩兒對與列位大人看，以發一笑。」遂提起筆來，對了一句，送與衆人，衆人爭看，只見：

衛靈公，遣公冶長，祭泰伯，於鄉黨中，先進，里仁，舞八佾。

衆官看了，俱驚喜欲狂。趙公只喜得打跌，連竇國一亦驚訝吐舌，回看着宋信道：「真才女，真才女，這沒得說了。」宋信道：「竇老先生且莫說山小姐既這等高才，我晚生還有一對，一發山小姐對了如何？」竇國一道：「方纔這樣絕對，他也容易對了，再有何對可以相難，到不如直直受過，不消又得罪了。」宋信遂不敢開口。轉是趙公說道：「宋先生既有對要對，可率性寫出來，與山小姐看，對得對不得，須見個明白，莫要說這等人情話兒，糊糊塗塗，到皇上面前，不好回奏。」衆官齊道：「這論極是。」宋信因回席寫了一對，送與衆人看，衆人見上寫着：

燕去雁來，途中喜遇說春秋。

衆人看見，俱道春秋二字，有雙關意，更是難對。山顯仁道：「這等絕對，一之爲甚，豈可再乎？宋兄何相逼乃爾？」宋信道：「晚生因見令愛小姐奇才，欲聞所未聞，故以此見教。若老太師加罪晚生，則晚生安復請，就要收回。」趙公止住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既係寫出，便關係朝廷耳目，須與山小姐一看，看是何如，豈可出乎反乎，視爲兒戲？」因叫人送與山小姐道：「這個對兒，雖不是聖上出的題目，却也是詩文事情，小姐看看，還是有得對沒得對？」山黛接着，一看，笑說道：「這樣對巧亦巧矣，那有個對不得之理。得賤妾再對一句，請教列位

大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信筆寫了一句道：

兔走鳥飛，海外欣逢評月旦。

山黛寫完，送與趙公與衆人看了，俱手舞足蹈，贊不絕口道：「好想頭，真匪夷所思！」宋信驚得啞口無言。山顯仁快活不過，只是哈哈大笑。竇國一見山黛才真無疑，回奏自然有罪，因向山顯仁再三請罪道：「此一舉，原非我晚學生敢狂妄上疏，實係舍親晏知府求詩，爲令愛所譏，哭訴不平，我晚學生一時不明，故有此舉，今知罪矣。倘面聖時，聖怒不測，尙求老太師與小姐寬庇。」山顯仁笑道：「此事自在聖主，我學生但免得以假亂真，有傷國體與關通天子之罪，便是萬幸了，其餘焉能專主。」趙公道：「不必說閒話，且去回奏天子，再作區處。」大家遂一闕而出。此時天子正在文華殿與幾個翰林喫賞山黛的詩賦，忽趙監領了衆官來回復。因將第五題呈上御覽，只見山黛條寫一人一事不差，滿心歡喜，因問周公夢六人道：「爾六人與山黛考較詩文，還是如何？」周公夢等齊對道：「臣等奉旨與山黛考較詩文，非不竭力，但山黛雖一少年女子，然學係天成，才由天縱，下筆疑有鬼神輔助，非臣等庸腐之才所能及，俱甘心待罪，伏乞聖明原諒。」天子大悅道：「汝等既傾心認非，則山黛非假才，而朕之賜書賜尺，不爲過矣。」此時正交新秋，天子正食瓜菓而美，因命近侍撤一盤飛馬賜與山黛，近侍領旨而去。天子因問竇國一道：「爾何所見而妄奏？」竇國一奏道：「臣待罪諫垣，因人言有疑，故敢入告，今親見其揮洒如神，始信天生以佐文明之治，臣妄言有罪，乞聖恩寬宥。」天子聞奏，到也釋然。只見山顯仁奏道：「竇國一爲臣女以假爲真，其事小，其論臣以才色獻媚，又論臣以關通天子，此事關臣一生品行，不可不究。」天子變色道：「甚麼叫做關通天子？」山顯仁道：「臣不敢言，只問糾察司禮監臣卽知。」天子目視趙監，趙監因跪奏道：「方纔衆臣考較完，欲同入朝回旨，竇國一攔住道：事有可

疑，從未見小小女子敏捷如此，莫是聖上寵愛山黛，閣臣有力關通，先知了題目，夙構成詩文，故能信筆抒寫。『如此衆臣便多疑惑起來。天子問道：『衆臣既疑，爲何有又同來認罪？』趙公奏道：『因山黛說道：『聖上寵愛，與閣臣關通，一時難辨，只須寶科臣自出一題，考較真假，便立見了。』寶國一向不欲出題，是山人宋信竄掇出了一個絕對，與山黛對，山黛揮筆就對了，衆臣無詞，故同來回旨認罪。』天子聞奏，不覺大怒道：『寶國一說山顯仁關通，已是謗毀大臣，甚麼說朕寵愛先事傳題，難道朕一個穆穆天子，爲此詭祕之事，讎聖汗君，當得何罪？』著錦衣衛拏下法司究問。周公夢夏之忠，卜其通穆禮顏貴五人，俱係寶國一薦考，原非有意，既認罪俱姑免不究。宋信以甚麼山人一詩不成，輒敢廁名，紳列同考，以辱朝廷，定係寶國一播弄起釁之私人，着錦衣衛拏出午門外打四十御棍，遞解遠鄉。山黛賜金花表裏，以旌其才。』聖旨一下，早有錦衣衛官已將寶國一宋信鷹拿燕捉的拖了出來。周公夢等五人，齊齊伏在丹墀下，叩頭請罪。天子又問趙公，山黛所對之對，趙公口奏天子，御筆寫在案上觀看，不勝大喜。因敕周公夢五人平身，并召擬題幾個翰林至龍案前觀看，道：『小小女子，有如此異才，怎教朕不愛。』衆翰林奏道：『此女實係才星下降，非尋常可比。陛下愛之，正文明之所啓也。』還說不了，只見賜瓜的近侍回旨，附上山黛的謝表一道，天子觀覽，只見上寫：

大學士禮部尚書山顯仁女臣妾山黛，奏爲謝恩事。蒙恩欽賜瓜菓一器，感激聖恩，詔望闕謝恩，祇受外，聞科臣寶國一讎聖汗君，拿付法司，山人宋信，播弄起釁，賜打四十御棍，二臣罪故應爾，但念事由妾起，妾雖蒙恩隆重，謬爲賢才，然不過十歲一女子耳，得失何足重輕。寶國一雖過爲詆毀，實朝廷耳目之臣，山人宋信雖不無起釁，然士也賞罰，皆關典禮，若爲臣妾一小女而繻繼廷臣榜撻之下，是爲詩文小愛，而傷國家之大體也，實非聖明朝之所宜有者也。故敢昧死諫言，望皇上展如天之度寬宥之，國體幸甚。

臣妾幸甚，倉卒干冒，不勝惶懼待命之至。

天子見表，龍顏大悅道：「山黛不獨有才，德性度量，又過人矣。」因將本付與山顯仁道：「卿以爲何如？」山顯仁見擎下寶國一宋信，滿心歡喜，還打張囑託法司重處，却見女兒上疏，反爲解救，一時沒法，只得奏道：「恩盛俱聽聖裁，微臣何敢仰參。」天子笑道：「論法原不該宥，朕但要全卿女之德，故屈法宥之耳。」因批本道：「准奏寶國一免付法司吏部議處，宋信饒打限一月解回，該部知道。」旨意一下，天子駕起還宮，各官退出與寶國一相好的內臣，急急傳出旨意，宋信已打了十棍，方纔放起，寶國一已將到法司趕回，二人細問饒免情由，方知虧山黛本救之力，寶國一無限沒趣，躲了回寓，閉門聽處不題。却說宋信雖然饒了，已被打了十棍，打得皮開肉綻，痛苦不禁，又有人押著要遞解還鄉，宋信再三央人保領，方許棒棍瘡好後起解。心下想道：「我宋信聰明了一世，怎麼一時就糊塗到這個田地？他一個相府千金，又是真正奇才，天子所重，到不去奉承他，反倚着一個科官，與他爲仇，豈不差了主意？今日若不是山小姐討饒，再加上三十御棍，便活活要打殺了。明日何不竄轉面皮，借感謝之意，作入門之塔，倘得收留，又強似與晏知府寶給事相處了。」宋信自家籌算不論，却說山顯仁回到府中，埋怨女兒道：「寶國一這廝十分可惡，今日若不是你有真才，將衆人壓倒，他還不知怎生作惡？後來已奉旨擎送法司，正中我意，你爲何轉上表替他解救？」山黛笑道：「古人貴寵而不驕，高而能降，天子聖明，豈不知此今日之事，可結天子之心，並可免滿盈之禍，此自安也，豈救人哉？」山顯仁默默點首。山黛又說道：「况此事實係孩兒前日譏刺晏知府起的弊端，今一旦加之宋信，孩兒於心實有未忍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但是前日晏文物的綾扇，爲何得能遺失？」山黛道：「皆緣侍妾等不識字，故混雜錯亂，忘記交付孩兒，不獨此也，前日還有張副使的冊頁，錢御史的手卷，俱安放錯了，若不是孩兒細心，

又要差寫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想凡是著作名公，莫不皆有記室，或是代筆，或是爲之查考事跡，你獨今自一個如何應酬得來。」山黛道：「男人家好尋記室代筆，孩兒一女子，却是沒法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以天下之大，豈無識字女子，我明日不惜千金，差人各處尋訪，買他十二個，分了職事伏事你，你便不消費心了。」山黛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只恐一時沒法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若要能詩能賦，這便稀少，若要識幾個字兒，只怕也還容易。」父女商量，遲延了數日，山顯仁果然差人四處尋訪，只因肯出重價，日日有人送女子來看。這日山顯仁正在廳中選看女子，忽報宋信青衣小帽來謝罪，山顯仁因女兒寬洪大量起來，叫請宋相公，更了衣巾相見。宋信依命趨入，拜伏在地，口稱罪人宋信，死罪死罪。山顯仁叫人攙扶，宋信不肯起來，連連叩頭道：「宋信愚蠢，不識天高地厚，獲罪如此，蒙聖人譴責，自分以死謝愆，尙猶不盡，乃復辱令愛小姐疏救，霽天子之威，使白骨再肉，此天地父母所不能施之恩，而一旦轉加之罪人，真令人頂踵盡捐，不能少報萬一。今碎首堦前，已爲萬幸，安敢復承禮待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足下既能悔過，便見高明，何必如此，快請起來。」宋信又謙遜了半晌，方扒了起來。山顯仁遜坐留茶，因問道：「足下幾時行？」宋信道：「欽限一月，不敢有違，明日就要起身。」蒙老太師公令愛小姐大恩，不知可有日再得廁身於山斗之下？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此不過是聖天子一時之怒，且暫回幾日，容有便挽回聖意，當得再見。」宋信道：「若能再趨門下，真是重生父母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忽抬頭看見這許多女子，俱穿青衣列於兩旁，因問道：「這許多女子，如何在此？」山顯仁道：「因小女身邊沒有幾個識字的侍妾，故致前日遺失了晏文物的綾扇，惹出許多事來。今欲買幾個識字的女子，伏侍小女，不期若大京師，選來選去，俱是這一輩人物，並無一個稍通翰墨，可佐香奩之用者。」宋信道：「原來爲此，京師若無天下自有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此言有理，足下所到之處，當爲留意，倘或佳者，自當重報。」又敘些閒話，宋信方起身。

山顯仁送至廳門口，便不送了。宋信又立住說道：「還有一事，稟上老太師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何事？」宋信道：「蒙令愛小姐再生之德，不敢求見，只求至玉尺樓下望樓一拜，以表犬馬感激之忱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也不消了。」宋信執定要拜，山顯仁只得叫家人領至樓下，宋信果然望著樓上，端端正正，恭恭敬敬，拜了四拜，方纔辭出。山顯仁發放了許多不用的女子，因入內與山黛說知宋信拜謝之事，父女要笑不題。却說宋信辭了出來，押解催促起身，欲要來見寶國，一討些盤纏，寶國一正在議處之時，不肯見人，只得來見晏文物，訴說解回之苦。晏文物見事爲他起，沒奈何送他二十金盤纏，又約他道：「兄京中既不容住，我小弟只候領了憑使行，兄若不嫌，雲間也是名勝之區，可來一遊，小弟當爲地主。」宋信謝了，又捱得一二日，押解催促，只得僱了一匹蹇驢，攜了一個老僕，蕭然回山東而去。有四言十句，正是

一個貧人，冒作山人，隨著詩人，交結貴人，做了讒人，傷了正人，惱了聖人，罰作罪人，押做歸人，元是窮人。宋信雖是山東人，却無家無室，故一身流落京師，在縉紳門下遊蕩過日。今被押解還鄉，到了故鄉，竟無家可歸，只得借一客店住下。押解見如此光景，沒有想頭，只得到府縣討了回文，竟自回去不題。宋信雖然無親無眷，却喜得身邊還積有幾兩銀子，一身客遊的行蹤還在，見押解去了，便依舊鬧起來，到鄉紳人家走動，爭奈府縣有人傳說解回之事，往往爲人輕薄，心下不暢。過了些時，一日在一鄉紳人家，看見新縉紳錄上寶國一已降了揚州知府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此處正難安身，恰好有此機會，且捱過殘年，往揚州去一遊。」却喜得一身毫無牽絆，過了年，果然就起身，渡過淮來，不半月便到揚州，入城打聽新知府，不期尙未到任，只得尋一處寺院住下。他便終日到鈔關埂子上頑耍，見各處士大夫都到揚州來，或是娶妾，或是買婢，來往媒人紛紛不已。宋信心下想道：「山老要賞識字之婢，我閒在此處，何不便中替他一尋，倘尋得一個，也可爲異日進身之

地，就尋不出，落得看看亦好。」主意定了，因與媒人說知，要尋一個識字通文之女，價之多寡勿論。媒人見肯出高價，便張家李家，終日領他去看，看來看去，並無中意。一日，一個孫媒婆來說道：「有一個絕色女子，住在柳巷裏，寫得一手好字，宋相公若肯出三百兩身價，便當面寫與宋相公看。」宋信道：「三百兩身價不爲多，只要當面寫得出便好。」孫媒婆道：「若是寫得不好，怎敢要三百兩身價。」宋信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明日便同去一相。」約定了到次日，果然同到一個人家，領出一個女子來，年紀只好十五六歲，人物也還中中，見了禮，就坐在宋信對面，棹上鋪著紙墨筆硯，孫媒婆就幫襯磨起墨來，又取了一枝筆，遞與那女子道：「你可寫一首詩與宋相公看。」那女子接筆在手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不敢下筆。孫媒婆又催促道：「宋相公不是外人，不要害羞，竟寫不妨。」那女子被迫不過，只得下筆而寫，寫了半晌，纔寫得雲淡風輕四個字，便要放下筆。孫媒婆又說道：「有心再多寫幾個，宋相公看，方信你是真才。」那女子只得又勉強寫了，近午天三個字，再也不肯寫了。宋信看過，微微而笑。孫媒婆說道：「宋相公，不要看輕了，似這樣當面寫字的女子，我們揚州甚少。」宋信笑道：「果然。」就送了相錢，起身出來。孫媒婆道：「若是這個不中意，便難尋了。」一日，又有一個王媒婆來說道：「有一個會做詩的女，真是出口成章，要五百兩身價。」哄了宋信去看，也只記得幾首唐詩，便說是會做詩的。宋信看來看去，並無一個略通文墨的，便也丟開，不想過了數月，竇國一忽到上任，到任後，宋信即去拜謁，竇國一接見，一來原屬相知，二來又念爲他受了廷杖之苦，十分優待，又移行李瓊花觀裏作寓，又送許多下程，又親自來拜，隨即請酒，又時時邀入私衙小敘，又逢人便稱薦他詩才之妙。不多時，借著竇知府聲價，竟將宋信喧傳作一個大才子了，凡是鄉紳大夫，與山人詞客，莫不爭來與他尋盟結社。宋信一時得志，便意氣揚揚，竟是認做一個司馬相如再生，又在各縣打幾個抽豐，看本府分上，手頭漸漸有餘，每日同朋友在

花柳叢中走動，故又思量相看女子了。起初相看，還是欲爲山巖仁買婢，此時相看，却自要受用了。媒婆見他有財有勢，比前不同，那個不來奉承，便日日將上等識字女子領他去看。宋信只因見過山黛國色奇才，這些抹畫姿容，塗鴉伎倆，都看不上眼。一日，相看一個女子不中意，因媒人哄他，來的路遠了，肚中飢餓，歇下了，坐在一個亭子上，將兩三個媒婆百般痛罵，揮拳要打，虧得旁邊坐着一個花白髯的老者，看了再三苦勸，方纔上轎而去。那老者因問媒人道：「他是甚麼樣人，這等放肆，要將你們難爲？」衆媒人說：「他的勢頭大哩，打罵值甚麼，若是送到家，還要吃苦哩！」那老者又驚駭問道：「他實是何等樣人，不妨明對我說！」衆媒人道：「待我說與老爺聽。」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小文君再留佳話，假相如重現原身，不知媒人說出甚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才女心百折不回

詞曰：長嘲短諷，沒趣剛捱過，豈料一團虛火，又相逢真金貨。詩翁難做，此來原是錯，百種忸怩跼踖，千古口都笑破。

右調霜天曉角

話說衆媒人因老者勸了宋信去，見他拷問，宋信是什麼人，只得對他說道：「這人姓宋，是山東有名的才子，與寶知府是好朋友，說他做的詩，與唐朝的李太白杜子美差不多，從前在京時，皇帝也曾見過，大有聲名，所以滿城鄉宦，以及舉監生員，都與他往來。因要想一頭親事，相來相去，再不中意，所以今日罵我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揚州城裏，美色的女子甚多，甚麼都不中意？」媒婆道：「他只想人物還好打發，又要想他胸中才學，你想人家一小小閨女，能讀得幾本書，那有十分真才實學對得他來。」那老者笑道：「原來爲此。」大家說完，

媒人也就去了。那老者你道是誰？原來姓冷名新，是個村莊大戶人家，生了兩個兒子，都一字不識，只好種田，到四十外，生一個女兒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眉畫遠山，脂凝白雪，縹緲異常，還不爲奇，最奇的是稟性聰明，才情敏慧，見了書史筆墨，便爲性命。自三四歲抱他村學堂中頑耍，聽見讀書，便一一默記在心，到六七歲都能成誦。冷大戶雖是個村莊農戶，見女兒如此聰明，便將各種書籍都買來與他讀，又喜得他母舅姓鄭，是個秀才，見外甥女兒好學，便時常來與他講講，講到妙處，連母舅都被他難倒。因歎息道：「此女可惜生在冷家。」冷大戶常說，生他時曾夢見下了一庭紅雪，他就自取名叫做絳雪，到了八九歲，竟下筆成文，出口成詩，可惜鄉村人家無一知者，往往自家做了自家鑒賞。這年已是十二歲了，生得人材就如一泓秋水。冷大戶要與他議親，因向冷絳雪道：「還是城中，還是鄉間，畢竟定要甚麼人家好？」冷絳雪道：「人家總不論，城裏鄉間也不拘，只要他有才學，與孩兒或詩或文對做，若做得過我，我便嫁他，如若做不過孩兒，就是舉人進士，國戚皇親，却也休想。」冷大戶因女兒有此話在心，便時時留心訪求，今日却聽見媒人說宋信是個才子，因暗想道：「我女兒每每自誇詩文無敵，却從無一人考較，不知是真是假。這個姓宋的既與知府鄉紳往來，定然有些才學，怎能設請得他來考較一考較，便見明白了。尋思無計，只得回家與女兒商量道：『我今日訪得一個大才子，姓宋，是山東人，有大聲名，自府縣以及滿城士大夫，無一人不與他相交，做得詩文壓到天下，我欲請他來與你對做兩首看，或者他才高有些緣份，也未可知。只是他聲價赫赫，一時怎肯到我農莊人家來，若去請他，恐亦徒然。』」冷絳雪道：「父親若要他來，亦甚容易，何必去請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我女兒又來說大話了，請他尙恐不來，不請如何轉說容易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只消三指闔一條紙兒，包管立遣他來。」冷大戶笑道：「他又不是神將鬼仙，怎麼三指闔一條紙兒便遣他來了，莫非你會畫符？」冷絳雪也笑道：「父親不必多疑，待孩兒寫

了來與父親看，只怕這幾個字兒，比遣將符籙更靈。」說罷，遂起身走到自己房中，果然寫了個大紅條子出來，遞與父親道：「只消拿去貼在此人寓所左近，他若看見了，自然要來見我。」冷大戶接來一看，只見上寫着：

香錦里浣花團，十二歲小才女冷絳雪，執贄學詩，請天下真正詩翁賜教，冒虛名者勿勞枉駕。

冷大戶看了大笑道：「請將不如激將，有理有理。」到了次日，果然入城，訪知宋信住在瓊花觀裏，就將大紅條子貼在觀門牆上，竟自歸家，與女兒說知，收拾下款待之禮，以候宋信不題。却說宋信每日與騷人墨客詩酒往還，十分得意。這日正吃酒到半酣，同着一個陶進士，一個柳孝廉，在城外看花回來，走到觀門，忽見這個大紅條子貼在牆上，近前細細看了，大笑道：「甚麼冷絳雪，纔十二歲，自稱才女，狂妄至此，可笑可笑。」陶進士道：「僅僅貼在觀門前，這是明明要與宋兄作對了，更大膽可笑。」柳孝廉道：「香錦里離城南只有十餘里，一路溪徑甚是有趣，我們何不借此前去一遊，就看看這個小女兒是何等人物，若果有些姿色才情，我們就與宋兄作伐，也是個奇遇，若是鄉下女兒，不知世事，取笑他一場，未爲不可。」陶進士道：「這個有理，我們明日就去。」宋信口中雖然說大話，心下却因受了山小姐之辱，恐怕這個小女兒又有些古怪，轉有幾分不敢去的意思。見陶柳二人要去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我在揚州城裏城外，不惜重價，訪求才色女子，不知看了多少女子，並無一個看得上眼，並不見一人拿得起手，那有鄉間一個小女子，會做詩之理，此不過甚麼閒人假寫，騙人走遠路的。」二先生竟信以爲真。陶進士道：「我們總是要道郊外閒耍，借此去一遊，真假俱可以勿論。」柳孝廉道：「有理有理，待我明日教人攜酒盒隨行，只當遊春，有何不可。」宋信一來見陶柳二人執意要去，二來又想道：此女縱然有才，不過尋常鄉下人，難道又有一個山黛不成，諒來這兩首詩，還做得他過。

便放了大膽，笑說道：「我們去是去，只怕還要笑殺了，走不過來呢。」陶進士道：「古人賭詩旗亭，恰人驚喜，逢場作戲，有何不可。」柳孝廉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大家入觀，又遊賞了半晌，方別約定次日，果然備了酒盒轎馬，同出南門，一路上尋花問柳，只到傍午，方到香錦里，問人浣花園在那里？村人答道：「浣花園乃冷大戶家與女兒住的花園，就在前邊，過了石橋便是。」宋信聽見說女兒，就上前問道：「聞說他女兒纔十二歲，大有才學，可是真麼？」村人答道：「真不真我們鄉下人那裏曉得，相公你但想鄉下人的模樣，好也有數，不過冷大戶有些幾個村錢，自家賣弄，好扳人家做親罷了。」宋信聽了，說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自有了這幾句言語入耳，一發胆大了，便同陶柳二人，步過石橋，將到門口，却在拜匣中取出筆墨，寫一紙帖道：「山東宋山人同陶進士柳孝廉訪小才女談詩。」叫一個家人先送進去。此時冷絳雪料定宋信必來，已叫父親邀了鄭秀才，備下款待等候。見傳進帖子來，便郎舅兩個同出來迎接，見了三人，鄭秀才便說道：「鄉農村戶，不知三老先生降臨，有失迎候。」宋信就說道：「偶爾尋春，聞知才女之名，唐突奉候，因恐不恭，不敢投刺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就揖拱，至堂賓主禮畢，就坐獻茶，大家通知姓名。宋信便對冷大戶說道：「不然也不敢奉造，昨見令愛條示，方知幼年有此高才，故特來求教。」鄭秀才代冷大戶答道：「舍甥女小小弱女，何敢言才，但生來好學，恐鄉村孤陋寡聞，故作狂言，方能祇請高賢降臨。」陶進士說道：「鄉村不必謙，既係詩文一脈之雅，可請令甥女一見。」鄭秀才道：「舍甥女自當求教，但三位老先生遠來，願少伸飲食之懷，但不知野人之芹，敢上獻否？」陶進士道：「主人盛意，本不當辭，但無因而攪，未免有愧。」鄭秀才道：「既蒙不鄙，請小園少憩。」遂起身邀到浣花園來，三人來到浣花園中，只見

草鋪青影，水漲綠波，密柳垂黃鸝之陰，雜花分繡戶之色。曲徑逶迤，三三不已；穿廊曲折，九九還多。高閣

留雲，瞞過白雲，重坐月，疏簾捲燕，放歸紫燕，忽聞鶯，青松石上，棋敲而琴彈，紅雨花前，茶香而酒美。小園行遊，雖不敵輞川名勝，一邱自足，亦何殊金閣風流。

三人見園中風景清幽，位置全無俗韻，便也不敢以野人相視，原來款待是打點端正的，不一時杯盤羅列，大家痛飲了一回。鄭秀才見舉人進士皆讓宋信首坐，必定有些來歷，因加意奉承道：「聞宋老先生邀遊京師，名動天下，這窮鄉下邑，得邀寵臨，實萬分僥倖。」宋信道：「才人遊戲，無所不可，古人說：『上可與玉皇同居，下可與乞兒同飲。』此正是吾輩所爲。」鄭秀才道：「聞寶府尊與老先生莫逆。」宋信道：「老竇不過是仕途上往來朋友，怎與我稱得莫逆。」鄭秀才道：「請問老先生與誰方是莫逆？」宋信道：「若說泛交，自山相公以下，公卿士大夫，無人不識，若論詩文莫逆，不過濟上李子鱗，雲間王鳳洲，昆仲新安吳穿樓，汪伯玉數人而已。」鄭秀才滿口稱贊。陶進士道：「主人盛意已領了，乞收筵，請令甥女賜教，也不枉我三人來意。」鄭秀才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且撤去，待舍甥女請教過再敘罷。」大家道：「妙。」遂起身閒步以待。鄭秀才因自入內，見冷絳雪說道：「今日此舉也太狂妄了些，這姓宋的大有來歷，王世貞、李攀龍都是他的詩友，你莫要輕看，出去相見時，須要稍謙厚些，不然被他考倒，要出醜便沒趣了。」冷絳雪微笑道：「王世貞、李攀龍便甚麼，舅舅請放心，甥女決不出醜。這姓宋的若果有二三分才學，還恕得他過，若是全然假冒，敢於輕薄甥女，舅舅須盡力攻擊，使假冒者不敢再來混帳。」鄭秀才笑道：「你怎麼算到這個田地？」說罷，便同到園中來相見。宋信三人迎著一看，只見冷絳雪髮纒披肩，淡裝素服，娉娉婷婷，如瑤池玉女一般，果然是

鸞嬌燕乳正雛年，斂萼含香更可憐，莫怪文章無骨肉，謫來原是掌書仙。

三人看了，俱暗想驚異。陶柳以爲吾輩縉紳閨秀，亦未有此何等鄉人，乃生此尤物！宋信更加駭然，以爲舉

止行動，宛然又是一個山黛，只得上前相見。冷絳雪深深斂衽拜道：「村農小女，性好文墨，奈山野孤陋，苦無名師，故狂言招至，意在真正詩翁，怎敢勞動名公貴人。」陶進士與柳孝廉開口說道：「久聞冷姑大才，自愧章句腐儒，不敢輕易造次，今因宋先生詩高天下，故相陪而來，得覩仙姿，實爲僥倖。」宋信見冷絳雪出言吐語，伶牙俐齒，先有三分懼怯，不敢多言，只諾諾而言。拜罷，分賓主東西列坐。鄭秀才遂命取兩張書案，宋信與冷絳雪面前各設一張，上列文房四寶。鄭秀才就說道：「既宋老先生降臨，誠爲奇遇，自然要留題了，舍甥女殷殷求教，未免也要獻醜，是不知是如何命題？」宋信道：「酒後非作詩之時，今既已來過，三人相識，便不妨重過，容改一日早來，或長篇，或古風，或近體，或絕句，或非律，或歌行，率性作他幾首，以盡一日之長，何如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斗酒百篇，太白高風，千古怎麼說酒後非作詩之時？」宋信道：「酒後做是做得的，只怕終有潦草，不如清醒時細細做來，覺有些滋味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子建七步成詩，千秋佳話，那有改期姑待之理？」鄭秀才道：「甥女不是這等說，想是宋先生見我是村莊人家，未必知音，故不欲輕作，且請宋先生出一題，待你做一首請教過，若有可觀，或者拋磚引玉，也未可知。」陶柳二人齊說道：「這有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既是二位大人以爲可，請諸位詩翁賜題。」宋信暗想：「這女子光景又好，是一個磨牙的了，若是卽景題情，他向來拈弄慣了，必能成篇，莫若尋個詠物難題，難他一難也好。」忽抬頭見天上有人家放的風箏，因用手指着道：「就是他罷，限七言近體一首。」冷絳雪看見是風箏，因想道：「細看此人，必非才子，莫若借此題譏誚他幾句，看他知也不知。」因磨墨抒毫，題詩一首，就如做現成的一般，沒半盞茶，早已寫完，叫鄭秀才送與三人看。三人見其敏捷，先已驚倒，再展開一看，只見寫著：

風箏咏

巧將禽鳥作容儀，哄騙愚人與小兒，細篋作胎輕且薄，遊花塗面假爲奇。風吹天上空搖擺，線繫人間沒轉移，莫笑脚跟無實際，眼前行得燥虛脾。

陶進士與柳孝廉看見字字俱從風箏打戲到宋信身上，大有遊戲翰墨之趣，又寫得龍蛇飛舞，俱鼓掌稱快道：『好佳句，好佳句，風流香豔，自名才女，不爲過也。』宋信看見明明譏誚於己，欲要認真，又怕見怪，欲要忍耐，又怕人笑，急得滿面通紅，只得向陶柳二人說道：『詩貴風雅，此油腔也，甚麼佳作。』陶柳二人笑道：『此遊戲也，以遊戲爲風雅，而風雅特甚，宋先生還相刮目。』冷絳雪道：『村女油腔，誠所不免，以未就正大方耳。今蒙宋老詩翁以風箏賜教，胸中必有成竹，何不亦賦一律，以定風雅之宗。』宋信見要他也作風箏詩，著了急道：『風箏小題目，只好考試小兒，吾輩豈可作此。』鄭秀才道：『宋老先生既不屑做此小題，不拘何題，賜作一首，也不枉舍甥女求教之意。』陶柳二人道：『此論有理，宋先生不必過辭。』宋信沒法，只得勉強道：『非是不做詩，貴適情，豈有受人縛束之理？既二位有命，安敢不遵，就以今日之遊爲題何如？』陶柳答道：『甚妙。』宋信遂展開一幅蓋紙，要起草稿，研了墨，拿着一枝筆，剛寫得春日偕陶先達柳孝廉城南行遊，偶遊冷園留飲，一行題目，便提筆沉吟半晌，不成一字，陶進士見其苦澀，大家默默坐待，更覺沒趣，遂叫家人在拜匣中取了一柄金扇，親自遞與秀才道：『令甥女寫作俱佳，欲求一揮，以爲珍玩，不識可否？』鄭秀才接了道：『這個何妨？』因接付與冷絳雪，冷絳雪道：『既承台命，并乞賜題。』陶進士驚喜道：『若出題，又要過費佳思，於衷不安。』冷絳雪道：『無題則無詩，何以應教？』陶進士大喜道：『妙論自別，這把粗扇，那邊畫的是一雙燕子，卽以燕子爲題何如？』冷絳雪聽了，也不答應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隨卽叫鄭秀才送與陶進士。陶進士看見墨跡淋漓，却是一首七言絕句，寫在上道：

寒便辭人暖便歸，笑他燕子計全非。綠陰如許不留宿，却傍人家門戶飛。

陶進士與柳孝廉看了又看，讀了又讀，喜之不勝道：「這般敏捷，絕妙奇才，莫說女子中從不見不聞，即是有名詩人，亦千百中莫有一個，真令人敬服。」柳孝廉看了動火，也忙取一柄金扇，送與鄭秀才道：「陶先生已蒙令甥女賜教，學生大膽，亦欲援例奉求，萬望慨諾。」鄭秀才道：「這使得，但須賜題。」柳孝廉道：「粗扇半邊，亦有畫在上面，即以畫圖爲題可也。」鄭秀才忙遞與冷絳雪，冷絳雪展開一看，見那半邊却一幅高士圖，因提筆題詩一絕道：

穆叔高况一杯酒，叔夜清風三尺桐。不論鬚眉除去骨，布衣何處不王公。

冷絳雪寫完，也叫鄭秀才送還。陶柳二人爭奪而看，見二詩詞意俱取笑宋信，稱贊不已。再回看宋信，尙抓耳撓頭，在那裏苦掙，二人也忍不住走到面前，笑說道：「宋兄佳作曾完否？」宋信正在苦吟不就，急得沒擺佈，又見冷絳雪寫了一把扇子，又寫一把，就如風捲殘雲一般，毫不費力。又見陶柳二人交口稱贊，急得他寸心如火，心下越急越做不出。欲推醉却又吃不多酒，欲待裝病却又倉卒中裝不出，只得低著頭苦掙不已。陶柳看不過，又來問，沒奈何只得應道：「起句完了，中聯結句，尙要推敲。」陶進士道：「宋兄平日尙不如此，爲何今日這等艱難，莫非大巫見小巫麼？」宋信道：「真也作怪，今日實實沒興。」冷絳雪聽見微笑道：「楓落吳江冷一句，傳美千古，佳句原不在多，宋詩翁既有起句足矣，乞借一觀。」宋信料做不完，只得借此說道：「既要拿去看，待看過再做也不妨。」鄭秀才遂走到案前，取了遞與冷絳雪，冷絳雪接著一看，只見上面纔寫得兩行，一行是題目，一行是起句道：

結伴尋春到草堂，主人愛客具壺觴。

冷絳雪看了，只笑說道：「這等奇思異想，怪不得詩翁費心，莫要過於勞神，待我續完了罷。」就提起筆來續上六句道：

一枝斑筆千觔重，半幅花箋百尺長。心血吐完終苦澀，髭鬚撚斷只尋常。詩翁如此稱風雅，車載還須動斗量。

寫完，仍叫鄭秀才送與三人看。陶柳看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羞得個宋信滿身汗下，兩耳通紅，不覺惱羞變怒，大聲發作道：「村莊小女，竟敢如此放肆！我宋先生遨遊天下，任是名公鉅卿，皆讓我一步，豈肯受你們之辱！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何敢辱詩翁，詩翁自取辱耳。」因起身向陶柳二人深深拜辭道：「二位大人在上，本該待教，奈素性不耐煩囂，避濁俗如讎，今濁俗之氣，冲人欲倒，不敢不避，幸二位大人諒之。」拜罷，竟從從容容望內去了。宋信聽見，一發大怒道：「小小丫頭，竟敢這等輕薄，可惡可惡！」鄭秀才笑道：「宋先生請息怒，舍甥女固傷輕薄，宋先生也自失檢點了。」宋信道：「怎麼我自失檢點？」鄭秀才道：「前日舍甥女報條上原寫得明白，請真正詩翁賜教，虛冒者勿勞枉駕，宋先生既是做詩，這等萬難，也就不該來了。」說罷掩口而笑。宋信又被鄭秀才搶白了幾句，羞又羞不過，氣又氣不過，紅着臉拍案亂罵道：「可惡可惡！」鄭秀才又笑道：「詩酒盤桓，斯文一脈，何為發此惡聲？」陶柳二人見宋信沒趣之極，只得起身道：「才有短長，宋兄我們且去，有興再來，未為不可。」宋信癡一做堆，那里答應得出。鄭秀才又笑道：「宋先生正在氣頭上，今天色尚早，且屈二位老先生再少坐回，候宋先生氣平了，再行未遲。」遂叫左右烹上頂好佳茗送上。陶柳二人遜謝道：「只是太擾了。」茶罷，冷大戶又捧出攢盒來小酌，再三殷勤奉勸。陶柳二人歡然而飲，宋信只是不言不語。冷大戶忙斟一杯，自送與宋信道：「宋先生不必著惱，小女年幼，有甚不到之處，乞看老漢薄面罷。」宋信

滿面羞一肚氣，洗又洗不去，發又發不出，及見冷大戶滿臉陪笑，殷勤勸酒，沒法奈何，只得接著說道：「令愛縱然聰明，也不該輕薄於我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我老漢止生此一女，過於愛惜，任他拈弄翰墨，自誇才學無敵，我老漢又是個村人，不知其中滋味。今聞宋先生乃天下大才，人人欽服，反被小女輕薄，這看起來，小女才情，到不是虛冒了。只是小孩子家沒涵養，不該輕嘴薄舌，譏誚宋先生，實實得罪，還望陶爺與柳相公解勸一二。」說得個宋信臉上青一塊紅一塊，拿著酒杯，放不得吃不得。陶進士因問冷大戶道：「令愛曾有人家否？」冷大戶道：「因擇婿太難，故尚未有人家。」柳孝廉道：「要嫁何等女婿？」冷大戶道：「小女相對來便可結親，今日連宋先生這等高才，都被他考了，再叫老漢何處去尋訪，豈不是個難事？」陶進士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鄭秀才道：「閒話休題，且請快飲一杯，與宋先生撥悶。」他郎舅二人，冷一句熱一句，直說得宋信面皮都要刮破，陶柳方纔起身，和哄着宋信辭謝而去。宋信一去，有分教，風波起於萋菲，繡口直接錦心。不知宋信如何起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道路上美還遇美

詞曰：利器小盤根，駿足輕軌里，猛雨狂風欲妬花，轉放花枝起。一人喜結同心侶，高才逢知己，莫訝人生面疎，默默相思矣。右調卜算子。

話說宋信受了冷絳雪一場羞辱回來，便覺陶柳一人的情意都冷淡了，心下百般氣苦，暗想道：「我在揚州城裏，尋訪過多少女子，要他寫幾個字兒，便千難萬難，怎冷家這小丫頭，纔十二歲，便有這樣才學，把做詩只當寫帳簿一般，豈不又是一個山黛。我命中的災星難星，誰知都是些小女兒。若說山黛的禍根，還是我挑

撥晏文物起的，就是後來吃苦，也還氣得他過。冷家這小丫頭，獨獨將一張報條貼在我瓊花觀門牆上，豈非明明來尋我的費端，叫我怎生氣得他過。莫若將山相公要買婢之事，與老竇商量，要他買了，送與山相公，一來可報我之仇，二來爲老竇解怨，三來可爲我後來進身之階，豈不妙哉。我將這小丫頭弄得七死八活，纔曉我老宋的手段。』算計定了，到次日來見竇知府，將冷絳雪辱他之事，細細哭訴了一番，要求竇知府爲他出氣。竇國一道：『他雖得罪於你，却無人告發，我怎好白去拿他。』宋信道：『也不消去拿他，我前日出京師，山相公要選買識字之婢，伏侍女兒，再三托我，我一到揚州，卽四境搜求，並無一人。不期這冷絳雪年纔十二，才情學問，不減山黛，前日偶然遇見，賣弄聰明，將晚生百般羞辱，老先生若肯重價買了，獻與山相公，可解前番之結，下可泄晚生之憤，誠一舉兩利之道，不識老先生以爲何如。』竇國一道：『這個使得，只是也沒個竟自去買之理，須叫媒人來吩咐，待媒人報出，然後去買，纔成個官體。』宋信道：『這不難，老先生只消去喚媒人，待晚生囑託媒人，當堂報名便了。』隔不得二三日，竇知府聽信差人果然喚了許多媒人來，吩咐道：『北京山閣老相爺有一位小姐，年纔十一二歲，是當今皇帝欽賜有名的才女，要選與他年紀相近，能通文識字的女子，一十二個，去伏侍他。因聞知揚州人才好，昨行文到此，要我老爺替他選買，故喚你們來吩咐，不拘鄉村城市，大家小戶，凡有年近十一二歲，通文識字的女子，都細細報來，本府不惜重價購買，如隱匿不報，重責不饒，限三日內卽報。』衆媒人出來，各自尋訪，陸續來報，第二日中，一個王媒婆來報江都縣七都八圖香錦里冷新的女兒冷絳雪，年正一十二歲，實有才美，媒人不敢不報。聽老爺選用。竇知府見了道：『這個名字便取得有些學問，一定可觀。』准了，就叫一個差人，吩咐道：『你可同這媒婆，到冷新家去說，當朝山閣老聞知你女兒有才，不惜重聘，要討去陪伴他家小姐，可問明他要多少財禮，本府卽如數送來。此乃美事，故不出牌，他』

若推脫留難，本府就要咨江都縣官來拿了。」差人應了，不敢怠慢，隨即同王媒婆到冷大戶家說知此事，嚇得冷大戶魂不附體，慌忙接鄭秀才來商議道：「這禍是從那裏說起，竟是從天降下來的！」鄭秀才道：「不必說了，一定是前日宋信受了甥女之辱，他與竇府尊相好，故作此惡，以相報也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若非宋信作惡，如何王媒婆聞報？」一面治酒款待差人，一面就扯住王婆亂打道：「我與你往日無仇，近日無冤，你爲何開我女兒名字？」王媒婆先還支吾，後被打急了，只得直說道：「冷老爺不消打我，這都是別人做成圈套，叫我報的，我也是出於無奈。」冷大戶道：「那個別人？」王媒婆道：「你想那個曾受你的羞辱，便是那個了。」鄭秀才聽了道：「何如，我就說是這個小人，不妨事，待我去見竇府尊，講明這個緣故，看他如何。他若袒護，我便到都察院去告，那有宰相人家，無故倚勢，討良善人家女兒爲侍妾的道理。」冷大戶道：「須得如此方好。」鄭秀才倚著自有前程，便興抖抖取丁衣巾，同差人來見府尊，正值知府在堂，忙上前稟說道：「生員的甥女，雖是村莊人家，又不少穿，又不少吃，爲甚麼肯賣與人家爲侍妾，此皆山人宋信爲做詩受了甥女之辱，故在公祖老爺面前進讒言，以起釁端，乞公祖老爺明鏡，察出狡謀，以安良善。」竇知府道：「此事乃山閣老有文書到本府，託本府買侍妾，與宋山人何干？你說宋信進此讒言，難道本府是聽信讒言之人？這等胡講，若不看斯文面上，就該懲治纔是，還不快去勸冷新把你甥女速速獻與山府，雖說是侍妾，只怕在閣老人家爲侍妾，還強似在你鄉下作村姑田婦多矣。」鄭秀才道：「寧爲雞口，勿爲牛腹，凡有志者皆然，况甥女雖係一小小村女，然讀書識字，通文達理，有才德，不減古之列女，豈有上以白璧之姿，下就青衣之列，還求公祖老爺扶持名教，開一面之網，勿趨奉權門，聽信讒言，以致焚琴煮鶴？」竇知府聽了，拍案大怒道：「甚麼權門，甚麼讒口？你一個青衿，在我公堂之上，這等放肆，他堂堂宰相，用聘金討一女子，也不爲過，叫庫吏在庫上支三百兩。」

聘金，同差人交付冷新，限三日送冷絳雪到府，如若抗違，帶冷新來比交，再任生員來纏擾，差人重責四十，將鄭生員逐出去。」鄭秀才還要爭論，當不得皂隸甲首亂推亂攘，直趕出二門，連衣巾都扯破了。鄭秀才氣狠了，嚷說道：「這裏任你作得威福，明日到省城按察三司各上臺，少不得要講出理來，那有個爲民公祖強買民間子女之事。」遂一徑回家，與冷大戶說知府尊強買之事，就要約三學秀才同動公呈到南京都察院去告。此時冷絳雪已聞知此事，因請了父親與母舅進去說道：「此事若說宋信借勢壓人，竇知府買良獻媚，與他到各上司理論，也理論得他過。但孩兒自思父親母舅教誨有此才美，斷不肯明珠投暗，輕適於人。孩兒已曾對父親說過，必才美過於孩兒者，方許結絲羅，你想此窮鄉下邑，那有才美之人？孩兒想京師天子之都，人才輻輳之地，每思一遊，苦於無因，今既有此便，正中孩兒之意，何不將錯就錯，前往一遊，以爲立身揚名之地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我兒你差了，是自家去遊，東西南北，便由得我，此行若收了他三百兩聘金，就是賣與他了，到了京師，送入山府，就如籠中之鳥，爲妾爲婢，聽他所爲，豈得由你作主。他潭潭相府，莫說選才擇婿，萬萬不能，恐怕就要見父親一面，也是難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落下淚來。冷絳雪笑道：「父親不必悲傷，不是孩兒在父親面前誇口，孩兒既有如此才學，就是面見天子，也不致相慢，什麼宰相敢以我爲妾，以我爲婢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我兒這大話難說，俗語說得好：『鐵怕落爐，人怕落套。』從古英雄豪傑到了落難之時，皆受人之制，况你一十二歲小小女子，到他相府之中，閨閣之內，縱有撥天本事，恐也不能跳出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若是跳不出，便算不得英雄好漢了，父親請放心，試看孩兒的作用，斷不至玷辱家門。」冷大戶道：「就是如你所言，萬無一失，教我怎生放心得下。」冷絳雪道：「父親若不放，心可央母舅送我到京，便知端的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自你母親亡後，你在膝下，頃刻不離，今此一去，知道何日再見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孩兒此去，多則十年，少則五年，定

當衣錦還鄉，如男子與父親爭氣，然後謝輕拋父親之罪。」鄭秀才道：「甥女若有大志，卽自具車馬，我同你一往，能費幾何，何必借山家之便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母舅有所不知，甥女久聞山家有一小才女，詩文秀美，爲天子所重，甥女不信天下女子更有勝於冷絳雪的，意欲與他一較，我若自至京師，他宰相閨閣，安能易遇，今借山家之車馬，以往山家，豈不甚便？」鄭秀才道：「甥女怎麼這算得定，倘行到其間，又有變頭，則將如之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任他有變，吾才足以應之，父親與母舅但請放心，不必過慮。」冷大戶見女兒堅意要去，沒奈何只得聽從。鄭秀才因同了出來，對差人道：「這等沒理之事，本當到上司與他講明，不期我甥女情願自去，到教我沒法。」差人道：「既是冷姑娘願去，這是絕美之事了。」庫吏隨將三百兩交上道：「請冷老爺收下，我們好回覆官府。」冷大戶道：「去是去，聘金尙收不得，且寄在庫上。」庫吏道：「冷姑娘旣肯去，爲何不收聘金？」冷大戶道：「此去不知果是山家之人否？」庫吏笑道：「既是山家要去，甚麼不是山家之人。」冷大戶道：「只因怕未必，你拿去稟老爺，且寄在庫候京中信出來，再受也不遲。」差人道：「這個使得，但姑娘幾時可去？」冷大戶道：「這個聽憑寶老爺擇日便了。」差人得了口信，便同庫吏回覆，寶知府聽見肯去，滿心大喜，又與宋信商量，起了獻婢的文書，又叫宋信寫了一封書，內敘感恩謝罪，并獻媚望陞之意，又派出四個當差人役，一路護送，又討了兩個小丫頭伏侍，又做了許多的衣服，又拿了一隻大浪船，直送至張家灣，擇了吉日，叫轎迎冷絳雪到府，親送起身。却說冷家親眷聞知冷絳雪賣與山家，俱走來攔住道：「冷老爺也太沒主意，你家又不少柴少米，爲甚把如花似玉親生女兒，遠迢迢賣到京中。冷姑娘有這等才學，怕沒有大人家娶去，就嫁個門當戶對爲農莊人家，也強似離鄉背井去吃苦。」又有的說道：「冷姑娘年紀小，不知世事，看得來去就如兒戲，明日到了其中，上不得，下不得，那時悔之遲了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個冷大戶只是哭。

冷絳雪但怡怡然說道：「只有籠中鸚鵡，那有籠中鳳凰，我到山府，若是他果有幾分才情，與他相聚兩年，也不可，倘或也是宋信一樣虛名，只消我一兩首詩，出他之醜，他急急請我出來，還怕遲了，焉敢留我。」衆親聞知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勸的，亂了兩日，到了臨行這日，竇知府差人鼓樂轎子來迎，冷絳雪裝束了，拜辭父親道：「孩兒此行，不過是暫住燕京一遊，不是婚姻嫁娶，不必悲傷。」冷大戶道：「得能如你之言，便是萬幸，娘舅送你到京，有甚消息，可即打發他回來，免我掛念。」冷絳雪領諾，竟自上轎去了。正是

藕絲欲縛鸚鵡翅，黃鳥偏懷鴻鵠心。莫道閨中兒女小，一雙俊眼海般深。

冷絳雪迎到府堂，竇知府正在堂上，等送他下船，忽見他走上堂來，雖年尚髫小，却翩翩然若仙子臨凡，看其舉止行動，宛然又是一個山黛，心下先有幾分驚異。及走到面前，只道他下拜，將要出位還禮，優待不期冷絳雪只深深一個萬福，便立住不動。竇知府不好意思，只得問道：「你就是冷絳雪麼？」冷絳雪朗朗答應道：「賤妾正是。」竇知府道：「我聞你自擅小才女之名，既有才則有學，既有學則知禮，甚麼見我一公祖，竟不下拜？」冷絳雪答道：「大人既知講禮，則當達權，賤妾若不爲山府買去，以揚州子民論，安敢不拜見府尊？今既爲山相府之人，豈有相府之人而拜太守之堂者乎？」竇知府聽了，竦然道：「難道相府之人，便大些麼？」冷絳雪道：「相府之人原不太，奈趨奉相府之人，多不得不大耳。」竇知府道：「你雖爲相府之人，尙未入相府，則爲禍爲福，尙我爲政，甚便挺觸於我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未入相府內之禍福，大人爲政，妾以良家子女，陷爲婢妾，既聞大人之命矣，明日妾入山府，若無所短長，則大人歡猶不獻，妾若稍蒙青目，則大人之禍福，又妾爲政矣。妾敢實告，爲恩爲怨，大人亦當熟思。」竇知府聞言，大驚失色道：「據汝這等說起來，是我納結一人之恩，反結一人之怨了。結恩未必深，而招怨已切齒，這如何使得！」遂低頭沉吟，有個要欲改悔之意。冷絳雪見

了，微笑道：「大人不必沉吟，妾原知此意不出之大人，大人只是過於信讒耳。妾不報讒人，而報大人，非女子也。大人請放心，從前功過，可以兩忘，今與大人約，敢以父兄門戶爲託，父兄門戶安，則賤妾頂踵可捐，倘再魚肉，則讎不共戴天，斷不食言，惟大人圖之。」竇知府聽了，方喜動顏色道：「聽汝言談，觀汝舉止，不獨才情獨步一時，而俠氣直接千古，真可愛可敬，到京定有大遇，本府誤聽讒言，今日悔無及矣，父兄之託，謹如教，倘可吹噓，幸勿忘今日之約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既蒙明諭，妾雖草木，亦知有恩。」竇知府大喜，遂邀入後堂，叫夫人盛設留錢，餞罷，方用鼓樂送上船，聞知鄭秀才送上京，又另贈二十兩程儀，正是

獻媚雖云得計，逢迎實費周旋，榮辱到底由天，何不聽之自然。

竇知府送了冷絳雪下船，隨即差人飛報名帖冷大戶，就吩咐說道：「如有甚事情，不妨私衙相見。」冷大戶見女兒與知府直立對答了半晌，知府轉是加意奉承，曉得女兒有些作用，始稍稍放心，直看女兒開了船，方纔回去不題。却說冷絳雪自別父親，慨然而行，全無離別之色。一路上逢山看山，遇水覽水，凡遇古人遺跡，所在無不憑弔留題。一日行到山東汶上縣，見一簇林木蒼翠，林中隱隱露出兩個廟宇的獸頭脊角，冷絳雪在舟中望見，便問是甚麼所在？船上答道：「這是汶上縣地方，前面紅廟叫做閔子祠，是個古迹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既是閔子騫大賢古迹，不可不到。」因叫船家擺船，要上去看看。船家道：「日已向西，又是順風，要趕路，不上去罷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那有不上去之理？」船家拗不過，只得落了蓬，將船灣近廟前，說道：「趕路要緊，廟中景緻甚多，只好略看看就下船，千萬不可耽擱。」冷絳雪應了，隨同鄭秀才帶著兩個丫頭，攜了筆硯，跟隨兩個差役，前面引路。冷絳雪到了廟門一看，只見入去路徑，都是隨山曲折的，由徑路走到大殿，只有半箭多路，殿上廟貌雖不甚齊整，却還不甚荒涼。冷絳雪瞻拜一回，因對鄭秀才說道：「昔日閔子不仕權門，欲逃汶上以

辭，遂成了千古大賢。我冷絳雪年雖幼，也是個有才女子，怎反趨入權門，其中是非，正自難言。」鄭秀才道：「他一個聖門大賢，你一個女子，怎與他比較起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舜何人，予何人，有爲者亦若是。」歎息了兩聲，因叫丫頭攜來筆硯，在西楹旁粉牆上題詩一首道：

自古權門貴善辭，娥眉何事反趨之。只因深信尼山語，磨不磷兮涅不淄。

後題維揚十二齡小才女冷絳雪題。

冷絳雪題罷，就同鄭秀才入廟後，各處去遊玩。不期事有湊巧，絳雪纔轉得身，忽廟外又走進一個小秀才來。你道小秀才是誰？原來姓平名如衡，表字子持，是河南洛陽人，自幼父母雙亡，他生得面如美玉，體若兼金，年纔一十六歲，而聰明天縱，讀書過目不忘，作文不假思索。十三歲上，就以案首進學，屢考不是第一，一定是第二。決不出三名。這年到了一個宗師，專好賄賂，案首就是一個大鄉宦的子弟，第二至第十，皆是大富之家，一竅不通之人，將平如衡列到第十一名上，平如衡胸中不平，當堂將宗師挺撞幾句，宗師大怒，要責罰他，他就將衣巾脫下，交還宗師道：「我平如衡要做洛陽秀才，便聽宗師責罰，這講不明論不公的窮秀才，我平如衡不願做，宗師須管我不着。」宗師道：「我考你在一等十一名，也不爲低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若是前面十人文章，果然好如我平如衡，莫說一等第十一名，便考到六等，也不敢生怨，倘一個不如我，縱列第二，終不能服。」宗師道：「小小年紀，這等放肆，那見面前十人便不如你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這也難辨，只是我平如衡不願做這生員了。」宗師道：「學校乃斯文出身之地，你爲一時名次，棄了衣巾而去，豈不誤了終身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人生只患無才，若羽毛已豐，則何天不可以高飛。」因長揖而去。宗師十分慚愧，遂叫教官留他，當不得他執意不回，他恐怕住在洛陽，被宗師纏擾，因有一個親叔，是個貢生，在京選官，遂收拾

行李帶一老僕，進京去尋他。想不到得京中，叔子已選松江教官，上任去了，因京中別無熟識，只得一路起早出京，要往松江尋叔子。這日到了汶上縣，雖天色尚早，還去得幾里，因身子倦怠，便尋個潔淨歇店住下，聞知閔子廟不遠，遂步入廟中來閒歇。纔走到廟楹之前，忽見粉壁上墨跡淋漓，龍蛇飛舞，心下驚異。忙近前一看，見詩意又感慨，又自負，又見有娥眉之句，心下想到，難道是個女子？及看到後邊，見寫着十二齡小才女，驚得滿身汗下道：『大奇事，大奇事，怎麼十二歲女子，有此傑作，不信不信！』再定睛細看時，見墨蹟尙然未乾，後面題名冷絳雪，心下想道：『既有名姓，這是真了。』因歎息道：『我平如衡自恃十六歲少年，有此才學，往往驕傲，將人不看眼中，誰知十二歲女子，詩才如此高美，真令人愧死！』又細讀了數遍，愈覺警拔，因想道：『此乃千秋僅見之事，便冒續貂之醜，也說不得，須和他一首，因到殿上香座前，尋了一枝爛頭筆，在石硯裏蘸得飽飽，走到壁間，依韻和詩一首。』

又見千秋絕妙辭，憐才真性孰無之，倘容秣馬明吾好，願得人間衣盡縑。

後寫洛陽十六歲小書生平如衡，將往雲間，道過汶上，偶瞻壁翰，欣慕題和。

平如衡題完，放了筆，又癡癡想到此鄉僻村野之地，如何得有才女，除非過往仕宦家眷。忽想起道：『方纔入廟時，看見廟門前江岸口有一隻大船泊著，莫非就是船上下來遊賞的？』因忙忙趕出廟來一看，只見那隻船上攏着跳板，搭着扶手，幾個人立勤勤張望廟中，在那裏等候。平如衡暗道：『是了，是了，想在廟中尙未出來。』欲要近廟迎着，又恐怕迎錯了，遂即在廟前船邊來來往往的等候。却說冷絳雪在廟後各處遊覽完，方纔出來，走到殿前，自家愛自家的題詠，捨不得去，心下暗想道：『我只首詩題在此處，真是明珠投暗，有誰鑒賞！』又走近壁間去看看，忽見後邊已有人和詩在上，不勝訝道：『甚麼剛轉得一轉，就有人和在上面！』

再細細一看，見詞意深婉，俱寓稱揚不盡之意；又見筆墨縱橫，如千軍萬馬，又看到署名，愈加驚喜道：「嘗謂天下無才，誰知轉眼間便遇了知己，但當面遇之，又當面失之，殊可痛恨。」只管立在沉吟，船主人早趕進廟來，催促道：「天色將晚了，快下船去，還要趕路哩。」冷絳雪無奈，只得走出廟來，出得廟門，只見一個少年書生，俊俏風流，在那裏伸頭縮腦的張望，欲待停足回盼，爭奈母舅與差人圍簇而行，少留不得，剛上了船，勝得入艙，船早已撐開，曳起篷如飛的去遠了。只因這一去有分教，相思兩地無頭緒，緣分三生有脚根。究不知此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閨閣中才不讓才

詞曰：青青楊柳，更有桃花紅欲剖，紫燕翩翩，黃鶯又囀絃。鳳祥麟瑞，不信世間猶有對，休歎才難，試展雕龍繡虎看。右調減字木蘭花。

話說平如衡立在廟前，探望題詩女子，立不多時，只見廟中果然許多人，簇擁著一個垂髻女子，走了出來，陡然四望一視，見眉宇清妍，容光飛舞，真不啻遇了西子王嫱，把一個平如衡驚喜得如癡如狂，心魂俱消，捉不定及再要一看，那女子已被衆人催逼上船，登時開去。平如衡立在河口，就如石人一般，向北而望，得船影俱不見，方纔垂下眼來。及要轉身，爭奈四肢俱癱軟，半步也移不動，沒奈何強轉到廟前石墩上坐下，心下暗想道：「再不想天下有這等風流標緻的小才女，要我平如衡這等媿媿男子何用？若是傳聞，尙恐不真，今日人物是親眼所見的，壁上詩句年紀，與其人相對，自然是他親題的，千真萬實，怎教我不想殺。若是看見我後面題名，方纔出廟門，覲面相覷，定然知道是我，我的詩雖不及美人，或者憐我一段殷勤欣慕之情，稍加青盼，

尙不枉了一番奇遇，若是美人眼高，未免笑我書生庸突，則爲之奈何？又想到：「署名冷絳雪，定然是冷家女子了，但不知是何等樣人家？我看方纔家人侍妾圍繞，自然是官家小姐了，但恨匆匆不曾問得一個明白。」一霎時中間就有千思百慮，迴腸九轉，直捱到傍晚，方才掙歸客店，真個是搗枕槌床，一夜不曾合眼，直捱到天明，渾身發汗如火，就在客店中直病了半月方好。欲待進京訪問消息，料如大海浮萍，絕無蹤跡，又且行李蕭條，艱於往返。沒奈何只得硬着心，忍着苦，往松江訪叔子而去。正是

無定風飄雪，難留滾浪沙，若尋來去跡，明月與蘆花。

平如衡往松江尋訪叔子，且按下不題。却說冷絳雪剛上得船，船便撐開，挂帆而去。急向篷窗一望，早已不知何處。心下暗想道：「此生倉卒之間，能依韻和詩，又且辭意深婉，情致兼到，真可兒也。但恨廟前匆匆一盼，不能停舟相問。只記得他名字叫做平如衡，是洛陽人，我冷絳雪雖纔十二歲，博覽古今，眼中意中，不見有人不意到途中，倒邂逅此可兒，怎能與他爭奇角勝，盡情酬和，令我胸中才學，稍稍舒展，亦生人快事也。還記得他說將往雲間，雲間是松江府，他南我北，不知可還有相見之期。」以心問心，終日躊躇，一路看水的情興，早減了一半。不一日到了京師，差人先將文書書信投入山府，山顯仁接見了，乃知是寶國一買婢送來，又見書上稱能詩能文，也覺歡喜，就與女兒山黛說知，發轎去接。不多時接到，因命幾個僕婦將他領入後廳來見。山顯仁與羅夫人並坐在上面，只見冷絳雪不慌不忙，走將進來，山顯仁仔細一看，只見

風流情態許多般，漫說生成畫也難，身織巫山雲一段，眉分銀漢月雙灣。

行來只道花移步，看去方知玉作顏，莫訝芳年纔十二，五行七步只如閑。

山顯仁見他一路走來，舉止端詳，就如女兒山黛一般，心下先有幾分駭異。及走到面前，又見容貌端莊秀

美，更加歡喜。領他僕婦，見他到面前端立不拜，因說道：「老爺夫人在上，快些叩頭。」冷絳雪聽了，只做不知，全然不動。山顯仁見他異樣，因問道：「你既到我府中，便是府中之人了，甚麼不拜？」冷絳雪答道：「妾聞貴賤尊卑，相見以禮。冷絳雪既見太師夫人，安敢不拜；但今日乃冷絳雪進身之始，不知該以何禮相見，故立而待命。」山顯仁見他出語凌厲，因笑問道：「你且說相見之禮，有那幾種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女子入門，有婦禮，有保母禮，有傅母禮，有賓禮，有記室禮，有妾禮，有婢禮，種種不同，焉敢混施！」山顯仁道：「自揣該以何禮相見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關雎風化之首，既無百兩之御，又無鐘鼓之設，不宜婦禮一矣。保母傅母，貴於老成，妾年十二，禮更不宜。太師壽考南山，冷絳雪齒髮未燥，妾禮之非，又不待言。太師若能略去富貴，而以翰墨相見，則賓禮爲宜。然當今之世，略去富貴者能有幾人，或者富貴雖不能盡忘，猶如憐念斯文，委之記室，則記室禮亦宜。甚之富貴輕財，尊爵賤士，以獻策爲足辱，以柔弱爲可欺，則污之泥中，廁之爨下，不敢准命，則當以婢禮見。然又非太師四遠求才之意也。此賤妾自揣者如此，幸太師明示。」山顯仁聽了這許多議論，心下暗喜道：「此女齒牙伶俐，詞語慷慨，不獨才高，且有俠氣，真可愛也。」因又笑問道：「你說賓禮相見爲宜，則問你賓禮如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行賓禮則太師起而西向立，夫人起而西向立，冷絳雪北面再拜，則拜太師答以半禮。夫人回以一福，太師夫人命侍妾掖之起，太師夫人北面坐，冷絳雪傍坐，賜茶，問以筆墨之事，此賓禮也。」山顯仁又問道：「記室之禮如何行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行記室禮，受職之先，則太師夫人拱立於上，冷絳雪趨拜於下，拜畢賜坐於旁，有問則起而對，此記室禮也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婢禮如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婢則匍伏叩頭而已，何禮之有？」山顯仁笑道：「行賓禮亦不難，但賓者主之朋也，必見聞深遠，議論風生，方足與主人酬酢。你小小女子，亦能之乎？」冷絳雪曰：「能酬酢，不能安敢自稱才女，而輕數千里遠獻於相府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你既自稱才女，且

問你何以謂之才？冷絳雪道：「才之道甚大，其論甚長，若草率奉答，原不足以副明問，欲精粗畢陳，恐非立談之可盡。」山顯仁笑對羅夫人說道：「此女小小年紀，口出大言，見我拜也不拜一拜，到思量妄談，豈不好笑。」羅夫人道：「看他姿容舉止，不像個下人，便與他坐下，也不妨，且看說些甚麼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既夫人這等說，——就叫侍妾移一張椅子在旁，說道：『你權且坐下，細語才字與我聽。』」冷絳雪聽了，也不告坐，竟公然坐下道：「蓋聞天地人謂之三才，故一言才而天地人在其中矣。以天而論，風雲雪月，發亘古之光華，以地而論，草木山川，給千秋之秀潤，此固陰陽二氣之良能，而昭著其才於乾坤者也。雖窮日夜語之而不能，姑置勿論。且就人而言之：聖人有聖人之才，天子有天子之才，賢人有賢人之才，宰相有宰相之才，英雄豪傑有英雄豪傑之才，學士大夫有學士大夫之才，聖人之才，參贊化育；賢人之才，敦立綱常；天子之才，治平天下；宰相之才，輔戴皇猷；英雄豪傑之才，幹旋事業；學士大夫之才，奮立功名，以類而推，雖萬有不同，皆莫不有一段不磨之才，以自表見於世，然非今日明問之所注也。今日明問之所注，則文人之才也。此種才謂出之性，性誠有之，而非性之所能盡者，謂出之學，學誠有之，而又非學之所能必至，蓋學以引其端，而性以盡其靈，苟學足性生，則有漸行漸長，愈出愈奇，倒峽瀉河，能不而自止者，故有時而名成七步，有時而倚馬萬言，有時而醉草蠻書，有時而織成錦字，有時而高序滕王之閣，有時而靜詠池塘之草，至若班姬之管，千古流香，謝女之吟，一時擅美，此又閨閣之天生，而添香奩之色者也。此蓋山川之秀氣，獨鍾天上之星精，下降故心為錦心，口為繡口，構思有神，扞腕有鬼，故揮毫若雨，潑墨如雲，談則風生，吐則珠落，當則得意，一段英雄不可磨滅之氣，直吐露於王公大人前，而不為少屈，且令卿相失其貴，王公失其富，而庸師俗儒，自歎其皓首窮經之無所成也，設非有才，安能凌駕一世哉！雖然，孔子有才難之歎，天后有失才之嗟，每憑弔千秋，奇才無幾，俯仰一世，

未見多人，故冷絳雪不鄙裙釵，自忘幼小，而敢以女才子自負，以上達於太師之前，而作青雲之附，不識太師能憐而使得揚眉吐氣於前否？」山顯仁聽了，伸眉吐舌，不勝驚喜，因對夫人道：「妙論妙論，我昔道閨閣文章之名，獨爲吾兒山黛所擅，不意又有此女，真奇怪！前日欽天監奏才星下降，當生異人，果不虛矣。此女當如何相待？」羅夫人道：「且待見女兒，看女兒如何相待，再作商量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夫人之言有理。」因命賜茶，茶罷，就命幾個老成侍妾，領他入內去見小姐。臨行，山顯仁又吩咐冷絳雪道：「我家小姐，乃當今聖上御筆親書才女之匾，又特賜玉尺，以量天下之才，又賜金如意，以擇壻，十分寵愛。前日許多翰林名公，都被他考倒。他心性驕傲，你見他須要小心，不比我老夫妻憐你幼小，百般寬恕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但恐小姐才不真耳，果係真才，那有才不愛才之理，太師夫人但請放心。」遂回了侍妾徑入內來。到了臥房樓下，侍妾叫冷絳雪略待，先上樓去報知小姐。此時小姐晨妝初罷，正捲起珠簾，焚了一爐好香，在那裏看奇女傳，忽侍妾報說道：「揚州寶知府所獻女子，已到在樓下，要見小姐。」山黛道：「會見過老爺太太麼？」侍妾道：「見過了，故叫領來見小姐。」山黛道：「老爺見了，曾替他另起名，編入職事麼？」侍妾道：「這個女子與衆不同，——就將見老爺不拜，爭禮論才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他問一答十，連老爺也沒法奈何，故交送來見小姐。」山黛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那有此事，可快喚他上樓來，待我看是怎生樣一個人物。」侍妾領命，不多時，只看冷絳雪走上樓來，二人觀面一看，你見我如蕊珠仙子，我見你如月殿嫦娥，兩兩暗驚。走到面前，山黛心靈先說道：「你身充婢妾而來，則體甚賤，聞你以詩文自負，則道又甚尊，我一時降禮，則恐失體，一時傲物，又恐失才，你且權坐下，可盡吐所長，若微有可觀，自當刮目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我冷絳雪肺腑之言，已被小姐一口代爲道出，更有何說，只得領命告坐了。」遂攬衣坐於對面。山黛道：「看你舉止不俗，眉目間大有文情，似非徒誇

於人者。我若今日單考於你，只道我強主壓客，欲與你同做，又出題不便，莫若公議出題，分闈以詠何如？冷絳雪道：『我冷絳雪遠獻而來，底裏不知，此小姐宜試其短長，若小姐則爲天子一人知己，翰苑名公，盡皆避席，才名已滿於長安，何必與賤妾共較優劣，得不加貴，失則損名，竊爲小姐不取也。』山黛笑道：『據汝所言，將以我爲虛名，恐怕做得不好出醜，最是一團好意，我怎好定要與你並較長短？且試一編，如果奇特，再待你考我未遲。』因提起筆來思量寫題目。忽侍妾來報聖旨下，快到玉尺樓接旨。山黛聞知，忙將筆放下，立起身，換了大服，要走出來，因對冷絳雪道：『你也同去看看，或有筆墨之命，待我奉詔做與你看，只當你先考我何如。』冷絳雪微微點頭，遂同了出來。到得玉尺樓下，只見香案已排設端正，聖旨已供在上面。山黛拜畢，開旨一看，却是四幅龍箋，要題詩四首，裱於聖朝四瑞圖上：一幅是鳳來儀，一幅是黃河清，一幅是甘露降，一幅是麒麟出。山黛領了旨，遂將四幅龍箋，命侍妾捧上樓去，一面命中官外廳伺候，一面上樓教侍妾磨墨欲書。冷絳雪在旁說道：『方才小姐欲出題面試賤妾，何不即將此四題待賤妾呈稿與小姐改削。』山黛道：『這到使得，只是中官在下面立等回旨，恐怕遲了。』冷絳雪奉旨，怎敢遲慢，此時樓上紙筆滿案，冷絳雪遂取了一枝筆，展開一幅紙，全不用思索，信筆而書，但見運筆如風，洒墨如雨，縱橫起落，寫得箋紙琅琅有聲。山黛看見揮毫如此，先喜得眉目都有笑色，及做完了，取來一看，只見

第一幅鳳來儀

岐山鳴後久無聲，今日來儀兆太平，莫認靈禽能五色，蓋緣天子見文明。

第二幅黃河清

普天有道聖人出，天地山川盡効靈，塵濁相應淘浪盡，黃河萬里一時清。

第三幅甘露降

上氣氤氳下氣和，釀成天地大恩波，金莖不用雲中接，一夜松梢珠萬顆。

第四幅麒麟出

聖人在位已千秋，聖德如天何待修，當日尼山傷不至，今同豕鹿上林遊。

山黛看完，大驚大喜，拍案說道：「姐姐仙才也，仙筆也，我山黛有眼不識，得罪多矣。」遂走轉下來，欲要與冷絳雪敘禮。冷絳雪止住道：「小姐且請完了聖旨，再講禮也不遲。」山黛點首道：「有理！」遂立住不動，一面取過龍箋書寫。冷絳雪道：「小家之句，恐不足以當御覽，還須小姐自作，即欲用亦須小姐改削。」山黛道：「一點題頌聖，無不盡善盡美，雖懸之國門，千金不能易一字矣。小妹何敢妄著佛頭之糞？」遂展開龍箋，分真草隸篆，各書一幅。書完，又信手書了表一道，回復聖旨。冷絳雪在旁，看見他拈弄翰墨，像如遊戲，心下已自輸服。不料這邊旨意才發，打發得出門，那邊早又報有聖旨到。山黛只得重復下樓接旨，將旨開看，却是要賦三十六宮都是春詩一首。山黛領旨上樓，與冷絳雪看。冷絳雪道：「侍妾再爲捉刀何如？」山黛道：「方才是要領姐姐大教，故敢相煩，今心已領，怎敢再勞？容小妹獻醜，請教罷。」遂展開龍箋，草也不起，揮毫直書，不費半刻工夫，早已四韻俱成，上寫著：

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

聖恩何處不三陽？何況深宮日月長？淑氣直相天有道，和氣不隔地無疆。

階階楊柳青同色，院院梨花白共香。壽酒一宮稱十獻，一時三百六春觴。

山黛寫完，遞與冷絳雪看道：「草草應詔，姐姐休笑。」冷絳雪接了道：「妾在旁看明，不待讀矣。小姐運筆

如此之敏，構思如此之精，語語入神，字字驚人，真天才也。聖上寵鑒，信有真矣。妾方才代作之妄，悔無及矣，恐遭聖主之譴，將如之何？」山黛笑道：「姐姐不必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詩封好，著傳來使中官進呈，然後與冷絳雪敘禮道：「小妹因謬爲聖主所知，薄有浮名，遂不自揣，妄自尊大，以爲天下不復有人，不意姐姐仙子降臨，遂一概視之，適見揮毫，方知女中之太白也，使小妹愧悔交集，通身汗下，乞姐姐恕之，請轉容小妹負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村野下品，爲人買獻，偶以防檢之飛，沾沾自喜，今滄海曾經，尙然誇水，巫山已見，猶爾稱雲，其貽笑大方爲何如？小姐不棄，卽就青衣，猶爲過分，何敢當賓？」山黛道：「文字相知，最爲難得，我與姐姐今幸相逢，可稱奇遇，何必泛作謙語。」冷絳雪推辭不得，只得以賓主禮相見，拜畢分坐，侍妾獻上茶來，山黛便問道：「以姐姐高才，豈無甲第門楣，乃爲輕薄至此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不幸，幼失先慈，無人訓誨，嚴君過於溺愛，聽妾所爲，妾之自恃微才，不輕許可，嘗與家君約，不論貴賤好醜，但必才足相敵，方可結褵。前日家君訪得一宋信者，詩名天下，以爲有才，招與妾較，不意一味誇張，毫無實學，被賤妾嘻笑嫚罵，羞辱極矣，彼故借竇知府之力，而使妾於此，自分爲爨下之桐，豈料小姐憐才，過於刮目，真不幸中之大幸也。」山黛道：「宋信者，莫非就是宋信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正是宋信。」山黛道：「他在京曾挑小妹一場是非，幸小妹十指有靈，不爲所困，後來天子知其開釁情由，將他責了四十御棍，押解還鄉，已出九死一生，尙且不知改悔，又在姐姐處如此作惡，真小人也。明日與爹爹說知，將他拿來重處才好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宋信情固可惡，然若妾蓬茅荆布，非宋信之惡，又安能得見小姐天上之人？以此而論，則宋信雖罪之首，而又功之魁也。」山黛笑道：「不念其惡，而反言其功，姐姐存心仁恕矣。但是姐姐既已來矣，爲今之計，還是欲歸乎？還是暫留京師，而以高才顯名乎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妾蒙小姐一見如故，而卽以心腹相待，妾雖草木，安敢不以肝胆相告乎？賤妾雖爲宋信所陷，然

見寶知府而以危言動之，彼已畏禍而欲中止，賤妾因思家君農村，能識幾人，不覩崑函之大，安知天子之尊，故轉以甜言開慰，方得勸駕至此。今至此而又僥倖蒙小姐垂青，正賤妾揚眉吐氣之時，安敢以家庭小孝，而作兒女思歸之態乎？」山黛鼓掌而說道：「此英雄之言，不當以閨閣論也。」因吩咐侍妾治酒與冷絳雪洗塵。冷絳雪道：「太師與夫人處，因賤妾初來，恐爲富貴所壓，故以貧賤自驕，尙未一拜。今既蒙小姐錯愛，不以富貴相加，反而垂青優禮，則賤妾貧賤驕人之罪，百口無辭矣。乞小姐先率領於太師夫人前，匍伏請荆，然後敢領小姐之教。」山黛道：「家嚴慈因姐姐初來，知之不深，未免唐突，彼此有失，俱可相忘，但賓主豈可無相見之儀？」因起邀冷絳雪在左，並行而入。此時山顯仁與夫人正聞知冷絳雪代作聖瑞圖詩之事，在庭中閑語，忽報小姐同冷家女子來見，山顯仁與夫人便笑嘻嘻迎將出來道：「我兒聞冷家女子果有才情，我就看他言詞舉動，與衆不同。」山黛道：「冷家姐姐之才，真在孩兒之上，今已屈之與孩兒作閨中朋友，以爲切磋之助，特來拜見父親母親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以朋友相與，何如以姊妹相與之更親也。」山黛道：「姊妹固好，但冷家姐姐其才其美，自足播其芳香，如結爲姊妹，必易山姓，異日顯名，只道假力於我，是以無益之榮，掩其有爲之實，烏乎可也？故孩兒思之熟矣，還是朋友爲宜。」山顯仁連連點頭道：「我兒所論，大爲有理。」冷絳雪遂以通家子姪禮拜山顯仁與夫人。剛拜得完，正欲留茶敘話，忽外面又報聖旨下，山黛遂忙忙趨出接旨，只因這一道旨意有分教，紅顏生色，白屋添榮。不知聖旨又有何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誤相逢才傲張寅

詞曰：薰自生香，猶能發臭，欲和爲一鳥能殼，喜聲原自鵲居之，惡名還是鴉消受。非是他肥，不關我瘦，

長成骨相生成肉，嬌歌終得唱歌人，不須強把眉兒皺。右調踏莎行。

話說冷絳雪正拜見山顯仁與羅夫人留茶敘話，忽報聖旨下，山黛忙趨到玉尺樓跪接聖旨，開看只見御筆親批道：

覽四瑞圖詩，體式端穆，意味悠長，閨秀而有大臣之風，殊可嘉也。特賜萬瑞彩緞四端，以爲潤筆。三十六宮詩寫皇恩，遍普如畫，且字字警拔，而天有道地無疆，更爲奇特。再賜御酒三十六瓶，以爲春觴。庶見朕之無偏，故諭。

讀罷，山黛忙令冷絳雪同叩頭謝恩畢，隨寫短表一道，附奏道：

臣妾山黛謹奏，爲改正真才，無虛恩聖事。三十六宮詩，係臣妾山黛自撰，蒙恩賞賜御酒三十六瓶，謹謝恩祇受。聖瑞四詩，實係幼女冷絳雪代作，今蒙恩察賞，特賜綵緞，山黛不敢蔽才，以辜聖恩，令冷絳雪望闕謝恩祇受外，特此陳明，伏乞聖恩改正。冷絳雪年十二歲，係揚州府江都縣農民冷新之女，其才在臣妾山黛之上，倘

奉御撰述，必有可觀。但出自寒賤，奉御不便，伏乞聖恩賜其父一空銜榮身，則冷絳雪不貴自貴矣。事出要求，不勝惶悚待命之至。

寫完封好，付與中官進呈。天子看了，大喜道：「怎麼又生此年少才女？」因批本道：

覽奏方知四瑞詩出自冷絳雪手，言論風流，誠足與卿伯仲。既係寒賤，皆賜女中書之號，以備顧問，併加伊父冷新中書冠帶榮身，俟後詔見，撰述稱旨，再加陞賞，該部知道。

命下了，報到山府，山黛隨與冷絳雪賀喜。冷絳雪又再三致謝山黛薦拔之恩。二人相好，真如膠漆，每日在

府上不是看花分咏，便是賞月留題。坐臥相隨，你敬我愛，冷絳雪因見聖旨賜父親冠帶之事，便寫信打發母親鄭秀才回去報知不題，却說天子因見山黛冷絳雪一時便有兩小才女，心下想道：『甚麼閨閣女子，無師無友，尙有此異才；而男子自以讀書爲事，反不見一二奇才，以副朕望，豈天下無才？大都在下者不能上達，在上者不知下求故耳。』正躊躇間，忽見吏部一本缺官事，南直缺提學御史，循資該河南道御史王袞正推山西道御史張德明陪推，乞聖裁。天子親點了正推，卽著面見。王袞領旨忙趨入朝，天子親諭道：『朕前屢旨搜求異才，並無一人應詔，殊屬怠忽。今特命爾，須加意爲朕訪求，不獨重制科，必得詩賦奇才，如李太白蘇東坡其人者，方不負朕眷眷至意。倘得其人，許不時奏聞，當有不次之賞；如仍前官怠玩之習，罪在不赦。』王袞叩頭領旨而出。這王袞是河間府人，因御筆點出，不敢在京久留，遂辭朝回家，因歲暮就在家過了年，新正方起身上任。到了任，因聖諭在心，臨考便加意細閱試卷，指望得一兩個奇才之士，逢迎天子，不期考來考去，都是肩上海下之才，並無一人出類拔萃，心下十分憂懼。一日按臨松江府，知府晏文物進見，就呈上一封書，說是吏部張尙書托他代送的，要將他公子張寅考作華亭縣案首。王袞看了，隨付與一個門子道：『臨填案時稟我。』說完就打發晏知府出去。心下想道：『別他書不聽，猶可，一個吏部尙書，我的陞遷榮辱都在他手裏，這些小小事，焉敢不聽？』又想道：『聖諭諄諄，要求真才，若取了這些人情貨，明日如何繳旨，再待考過再處。』不幾日，一府考完，閉門閱卷，看到一卷，真是珠璣滿紙，繡口錦心，十分奇特。王袞拍案稱賞道：『今日方遇着一個奇才。』便提起筆來，寫了一等一名。才寫完，只見門子稟道：『張尙書有書在此，老爺前吩咐叫填案時稟的，小人不敢不稟。』王袞道：『是耶，這却如之奈何？』再查出張寅的卷子來一看，却又甚不通，心下沒設法，只得勉強填作第二名。一面掛出牌來，限了日期，當面發放。至期王宗師自坐上面，兩邊到了各學教官，諸

生都立在下面，一學學的卷子，都發出來，當面折開唱名，先折完府學，折到華亭縣第一名燕白領，只見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年秀才來，王宗師定睛細看，只見那秀才生得，

垂髻初斂正青年，弱不勝冠長及肩，望去風流非色美，行來落拓是文顛。

疑眸山水皆添色，倚笑花枝不敢妍，莫作尋常珠玉看，前身應是李青蓮。

那小秀才走到宗師面前，深深打一恭道：「生員有。」王袞看見他人物清秀，年紀又輕，滿心歡喜，因問道：「你就是燕白領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生員正是。」王袞又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燕白領應道：「生員一十六齡。」王袞又問道：「本院歷考各府清思之才，固自不乏，求一出類拔萃之人，苦不能得，惟汝此卷天資高曠，異想不羣，筆墨縱橫，如神龍不可拘束，真奇才也。本院只認做個老師宿儒，不意汝尙青年，更可喜也。本院知你果有抱負，非是偶然一技之長。」燕白領道：「蒙大宗師作養，過爲獎賞，但制科小藝，不足見才，若大宗師真心憐才，賜以筆札，任是詩詞歌賦，鴻篇大章，俱可倚馬立試，斷不辱命。」王宗師聽了大喜道：「今日公堂發落，無暇及此，且姑待之。」唱到第二名是張寅，只見走出一個人來，肥頭胖耳，滿臉短鬚，又短又醜，走到面前，王宗師問道：「你就是張寅麼？」張寅道：「現任吏部尙書張就是家父。」王袞見他出口不雅，便不再問。因命與燕白領各賜酒三杯，簪花二朵，各披一段紅，賞了一個銀封，隨著鼓樂吹打，並送了出來，然後再唱第三名發落不題。却說燕白領同張寅送了出來，一路上都贊燕白領之美，都笑張寅之醜。原來燕白領固係真才，却也是個世家，父親會做個掌堂都御史，又曾分過兩次會試房考，今雖亡故而門生故吏尙有無數大臣在朝，家中極其富有。這日迎了回來，賀客滿堂，燕白領一一備酒款待。燕白領年雖少，最喜的是縱酒談文，每遊覽名勝，必留題於壁。人都道他有才，然見他年少，還恐怕不真，今見宗師考了一個案首，十分優獎，便

人人信服，願與他結交，做酒盟詩社的，終日紛紛不絕。燕白領雖然酬應，却恨沒一個正真才子，可以旗鼓相對，以發胸中之蘊。忽一日一個相知朋友，叫做袁隱，同看花飲酒，飲到半酣之際，燕白領忽歎道：「並不是小弟醉後誇口狂言，這松江府城裏城外，文人墨士數百數千，要尋個略略可與談文者，實是沒有。」袁隱笑道：「紫侯兄不要小視了天下，我前日曾在一處會見一個少年朋友，生得美如冠玉，眉宇間冷冷有彩色飛躍，拈筆題詩，只如揮塵。小弟看他才情不在兄之下，只是爲人驕傲，往往白眼看人。」燕白領聽了大驚道：「有此奇才，吾兄何不早說，只恐還是吾兄戲我。」袁隱道：「實有其人，安敢相戲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既有此人，乞道姓名！」袁隱道：「此兄姓平，乃是平教官的姪兒，聞說他與宗師相抗，棄了秀才，來依傍叔子，見叔子是個首，藉腐儒，雖借叔子的資斧，却離城十餘里，另尋一個寓所居住。他笑松江無一人可對，每日只是獨自尋山問水，題詩作賦而已。雖處貧賤，而王公大人，金紫富貴，直塵土視之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小弟與吾兄莫逆，吾兄知小弟愛才如命，既有此奇才，何不招來，與小弟一會。」袁隱道：「此君常道富貴人家，決無才子，他知兄宦族，那肯輕易便來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周公爲武王之弟，而才美見稱於聖人，子建乃曹瞞之兒，而詩才高於七步，豈盡貧賤之人哉，何乃見之偏也。吾兄明日去見他，就將小弟之言相告，他必欣然命駕。」袁隱道：「紫侯兄既如此注意，小弟只得一往。」說畢，二人又飲一回方別。到了次日，袁隱果然步出城外來，見平如衡，却說平如衡自從汶上遇見冷絳雪，匆匆開船而去，無處尋問消息，在旅店病了一場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捱到松江，來見叔子平章。平章是個腐儒，雖愛他才情，却因出言狂放，每每勸戒，他怕叔子絮聒，便移寓城外，便於吟誦。這日正題了一首感懷詩道：

一無至友與周親，面目從來誰認真，死學古人多笑拙，生逢今世不宜貧。

已拚白眼同終始，轉許青山遞主賓，此外更須焚筆硯，漫將文字向人論。

平如衡做完，自吟自詠道：『我平如衡有才如此，却從不曾遇著一個知己，茫茫宇宙，何知己之難也。』又
想道：『惟才識才，必須他也是個才子，方知道我是個才子；今天下並沒一個才子，叫他如何知我是個才
子，這也難怪世人。只有前日汶上縣閔子廟遇的那個題詩的冷絳雪，到是個真正才子，只可惜匆匆一面，蹤
跡不知，若使稍留，與他酬和，定然要成知己。我看前日舟中封條遍帖，衙役跟隨，若不是個顯官的家小，那有
這般光景；但我在縉紳上細查，京中並無一個姓冷的當道，不知此是何故。』正胡思亂想，忽報袁隱來訪，就
邀入相見。寒溫畢，平如衡便指壁上新作的感懷詩與他看，袁隱看了，笑道：『子持兄也太看得天下無人了。
莫怪我小弟唐突，天下何嘗無才，還是子持兄孤陋寡聞，不會遇得耳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小弟固是孤陋寡聞，且
請問石交兄曾遇得幾個？』袁隱道：『小弟足跡不遠，天下士不敢妄言，即就松江而言，燕總憲之子，那燕白
領，豈非一個少年才子乎？』平如衡道：『石交兄那些上見他是個才子。』袁隱道：『他生得亭亭如階前玉
樹，矯矯如雲際孤鴻，此一望而知者，外才也，且不須說起。但是他爲文若不經思，做詩紀不起草，議論風生，問
一答十，也不知他胸中多少才學，只得一枝筆拈在手中，便如龍飛鳳舞，落在紙上，便如倒峽瀉河，真有揮千
軍萬馬之勢，非真正才子，烏能有此？子持兄既以才子自負，何不與之一較乎？』如衡聽他講得津津有味，不
覺喜動顏色，道：『松江城中有此奇才，怎麼我平如衡全不知道。』袁隱道：『兄自不知耳，知者甚多。前日王
宗師考他一個案首，大加歎賞，那日鼓樂迎回，誰不羨慕。』平如衡笑道：『若說案首，到只尋常耳，你看那一
處富貴人家，那一個不考第一第二。』袁隱道：『雖然如此，真才與人情自是不同。我與兄說，兄也不信，幾時
與兄同去一會，便自知了。』平如衡道：『此兄若果有才，何不去；但小弟素性不欲輕涉富貴之庭。』袁隱道：

「燕白領乃天下士也，子持兄若以執袴一例視之，便小覷矣。」平如衡大笑道：「吾過矣，吾過矣，石交兄不妨訂期偕往。」袁隱道：「文人詩酒無期，有興便往可也。」兩人說得投機，未免草酌三杯，方纔別去。正是

家擅文章霸，人爭詩酒豪，真才慕知己，絕不爲名高。

袁隱約定平如衡，復來見燕白領道：「平子持被，我激了他幾句，方欣然願交，吾兄幾時有暇，小弟當偕之以來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小弟愛才如性命，平兄果有真才，恨不能一時把臂，怎延挨到時日？」石交兄明晨卽望勸駕。小園雖冷寂，尙可爲平原十日之飲。」袁隱道：「旣主人有興，就是明日可也。」因辭了出來。臨行燕白領又說道：「還有一言，要與兄講過，平兄若有才，小弟願爲之執鞭秣馬，亦所不辭也；倘若無才，到不如不來，尙可藏拙，若冒虛名而來，小弟筆不饒人，當場討一番沒趣，却莫怪小弟輕薄朋友。」袁隱道：「平子持人中鸞鳳，文中龍虎，豈有爲人輕薄之理？」兩人又一笑而別。到了次日，袁隱果然起個早，步出城外來，見平如衡道：「今日天氣清朗，我與兄正好去見燕紫侯。」平如衡欣然道：「就去，就去。」遂叫老僕守門，自與袁隱手携手，一路上看花，復步入城來。原來平如衡寓在城外西邊，燕白領住在城裏東邊，袁隱步來步去，將有二十餘里，一路上看花談笑，耽耽攔攔，到得城邊，日已向午，足力已倦，腹中也覺有飢意，要一逕到燕白領家，尙有一二里，便立住脚躊躇，不期考第二名的張寅，却住在城內西邊，恰恰走出來，撞見袁隱與平如衡立在門首，平素也認得袁隱，因笑道：「石交兄將欲何往，却在寒舍門前，這等躊躇？」袁隱見是張寅，忙笑答道：「小弟與平兄欲訪燕紫侯，因遠步而來，足倦小停，不期適值府門。」張寅道：「平兄莫不就是平老師令姪子持兄麼？」平如衡忙答道：「正是，長兄爲何得知？」張寅笑道：「斯文一脈，氣自相通，那有不知之理。」二兄去訪燕紫侯，莫非見他考了第一，便認作才子，難道小弟考第二名，便欺侮我不是才子麼，怎就過門不入？二兄旣不枉顧，

小弟怎好強邀；但二兄若說足倦，何不進去少息，拜奉一茶如何？」袁隱道：「平兄久羨高才，極欲奉拜，但未及先容，不敢造次。今幸有緣相遇，若不嫌殘步，便登堂晉謁。」張寅見袁隱應承，便拱揖遜行。平如衡尚立住不肯道：「素昧平生，怎好唐突。」袁隱道：「總是斯文一脈，有甚唐突。」便攜了入去。到了廳上，施禮畢，張寅不遜坐，便又要叫進去道：「此處不便，小園尚可略坐。」袁隱道：「極妙。」遂同到園中。你道張寅爲何這等殷勤？原來他倚著父親的勢力，要打點考一個案首，不期被燕白領占了，心下已十分發忿。及迎了出來，又見人只贊燕白領，都又笑他，他不怪自家無才，轉怪燕白領以才欺壓他，思量要尋一個出格好奇才，來作幫手。他松江遍搜，那裏再有一個因素與平教官往來，偶然露出此意，平教官道：「若求奇才，我舍姪如衡，到也算得一人，只是他性氣高傲，等閒招之不來。」今日無心中恰恰相遇，正中張寅之意，故加意奉承。這日邀到園中，一面留茶，一面就備出酒來。平如衡雖看張寅的相貌不像個文人，却見他舉動豪爽，便也酒至不辭，歡然而飲。袁隱又時時稱贊他的才名，與燕白領數一數二。平如衡信以爲真，飲至半酣，詩興發作，因對張寅說道：「小弟與兄既以才子自負，安可有酒而無詩？」張寅只認做他自高興做詩，便慨然道：「知己歡飲，若無詩以紀之，便算不得才子了。」因叫家僮取文房四寶來，又說道：「寸簽尺幅，不足盡興，到是壁上好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壁上最妙。但你我分題，未免任情潦草，不如與兄聯句，彼此互相照應，更覺有情。如遲慢不恭，罰依金谷酒數，不知以爲何如？」張寅聽見叫他聯句，心下著忙，却又不好推辭，只得勉強答應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詩隨興發，子持兄且請起句，小弟臨時看興，若不興發時，便不打緊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如此討僭了。」隨題起筆來，醮醮墨，先將詩題寫在壁上道：「春日城東訪友，忽值恭伯兄留飲，偶爾聯句。」寫完題目，便提一句道：「不記花溪與柳溪，」題了，便將筆遞與張寅道：「該兄了。」張寅推辭道：「起句須一貫而下，若兩手便詞意參差，到中聯待小弟

續罷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又寫兩句道：「城東訪友忽城西，酒逢量大何容小。」寫罷，仍遞筆與張寅，這却該兄對了。」張寅接了筆，只管思，平如衡催促道：「太遲了，該罰。」張寅聽見個罰字，便說道：「若是山水花鳥之句，便容易對了，這大小兩字，要對實難，小弟情願罰一杯罷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該罰三杯。」張寅道：「便是三杯，看兄怎生樣對。」平如衡取回筆，又寫兩句道：「才遇高人不取低，客筆如花爭起舞。」張寅看完，不待平如衡開口，便先讚說道：「對得妙，對得妙，小弟想了半晌，想不出，真奇才也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偶爾適情之句，有甚麼奇處。兄方纔說花鳥之句，便容易對，這一聯却是花鳥，且請對來。」張寅道：「花便是花，却有客筆兩字在上面，却是個假借之花，越發難了，到不如照舊還是三杯，平兄一發完了罷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既要小弟完，老袁也該罰三杯。」袁隱笑道：「怎麼罰起小弟來？」平如衡道：「罰三杯便宜了，快快吃，若詩完不乾，還要罰。」袁隱笑一笑，只得舉杯而飲。平如衡乃提起筆寫完三句道：「主情如鳥倦於啼，三章有約聯成詠，依舊詩人獨自題。」平如衡題畢大笑，提筆而起道：「多擾了。」遂往外走。張寅苦留道：「天色尚早，主人詩雖不足，酒尚有餘，何不再為少留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張兄既不以杜陵詩人自居，小弟又安敢以高陽酒徒自恃。」袁隱道：「主人情重，將奈之何？」平如衡道：「歸興甚濃，實不得已。」將手一拱，往外逕走。張寅見留不住，趕到門前，平如衡已去遠了，只因一去有分教，高山流水，彈出知音，牝牡驪黃，相成識者，不知平如衡此去，還肯來見燕白頷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巧作合詩驕平子

詞曰：風流情態驕心性，自負文章賢聖，涼涼踽踽成谿徑，害出千秋病。不知有物焉知佞，漫道文人

無行，胡爲柔弱胡爲硬，豈以才爲命。右調桃源憶故人。

話說平如衡在張寅園中飲酒，見張寅做詩不來，知是假才，心下赧赧，遂拱拱手，一徑去了。袁隱與張寅忙趕出來送他，不料他頭也不回，竟去遠了。袁隱恐怕張寅沒趣，因說道：「平子持才是有些，只是酒後狂妄可厭。」張寅百分奉承，指望搜羅平如衡，不期被平如衡看破行藏，便一味驕譏，全不爲禮，弄得張寅一場掃興，只得發話道：「我原認不得小畜生，只因石交兄之面，好意勸他，怎做出這個模樣，真是不識抬舉。」袁隱道：「他自恃有才，往往如此得罪朋友，到小弟同行的不是了。」張寅道：「論才當以舉業爲主，有首把歪詩，算甚麼才，若以詩當才，前日在晏府酒席上會見一個姓宋的朋友，斗酒百篇，十分有趣，小弟只在數日內要請他，吾兄有興，可來一會，方知大方，不像這小家子裝腔做勢。」袁隱道：「有此高才，願得一見。」說完，就作別了。按下張寅一場掃興不題，却說袁隱見平如衡回去了，只得來回復燕白領。此時燕白領已等得不耐煩，見袁隱獨來，因問道：「這平兄爲何不來？」袁隱道：「已同來進城了，不期撞見張恭伯，抵死要留進去小酌，平子持因聞他考在第二，只道他也有些才情，便歡然而飲。及到要做詩，見他一句做不出，便譏誚了幾句，竟飄然走了出去，弄得老張十分掃興沒趣。」燕白領大笑道：「掃得他好，掃得他好。他一字不通，倚着父親的聲勢，考個第二，也算僥倖了，爲何又要到詩人中來討苦吃？且問你平子持怎生樣譏誚他？」袁隱就將題壁詩念與燕白領聽。燕白領聽了，又大笑道：「妙得極。這等看起來，平子持實是有才，吾兄可速邀之來，以慰飢渴。」袁隱應道：「明日準邀他來。」二人別了。到了次日，袁隱果又步出城外來尋平如衡。往時袁隱一來，平如衡便歡然而迎，今日袁隱在客座中坐了半晌，平如衡竟高臥不出。袁隱知道其意，便高聲說道：「子持兄有何不悅，不妨面言，爲甚訕訕拒人？」平如衡聽見，方披衣出來道：「小弟雖貧，決不圖貴家鋪餽，兄再三說是才

子，小弟方纔入去，誰知竟是糞土，使小弟錦心繡口，因貪杯酒，而置於糞之中，可辱孰甚。」袁隱道：「昨日之飲，原非小弟本意，不過偶遇耳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雖是偶遇，兄究不該稱贊了。」袁隱笑道：「朋友家難道好當面說他不通，今日同兄訪燕白領，若是不通，便是小弟之罪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從來不輕身登富貴之堂，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。」袁隱道：「燕白領方今才子，爲何目以富貴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你昨日說張寅與燕白領數一數二，第二的如此，則第一的可想而知也。兄之見不能超出富貴之外，故輕爲富貴人所惑，富貴人行徑，小弟知之最詳，大約富貴中人，沒個真才，不是倚着父兄權勢，便是孔方兄之力向前。且你見燕白領考個案首，便以爲奇焉，知其不從夤緣中來哉。」袁隱道：「吾兄所論之富貴，容或有之，但非所論於燕白領之富貴。燕白領雖生於富貴之家，而毫無富貴之習，小弟知之最深，說也無用，吾兄一見便知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兄若知燕白領甚深，便看得我平如衡太淺了。我平如衡自洛入京，又從燕歷齊魯而渡淮涉揚，以至於此，莫說目覩，便是耳中，也絕不聞有一才子。吾兄足跡不出境外，相知一張寅，便道張寅是才子，相處一燕白領，便道燕白領是才子，何兄相遇才子之多乎？」袁隱道：「據兄所言，則是天下斷斷乎無一才人矣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怎說天下無才，只是這些紈袴中那得有此。」袁隱道：「紈袴中既無，却是何處有？」平如衡見問何處有，忽不覺長嘆一聲道：「這種道理，實是奇怪，難與兄言，就與兄言，兄也不信。」袁隱道：「有甚奇怪，說來小弟爲何不信？」平如衡道：「鬚眉如戟的男子，小弟也不知見了多少，從不見一個出類奇才。前日在閔子祠遇見一個十二歲的女子，且莫說他標緻異常，只看題壁的那首詩，何等蘊藉風流，真令人思殺。天下有這等男子，便日日跪拜他，我也是情願，那些富貴不通之人，吾兄萬萬不必來尋我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口裏唧唧噥噥的吟誦道：「只因深信尼山語，磨不磷兮涅不緇。」袁隱見他這般光景，忍不住笑道：「子持兄着廢了。兄既不肯去，小

弟如何強得。只因兄這等愛才，咫尺間遇着才子，却又抵死不肯相隨，異日有會着時，方知小弟之言不謬。小弟別了。」平如衡似聽不聽，見他說別了，只答應一聲請了。袁隱出來回去，一路上再四尋思，忽然有悟道：「我有主意。」遂一程來見燕白領，將他不肯見這段光景，細細說了一番。燕白領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袁隱道：「我一路上已想有主意在此了。」燕白領問是何主意，袁隱道：「他爲人雖若書獃，然愛才如命，只有才之一字，可以動他。」——「因附燕白領之耳，除非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燕白領聽了，微笑道：『便是這等行行看。』遂一面吩咐心腹人去打點不題，却說平如衡見袁隱去了，心下快活道：『我不是這等淡薄他，還要在此纏擾哩！昨日被他誤了，今後切不可輕登富貴之堂，甯可孤生獨死，若貪圖富貴，與這些執袴子弟交結，豈不令文人品格掃地。』自笑獨意，又獨酌一壺，又將冷絳雪題壁詩吟誦一回，方纔歇息。到了次日旁午，只見一個相好朋友，叫做計成來訪他，留坐閒敘。那計成忽問道：『連日袁石交曾看見兄麼？』平如衡笑道：『來是來的，只是來得可笑。』計成道：『有甚好笑？』平如衡遂將引他道張寅家去題詩不出，昨日又要共他去拜燕白領之事，說了一遍道：『這等貨沒品，豈不可笑。』計成道：『原來如此。這樣沒品之人，專在富貴人家着脚，我聞知他今日又同一個假才子在遷柳莊聽鶯，說要題詩飲酒，繼金谷之遊，不知又做些甚麼哄騙愚人。』平如衡聞說遷柳莊鶯聲好聽，因問道：『不知此去有多少路？』計成道：『離此向南不過三四里，兄若有興，我們也去走走，一來聽鶯，二來聽老袁哄甚麼人，在那裏裝腔，倘有虛假之處，就取笑他一場，到也有趣。』平如衡笑道：『妙妙，我們就去。』二人就攜着手兒，向南緩步而來。一路上說說笑笑，不多時早有一帶柳林，青青在望。原來這帶柳林，約有十餘里，也有疎處，也有密處，也有幾株近水，也有幾株依山，也有幾株拂石，也有幾株垂橋，最疎密處，蓋了一座大亭子，供人遊賞。到春深曉鶯，鶯始熾時，時有遊人來玩耍，也有鋪氈席地。

的，也有設桌柳下的，貴人官長，方在亭子上擺酒。這日平如衡同計成走到樹下，早見有許多人，各適其道，在那裏取樂。再走近亭子上邊一看，見袁隱同著一個少年，在亭子盛設對飲，上面又虛設上兩桌，若有待尊客未至的一般。席邊行飲，都是美妓；又有六七歌童，細吹細唱，十分快樂。平如衡遠遠定眼將那少年一看，只見體如嶽立，眉如山橫，神清氣爽，澄澄如一泓秋水，骨媚聲和，飄飄如十里春風。心下暗驚道：「這少年與張寅那蠢貨大不相同，到像有幾分意思的。」因藏身柳下，細細看他行動。只見袁隱與那少年飲到半酣之際，那少年忽然詩興發作，叫家人取過筆硯，立起身走到亭中粉壁上題詩。那字寫得有碗口大小，平如衡遠遠望得分明道：

柔條嫋嫋似絲牽，幕綠垂青不辨天。喜得春風還識路，吹將鶯語到尊前。

平如衡看完，心下驚喜道：「筆墨風流，文人之作也。」正想不了，只見一個美妓呈上一幅白綾，要那少年題詩。那少年略不推辭，拈起筆來，將那美妓看了兩眼，便寫寫完一笑投筆，又與袁隱去吃酒。那個美妓，拏了那幅綾子，因墨迹未乾，走到亭旁，鋪在一張空桌上，等墨乾，便有幾個閑人來看。平如衡也就挨到面前一看，只見綾子上寫的是一首五言律詩道：

可憐不獨貌，嬌美可憐心。秋色畫兩黛，月痕留一簪。
白墮梨花影，青拖楊柳陰。情深不肯淺，欲語又沉吟。

平如衡看完，不覺大失聲讚道：「好詩好詩，真是才子。」袁隱與那少年微微聽見，只做不知，特呼盧豪飲。計成慌忙將平如衡扯了下來道：「兄不要高聲，倘被老袁聽見，豈不笑話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那少年不知是誰，做的詩委實清新俊逸，怎教人按納得定。」計成道：「子持兄你一向眼睛高，怎見了這兩首詩，便大驚小怪。」

平如衡道：『我小弟從不會裝假，好則便好，醜則便醜，這兩首詩，果然可愛，却怪我不得。』計成道：『這兩首詩，知他是假是真，是舊作是新題。』平如衡道：『俱是卽景題情，怎麼是假是舊。』計成道：『這也未必，待我試他一試與兄看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兄如何試他。』計成道：『我有道理。』因有一個歌童，是計成認得的，等他唱完，便點點頭，招他到面前說道：『我看那少年相公，寫作甚好，我有一把扇子，你可拿去，替我去求他寫一首詩兒。』那歌童道：『計相公要寫，可拏扇子來。』計成遂將袖中摸出一把白紙扇兒，送與那歌童，因對平如衡說道：『須出一題目，要他去求方妙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就如贈歌者罷。』計成道：『要吩咐。』那歌童早會意說道：『小的知道了。』遂拿了扇子，走到那少年身邊，說小的有一把粗扇，要求相公賞賜一首詩兒。那少年又笑嘻嘻道：『也要寫詩，却要寫甚麼詩。』歌童道：『小的以歌爲名，求相公賞一首歌詩罷。』那少年又笑着道：『這到也好。』因將扇子展開，提起筆來就寫，就像做現成的一般，想也不略想一想，不半盞茶時候，早也寫完，付與歌童。歌童謝了，持將下來，悄悄掩到計成面前，將扇子送還道：『計相公，你看寫得好麼。』平如衡先接了去看，只見上面寫著一首七律詩道：

破聲節促曼聲長，移得宮來悄換商。
幾字脆來牙欲冷，一聲鬆去舌生香。
細如嫩柳悠揚送，滑似新鶯宛轉將。
山水清音新入譜，遏魂舊調只尋常。

平如衡看完，忍不住大聲對計成說道：『我就說是個真才子何如，不可當面錯過，須要會他一會。』計成道：『素不相識，怎好過去相會。』平如衡道：『這不難，待我叫老袁來說明，叫他先去通詳。』計成道：『除非如此。』平如衡因走近亭子邊，高聲叫道：『老袁老袁，那老袁就像聾子一般，全不答道，只與那少年高談闊論的吃酒。平如衡只道他真不聽見，只得又走近一步，叫道：『袁石交，我平如衡在此。』袁隱因篩了一大犀

杯，放在桌上，低了頭，只是吃，幾乎連頭都浸入杯裏，那裏還聽得見有人叫。平如衡再叫得急了，他越吃得眼都閉了，竟伏著酒杯，酣酣睡去。平如衡還只管叫，計成見叫得不像樣，連扯他下來道：「太覺沒品了。」平如衡才子遇見才子，怎忍當面錯過，叫袁隱不應，便急了，竟自走到席前，對着那少年舉舉手說道：「長兄請了。」小弟洛陽才子平如衡，那少年坐著身也不動，手也不舉，白著眼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是洛陽人，兄或者不知，只問老袁就知道了。」此時袁隱已伏在席上睡著了。那少年道：「我看你的意思，是要吃酒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平如衡以才自負，平生未遇奇人，今見縱橫才墨，大有可觀，故欲一會，以展胸中所負，豈爲杯酒？」那少年笑道：「據你這等說起來，你竟也是個曉得兩句歪詩了。但我這裏做的詩，與那些山人墨客慕虛名應故事的不同，須要真才實學，如七步成詩的曹子建，醉草清平的李青蓮，方許登壇捉筆。我看你年雖少，只怕出身寒賤，縱能揮寫，也不免郊寒島瘦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長兄若以寒儉視小弟，則小弟能無以純袴慮仁兄乎。今說也無用，請教一篇，妍媸立辨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你既有膽氣要做詩，難道我到沒胆氣考你？但是你我初遇，不知淺深，做詩須有罰例。奈今袁石交又醉了，誰爲證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有個朋友同來，就是兄松江人，何不邀他作證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使得使得。」計成聽見，便自走到席邊說道：「二兄既有興分韻角勝，小弟願司旗鼓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既要作詩，便沒個不飲酒的道理，兄雖不爲杯酒而來，來也須稍潤苦腸，便將手拱一拱，遂邀二人坐下。左右送上酒來，平如衡吃不得三五杯，便說道：「小弟詩興勃勃，乞兄速速命題，再遲一刻，小弟十指俱欲化龍飛去矣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我欲單單考你，只道我驕賢慢客，欲與你分韻各作，又恐怕難於較量美惡，莫若與你聯句，如一句成著，美人奉酒一觴，命歌者歌一小曲，歌完酒乾，接詠要成，如接韻不成，罰

立飲三大杯；如成奉酒歌曲如前；如遇精工警拔之句，大家共慶一觴；如詩成全篇不佳，當用黑墨塗面，叫人逐出，那時莫怪小弟輕薄，兄須要細細商量，有膽氣便做，沒膽氣便請回，莫怪到臨時懊悔。」平如衡聽了大笑道：「妙得緊，妙得緊，從不曾塗過花臉，今日搽一個玩玩，到也有趣。只怕天下不容易有此魁星之筆，快請出題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何必另尋，今日遷柳莊聽鶯，便是題目了。」因命取過一幅長綾，橫鋪在一張長桌上，令人磨墨捧硯伺候。燕白頷立起身，提筆說道：「小弟得罪起韻了。」遂寫下題目：春日遷柳莊聽鶯，先起一句道：春還天上雨烟和。

燕白頷寫完，放筆坐下，美人隨捧酒一觴，歌者使簫笙唱曲。曲完，平如衡遂提筆直寫兩句道：

無數長條著地拖，幾日綠陰添嫩色。

平如衡寫完，也放筆入坐，燕白頷看了，點點頭道：「也通也通。」叫美人奉酒，歌童唱曲。曲完，隨又起身題二句道：

一時黃鳥占喬柯，飛來如得青雲路。

平如衡在旁看見，也不等燕白頷放筆入坐，便贊道：「好一個飛來如得青雲路！」燕白頷欣然道：「平兄，只要你對這一句來，便算你一個才子了。」說完，正要吃酒唱曲，平如衡攔住道：「且慢待我對了，一同吃罷。」遂提起筆如飛的寫了兩句道：

聽去疑聞紅雪歌，嬾嬾風前張翠幙。

燕白頷看了，拍掌大喜道：「以紅雪對青雲，真匪夷所思，奇才也。」美人同捧上三杯酒來共慶。計成問道：「青雲路從柳間黃鳥路，句中化出，小弟還想得來，但不知紅雪歌出於何典？」燕白頷笑道：「紅兒雪兒，古

之善歌女子，平兄假借對真，詩人之妙，非兄所知也。」說完，隨又提筆題二句道：

交交枝上度金梭，從朝啼暮聲誰巧。

平如衡道：「誰耐起起落落，索性題完了吃酒罷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也使得。」平如衡又寫二句道：

自北垂南影孰多，幾縷依稀迷漢苑。

燕白領又題二句道：一聲彷彿憶秦娥，但容韻逸攜相聽。

平如衡又題二句道：不許粗豪走馬過，嬌滑如珠生舌底。

燕白領又題二句道：柔長如線結眉窩，濃光快目直生受。

平如衡又題二句道：雖語消魂若死何，顧影却疑聲斷續。

燕白領又題二句道：聞聲還認影婆娑，相將何以酬今日。

平如衡收一句道：倒盡尊前金叵羅。

二人顛罷，俱欣然大笑。燕白領方整衣重新和平如衡講禮道：「久聞吾兄大名，果然名無虛假。」平如衡

道：「今日既成文字相知，高姓大名，只得要請教了。」那少年微笑道：「小弟不通姓名罷。」平如衡道：「知

己既逢，豈有不通姓名之理。」那少年又笑道：「通了姓名，又被吾兄所輕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長兄高才如此，

無論富貴，便是貧賤，也不敢相輕。」那少年笑道：「吾兄說過不相輕，小弟只得實告了。小弟不是別人，便是

袁石交所說的燕白領。」平如衡聽了大笑道：「原來就是燕兄，久仰久仰。」又打一恭致敬。平如衡正打恭，

忽見袁隱睜開眼立起來，扯著他亂嚷道：「老平好沒志氣，你前日笑紫侯兄紈袴無文，又說他考第一是資

緣，又說止認得燕紫侯作才子，千邀你一會也不肯來，萬叫你一拜也不肯往，今日又無人來請你，你爲何自

家捱將來，與我袁石父一般的奉承？」平如衡大笑道：「我被張寅誤了，只道燕兄也是一流人。故爾狂言，不知紫侯兄乃天下才人，小弟狂妄之罪，固所不免；但小弟之罪，實又石交兄之罪也。」袁隱益發亂嚷道：「怎樣道說是我之罪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若不是兄引我見張寅一阻，此時會燕兄久矣。」袁隱大笑起來道：「兄畢竟是個才子，前日是那等說來，今日又這等說去，文機可謂完熟矣。」說罷，大家一齊笑將起來。燕白頷道：「不消閑講，請坐了罷。」遂叫左右將殘席搬去，把樓下的正席擺開。平如衡看見，忙起身辭謝道：「今日既幸識荆，少不得還要登堂奉謁，且請別過。」燕白頷一手攔住道：「不容易請兄到此，爲何薄敬未伸，就要別去？」平如衡道：「不是小弟要別去，兄有盛設，必有尊客，小弟不速之客，恐不穩便，故欲辭去。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兄道小弟今日有尊客麼，請試猜一猜，尊客是誰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吾兄交遊遍天下，小弟如何猜得着？」袁隱笑道：「小弟代爲猜了罷，我猜尊客就是半子持兄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石交兄休得相戲，果然是誰？」燕白頷道：「實是兄台。」平如衡著驚道：「長兄盛席，先設於此，小弟後來，怎麼說是小弟？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待小弟直說了罷。小弟自石交道了長兄高才，小弟寤寐不忘，急欲一晤，不期兄疑小弟不才，執意不肯見過，小弟與石交再四商量，石交道：「兄避富如讎，愛才如命。」故不得已，預設一尊於此，託計成兄作漁父之引，聊題鄙句，傾動兄長，不意竟蒙青眼，遂不惜下交，故石交伴作醉客，小弟故爲唐突，皆與兄遊戲耳。一段真情，已託杯酒，尊客非子持兄再有何人？」平如衡聽了，如夢初醒道：「這一段愛才高義，又在古人之上矣。」因顧袁隱道：「不獨紫侯兄高情不可及，這叫做請將不如激將。」平如衡又對計成說道：「燕兄既有此高誼，吾兄何不直言，又費許多宛轉？」計成說道：「若直說破，兄又不肯來了。」大笑鼓掌稱快。道罷，方纔重新送酒，遜席，笙歌唱和而飲。二人才情既相敬重，義氣又甚感激，彼此欣然，又有袁隱談諧，計成韻趣，四人直飲到沉沉酣酣，

方纔起身，正打算作別，忽見張寅同着一個朋友，興興頭頭的走到亭子來，只因這一來有分教，君子流不盡芳香，小人獻不了遺醜。不知大家相會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一首詩占盡假風光

詞曰：世情唯唯還否否，若問先生姓字稱烏有，偷天換日出予手，誰敢向予誇大口。豈獨尊前香美酒，滿面春風都是花和柳，而今空燥一時皮，終須要出千秋醜。右調蝶戀花。

話說燕白領與平如衡、袁隱計成飲酒完，正起身回去，忽撞見張寅同着一個朋友，高方巾闊領大袖華服，走入亭來，彼此俱是相認的，因拱一拱手，張寅就開口說道：「天色尚早，小弟們才來，諸兄爲何到要回去？」燕白領答道：「春遊小飲，不能久於留客，故欲歸耳。」袁隱因指着那戴高方巾的友朋問張寅道：「此位尊兄高姓？」張寅答道：「此乃山左宋子成兄，乃當今詩人第一，爲晏府尊貴客，今日招飲於此，故命小弟奉陪而來。」宋信就問四人姓名，也是張寅答道：「此位袁石交，此位計之謀，此位平子持，此位燕紫侯兄，就是所說華亭冠軍王宗師，極其稱贊之人。」宋信聽了作拱道：「原來就是燕兄，久仰久仰！」遂上前作揖。燕白領忙還禮道：「宋兄天下詩人，小弟失敬。」作完揖，宋信正要攀談敘話，忽林下喝道：「響，知是晏知府來了，大家遂匆匆要別。」宋信對着燕白領剛說得一聲，次日還要竭誠奉拜，燕白領便拱拱手，全平如衡、袁隱計成全下亭子去了，不題。原來宋信在揚州，被冷絳雪在陶進士柳孝廉面前出了他的醜，後而傳出來，人人嘲笑，故立身不牢。因想晏文物在淞江做知府，舊有一脈，故走來尋他。晏知府爲他受杖之苦，十分優待，故宋信依然闊起來，自稱詩翁，到處結交。這日晏知府請在遷柳莊聽鶯，故同張寅先來，却又同燕白領相遇。燕白領與衆

人下了亭，晏知府的轎早到了。晏知府一眼看見，便問張寅道：「那少年像是燕生員？」張寅答道：「正是。」晏知府便對宋信說道：「這個燕生員，乃是本郡燕都堂之子，叫做燕白領，年雖少，大有才望。前日宗師考他做案首，聞得說還要特荐他哩。」宋信道：「生員從無特荐之例，宗師爲何忽有此意？」晏知府道：「聞得是聖上見山黛有才，因思女子中尙然有才人，豈男子中反無佳士，故面諭各省宗師，加意搜求，如不得其人，便要重處，所以王宗師急於尋訪。前日得了燕白領，十分大喜，又對本府說道：『一人不好獨荐，須再得一人全荐方妙。』再三託本府搜求，兄若不爲前番之事，本府報名荐去，倒也是一樁美事。」宋信恐怕張寅聽見前番之事，慌忙阻說道：「晚生乃山中之人，如孤雲野鶴，何天不可以高飛，乃欲又入樊籠耶？老先生既受宗師之託，何不又荐了張兄，况張兄又宗師之高足，去燕兄止一間耳。」晏知府聽了，連忙笑說道：「本府豈不知張兄高才當荐，但科甲自有正途，若以此相挽，恐非令尊公老先生期望之意也。」宋信連連點頭道：「老先生愛惜張兄，可謂至矣。」張寅道：「門生蒙公祖大人培植，感激不盡。」說罷，方才上席飲酒，飲了半晌，晏知府又問道：「方才我看與燕生員全走，還有一少年，可知是誰？」張寅答道：「那少年不是松江人，乃是平教官的姪兒，叫做平如衡，雖也薄薄有些才情，只是性情驕傲，不堪作養。」晏知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就不再問了。大家直飲到傍午方散，晏知府先上轎去了，張寅與宋信攜手緩步而歸。一路上張寅說道：「小弟因遵家嚴之命，篤志時藝，故一切詩文，不曾留意，近日燕白領與平如衡略做得兩句歪詩，便往往欺侮小弟，今聞宋兄詩文高於天下，幾時設一酌，兄好生做兩首好詩，壓倒他二人，便可吐小弟不平之氣。」宋信道：「若論時藝，小弟荒疎久了，不敢狂言，若說做詩，或可爲仁兄効一臂之力。」張寅大喜道：「得兄相助，足感高誼。」二人走入城去別了。過了數日，宋信聞知燕白領是個富貴之家，又是當今少年名士，思量結交與他，遂買了一

柄扇子，要題一首詩，作贊見禮送他，再三在自家詩稿上尋，並無一首拿掇得出，欲待不寫，却又不像個詩人行徑，欲要信手寫一篇，又恐被他笑話。想了半日，忽然間想起有了，何不將山黛白燕詩偷寫了，只說是自家做的，燥一燥面皮，有何不可。主意定了，遂展開扇子，寫在上面，又寫了一個名帖，叫人拿着一徑來拜燕白領。到了門上，將名帖投入，一個家人回道：「相公出門了。」宋信道：「到那裏去了？」家人回道：「王宗師老爺請去了。」宋信又問道：「今日不是考期，請去做甚麼？」家人道：「聽得說是要做詩，不知是也不是。」宋信道：「既是不在家拜上罷。」就將名帖并扇子，交付家人收下去了。原來燕白領自與平如衡會過，便彼此談論，依依不舍，遂引了平如衡在燕白領書房中坐下，以便朝夕盤桓。這日燕白領雖被宗師請去，平如衡却在書房中看書。家人接了名帖並扇子，遂送到書房中來，平如衡看見，就問道：「是誰人的？」家人道：「是一位宋相公來拜送的。」平如衡遂接過去一看，看見名帖是宋信心下暗道：「想必就是前日遷柳莊遇見的那人了。」再將扇子上詩一看，見題詠是白燕，因想道：「白燕詩自有了時大本與袁凱二作，後來從無人敢繼，怎麼他亦想續貂，不知胡說些甚麼？」因細細讀去，才讀得頭二句，便肅然改容，再讀到首聯鴉借色雪添肥，不覺大驚道：「此警句也。」再細細讀完，因拍案嘆息道：「怎便說天下無才，似此一詩，風流刻畫，又在時袁之上。我不料宋信那樣一個人品，有此美才。」因拿在手中，吟詠不絕，只吟到午後，燕白領方回來，到書房裏，對平如衡說道：「今日宗師請我去，要我做燕臺八景詩，又要做祝山相公的壽文，見我一揮而就，不勝之喜，破格優待，又要特疏荐我爲天下才子第一，又不知誰將吾兄才名，吹到宗師耳朵裏，今日再三問小弟，可曾會兄，其才果是何如？」小弟對道：「最是相知，其才十倍於我。」宗師聽了，大喜之極，還要請兄一會，要將兄與小弟全荐，荐與不荐，雖無甚榮辱，然亦一知己也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宗師特荐天下才子，雖亦一時榮遇，然有其

實，而當其名則榮，若無其實，而徒處其名，其辱莫大焉。此舉吾兄高才當之固宜，小弟實是不敢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吾兄忝在相知，故底裏言之，兄乃作此套語，豈相知之意哉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弟實實不是套言，天下才子甚多，特吾輩不及見耳。今虛冒其名，而被召進京，京師都會人才聚集，那時彼一才子，此一才子，豈不差殺？」燕白領笑道：「吾兄平日眼空四海，今日爲何這等謙讓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不是謙讓，爭奈一時便有許多才子，故不敢復作舊時狂態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一時便有許多，且請問兄見了幾個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從離洛陽，自負天下才子無兩，不意到了山東汶上縣，便遇了一個小才女，便令小弟瞠然自失；到了松江，又遇見吾兄，又令小弟拜於下風；不意今日，又見了一個才子，讀其詩百篇，真令人口舌俱香。小弟若再號稱才子，豈非無恥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汶上者，遠道無徵，且姑無論；小弟不足比數，亦當置之；且請問今日又遇何人？」平如衡遂將扇子遞與燕白領看道：「此不又是一才子乎？」燕白領展開讀了一遍，不覺驚訝道：「大奇大奇，前日遇見那個宋信，難道會做這樣好詩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他明明寫作詠白燕小作，書呈紫侯仁兄，郢政，怎說不是他做的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若果係他做的筆，清新俊逸，真又一才子也；但細看其詩，再細看其人，實是大相懸絕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他既來拜兄，兄須答拜，相見時細加盤駁，便可知其真偽矣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這也有理，明日就同兄一往何如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同去也不妨。」二人算計定了，燕白領便叫取酒，二人對飲，細細將白燕詩賞玩，俱吃得大醉方歇。到了次日，燕白領果然寫了名帖，拉平如衡同去回拜。尋到寓所，適值宋信不在，只得投了一個名帖便回，二人甚是躊躇，以爲不恭。不期回到門前，忽見一個家人手中捧了一個拜盒，在那裏等候，看見燕白領同平如衡回來，便迎着說道：「宋相公拜上二位相公，明日薄酌，奉屈一敘。」就開拜盒將兩個請帖送上，燕白領接了一看，見是張寅的名字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他爲甚請我？」同問道：「明

日還有何客？家人答道：「並無雜客，止有山東宋相公與二位相公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那個山東宋相公，可就是與府裏晏老爺相好的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正是他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既是他，可拜上相公，說我明日同平相公來領盛情。」家人應諾去了。燕白領因與平如衡商量道：「兄可知老張請你我之意麼？」如衡道：「無非是廣結交，以傳其名耳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非也。老張一向見你我名重，十分妬忌，今因宋信有些才情，欲借他之力，以強壓你我二人耳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也何妨？如宋信果有才，你我北面事之，亦所甘心，怎遮得張寅一字不通之醜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正是這等說。况宋信白燕詩，小弟尙有幾分疑心，明日且同兄去一會便知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若論前日小弟驕傲了他，本不敢去，既要會宋信，只得同去走遭。」二人算計定了。到了次日過午，張家又來邀酒，燕白領同平如衡欣然而往到門，張寅迎入，此時宋信已先在廳上，四人相見，禮畢分坐。宋信是山東人，又年長，坐了首位；平如衡雖少，是河南人，坐了二位；燕白領第三，張寅主人下陪。坐定，先是宋信與燕白領各道相拜不遇之情，燕白領又謝金扇之意，又盛稱白燕詩之妙，平如衡亦贊白燕詩。宋信見二人交口稱贊，便忘記是竊他人之物，竟認做自己的一般，眉宇揚揚說道：「拙作頗爲衆賞，不意二兄亦有同心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不知子都之狡者，是無目者也，天下其賢方足稱天下之才。」大家鬧敝了一回，張寅就請入席飲酒。飲到半酣，又談起做詩，燕白領有意要盤駁他，忽問道：「宋兄遨遊天下，當今才子，還數何人？」宋信道：「當今詩人，莫不共推王李，然以小弟論之，亦以顯貴，遂得名耳。若求清新俊逸之真才，往往散見於天下，如今二兄高雅，豈非天下才子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輩原不敢多講，今遇宋兄，不覺瞠乎後矣。」說罷，彼此大笑。張寅道：「三兄俱當今才子，不必互相謙讓，且再請數杯，必須求領大教，方不虛今日。」燕平二人道：「少不得要拋磚引玉。」宋信正說得高興，又吃得高興，忽聽得要做詩，心下着忙，便說道：「既蒙三兄見愛，領教正自有日，

何必在此一時？……」事有湊巧，正說不完，忽見一個家人，抱着四五歲的一個小學生，從外進來。衆問何人？張寅答道：「是小犬。」宋信道：「好個清秀學生。」忙叫抱到面前頑耍。忽見他手中拿着一把扇子，上面畫着一株梧桐，飄下一葉，落款是新秋梧桐一葉落圖。」宋信看見，觸想山黛做的梧桐一葉落的詩，便弄乖說道：「三兄說小弟卽席做詩，雖亦文人美事，但小弟才遲，又不喜爲人縛束，今見令郎扇上圖畫甚佳，不覺情動，待小弟妄題一首，請教何如？」張寅聽了，連聲道：「妙妙妙！」遂叫左右取出筆硯送上。宋信拈筆，欣然一揮而就。燕平二人見他落筆敏捷，遂大驚訝。及接到手一看，見詩意蘊藉，更加歎賞，再讀到接句：「正如衰盛際，先有一人愁。」不覺彼此相視，向宋信稱贊道：「宋兄高才如此，小弟輩甘拜下風矣。」宋信聽了，喜得抓耳撓腮，滿身痾癢，只是哈哈大笑。張寅見宋信一詩壓倒燕平，不勝歡喜，因將扇子付與兒子去了，就篩了一大犀杯酒，送與宋信道：「宋兄有此佳作，可滿飲一杯，聊爲慶賀。」宋信道：「信筆請教，有何佳處？」張寅笑道：「小弟不是詩人，也不知詩中趣味，但平兄自負詩人，眼空一世，今日這等稱贊，定有妙處了。」平如衡是個直人，先見白燕詩，已有八九分憐愛，今又見當面題詩，便信以爲真，真心輸服，一味贊美，那裏還顧張寅譏諷？燕白領又一再交譽，弄得個宋信身子都沒處安放。大家歡歡喜喜，直喫到傍晚方散。張寅就留宋信在書房中宿了。張寅以爲出他氣，滿心暢快不題。却說燕白領同平如衡回到家裏，因相與嘆息道：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我看老宋那個人，萬萬不道他有此美才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昨日白燕詩，兄尙有疑，今日梧桐一葉詩，當面揮毫，更有何疑？豈非天下才多？特我輩不及盡見耳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人才難忽如此，今後遇買菜傭，亦當物色之。」二人又談了半晌，方各歇息。到了次早，平如衡睡尙未起，忽見叔平教官差轎來，立等請去說話。如衡不知爲何事，只得與燕白領說知，別了來見。叔子平教官接着就說道：「昨日晏知府送兩個名帖，要請我與

你去一會，不知爲何故，着人來請你商量，還是去好不去好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若論姪兒是河南人，他管我不着，可以不去；但尊叔在此爲官，不去恐他見怪。」平教官道：「我也是這等想，還是全去走走，看他有甚話說。」就留姪兒吃了飯。只見昨日送帖兒的差人，又來催促，平教官只得全了姪兒，坐轎到府前。差人稟知晏府尊，便叫先請迎賓館中坐下，隨即自家落館，以賓主禮相見，遜坐待茶。茶罷，晏知府先開口說道：「今請二位到此，別無話說，只因王宗師大人奉聖旨，要格外搜求奇才。前日於考試中自取了燕生員，不便獨薦，意欲再求一人，以爲正副。在三學中細細搜羅，並無當意之人，屢屢託本府格外搜求，本府不敢不遵；因再三訪問，方知令姪子持兄，是個奇才，又因隔省，不屬本府所轄，不便唐突，故轉煩賢契招致。今蒙降臨，得觀丰姿，果係青年英俊，真爲奇才，不問而可知矣。」平教官道：「舍姪末學小子，過蒙公祖稱羨，感激不盡；但以草茅寒賤，達之天子之庭，實非小事，還求公祖大人慎重。」晏知府道：「本府亦非妄舉，就是平兄與燕生員遷柳莊聽鶯詩聯佳句，本府俱已覽過，故作此想，不必過謙。」平如衡因說道：「生員雖異鄉葑菲，今隨家叔隸於旃幪之下，卽係門牆桃李，蒙公祖大人培植，安敢自外；但生員薄有才名，不過稍勝鶯鶯，實非絕塵而奔之駿足也。」晏知府笑道：「平兄不必過謙，當今才人，豈尙有過於二兄者哉？」平如衡道：「不必遠求，卽公祖大宗師之貴相知，宋子成便勝於生員輩多矣。」晏知府聽了大笑道：「宋子成與本府知交，本府豈不知之？平兄不要爲虛名所惑。」平如衡道：「生員到未必惑於虛名，只恐公祖大宗師，旣見生員輩聽鶯詩，則宋子成的白燕詩，未有不見之理。」晏知府笑道：「宋子成有甚白燕詩？」平如衡道：「怎說沒有，待生員講與公祖大宗師聽。」因高吟二句道：「淡去羞從鴉添色，瘦來止許雪添肥。」此豈非宋子成白燕詩麼？難道公祖大宗師竟不曾見？」晏知府聽了笑道：「此乃山小姐所作，與宋子成甚相干？」平如衡大驚道：「莫非偶然相同，待生員再

講後聯。與公祖大宗師聽。』又高吟二句道：『飛來夜黑還留影，銜盡春紅不浣衣。』晏知府聽了，越發大笑道：『正是山小姐所作結尾二句，待本府念了罷。』——多少朱門誇富貴，終能容我潔身歸。是也不是？』平如衡聽之，呆了半晌，心下暗道：『這原來是抄別人的，只是梧桐一葉落詩，當面做的，難道也是抄襲不成？』因又說道：『宋子成昨日新作梧桐一葉詩，十分警拔，待生員再講與公祖大宗師聽。』晏知府想一，想道：『梧桐一葉落詩，莫非末句是正如衰盛際，先有一人愁麼？』平如衡聽見晏知府念出，連連點頭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』晏知府道：『這一發是山小姐所作的。』平如衡忙打恭道：『且問公祖大宗師，這山小姐却是何人？』晏知府正打算說出山小姐是何人，忽許多衙役，慌慌張張跑來報道：『按院老爺私訪入境，兩縣刑廳四爺俱飛馬去迎接了，老爺亦須速去候見。』晏知府聽了，便立起身辭說道：『按君入境，不得奉陪，二位且請回，明日再請相會。』說罷，匆匆就去了。平教官與平如衡只等晏府尊去後，方才上轎回來，平教官竟回學裏不題。平如衡依舊到燕白領家，尋見燕白領，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『你道此事奇也不奇？』燕白領聽了道：『白燕詩小弟原說他有抄襲之弊，但不料梧桐一葉落詩，也是抄襲，怎偏生這等湊巧，真是奇事。』平如衡道：『這也罷了，但不知山小姐是何人？怎生樣做白燕詩與梧桐一葉落詩，都被他竊了？只可惜方才匆匆，未曾問個明白。』燕白領道：『既然有了山小姐之名，就容易訪問了。』平如衡道：『縱有其人，而知其名，也不知其中委曲，還須要問晏公，方才得其詳細。』白領道：『問晏公不若原問宋老。』平如衡道：『怎生樣問他？』燕白領道：『只不難，老張既請了你我，也須覆他一席，待明日請他來，你我席上慢慢敲打他，再以山小姐之名勾他挑他，自然心虛，要露出馬脚來。』平如衡大笑道：『這也有理。』二人算計定了，到次日，便發帖去請張寅與宋信，接了帖子，以爲被他壓倒，此時定要燥一場脾胃，便欣然答應，只說這一來，有分教，雪消山見，洗不

盡西江之羞，水落石出，流不盡當場之醜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三杯酒透出真消息

詞曰：死尸靈裏堆，遮護到頭，馬脚終須露，漫說沒人知，行人人口似碑。求君莫說破，說破如何過，可笑

復可憐，方知不值錢！右調菩薩蠻。

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欲要問山小姐白燕詩消息，遂發帖請宋信與張寅喫酒。宋信與張寅不知其意，只道敬他才美，十分快活，滿口應允。到了正日，欣然而來。燕白領迎入，與平如衡相見，禮畢，敘坐談了許多閑話，然後坐席飲酒。飲到半酣之際，燕白領忽然贊道：「宋兄之才，真可稱天下第一人矣。」宋信笑道：「燕兄不要把才子二字看輕了，這才子之名，有好幾種論不得。」燕白領道：「請問有那幾種？」宋信道：「第一是鄉紳才子論不得；他從科甲出身，又居顯官，人人景仰，若有得一分才，便要算他十分才，所以論不得。第二是富家才論不得；他資財廣有，易於結交，故人人作曹邱之譽，其無才往往邀有才之才名，所以也論不得。」燕平二人聽了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宋兄所論，最爲有理。」張寅遂大聲說道：「宋兄高論，曲盡人情，痛快之極。」宋信道：「不獨富貴，第三是閨閣之才，也論不得；他蛾眉皓齒，杏臉桃腮，人望之先已消魂，若再能成詠，便是千古之慧心香口矣，所以也論不得。惟小弟山人之才，既無烏紗象簡以壓人，又無黃金白壁以結客，以蓬筆之卑，而遨遊於王公大人之上，若非薄有微知，焉能得人刮目？」張寅大笑道：「果然果然。」燕平二人只是笑。宋信道：「不說山人個個便是才子，內中原有不然。」燕白領道：「爲何又有不然？」宋信道：「求顯著之書，而干謁富室，假他人之作，而冒爲己才，見人一味足恭，逢財不論非義，如此之輩，豈非不肖？若我小弟在長安

時，交遊間無不識之公卿，從不曾假其片紙隻字，以爲光榮；至於分題刻燭，縱使撚斷髭鬚，嘔出心血，絕不盜襲他人殘唾，所以遊遍天下，皆蒙同人過譽。此雖惡談，不宜自述，因二兄見愛，出於尋常，故不禁狂言瑣瑣。」

燕白頷道：「宋兄不獨知人甚切，而自知尤明。且問宋兄，這白燕詩清新俊逸，壓倒前人，不知還是自作，還是與人酬和？」宋信不甚打點，突然被問，心下恍惚，欲要說是與人酬和，恐怕追究其人，因答道：「此不過一時有感自作耳。」燕白頷又問道：「不知還在貴省所作，不知還是遊燕京所作？」宋信一時摸不着所問情由，只得漫應道：「是遊燕京所作。」燕白頷道：「聞得京中山小姐，亦有白燕詩獨步一時，不知宋兄曾見過否？」宋信聽見說出山小姐三字來，打着自家的虛心病，不覺一急，滿臉通紅，一時答應不來。只轉問道：「這山小姐，燕兄爲何也知道？」燕白頷見宋信面色有異，知有情弊，一發大言，警嚇他道：「昨有一敝友從京中來，小弟因將宋兄的白燕詩與他看，他說在京中曾見山小姐的白燕詩，正與此相同，不知還是山小姐同了宋兄的，又不知宋兄同了山小姐的？」宋信着了急，紅着臉，左右皆不是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各人的詩，那有個相同之理。」白頷道：「敝友不但說白燕詩相同，連梧桐一葉落詩，也是相同的，却是爲何？」宋信沒奈何，轉笑嘻嘻說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張寅見宋信光景不好，只得幫說道：「同與不同且勿論，但那山小姐是個女子，那有女子能做如此妙詩之理，只怕貴友之言，有些荒唐。」燕白頷道：「荒唐與不荒唐，小弟也未知，只有宋兄心下自己明白。」宋信說不出，只是嘻嘻而笑。平如衡見宋信說不出，難以改口，因正色說道：「吾輩初不相知，往來應酬，抄錄他人之作，偶然題扇，亦是常事。宋兄昨日初遇紫侯，尙未相知，便錄山小姐之作以爲己作，不過一時應酬，只也無妨。今日你我既成至交，肝胆相向，若再如前隱晦，便不是相知了。」燕白頷聽了，拍掌大笑道：「子持此論，大爲有理。」宋信見事已洩漏，料瞞不得，只得借平如衡之言，便老着臉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子持兄深知

我心。昨日與兄初會，未免有三分客套，今已成莫逆，定當實告。只是這山小姐之事，說來甚奇，二兄須痛飲而聽。」平如衡與白頷大喜道：「宋兄快士也，小弟輩願飲。」叫左右篩起大犀杯，各各送上，大家喫了兩杯。燕白頷便開口道：「山小姐果爲何人？望宋兄見教。」宋信無法，只得直說道：「這山小姐乃當朝山顯仁相公之女，名喚山黛，如今想也有十四五歲了。作白燕詩時，年方十歲，生得嬌倩如花，輕盈似燕，且不必論。只說他做的詩，不獨時人中少有，真足令漢唐減色。所以當今天子，十分寵愛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小小年紀，天子如何得知？」宋信道：「因天子大宴羣臣，偶見白燕，詔翰林賦詩，翰林一時應詔不來，天子不悅。山相公因獻上此詩，聖上覽之甚喜，故此特詔召見，又當面試。天子有道三章，援筆立就，龍顏大悅，因賜玉尺一柄，着他量度天下之才，又御書宏文才女四字，其餘金帛不論。山相公因蓋了一座玉尺樓，將御書橫作匾額，俱在上面，叫他女兒坐臥其中，拈弄筆墨。長安求詩求文者，日填於門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宋兄曾面見其人，果是真才麼？」宋信道：「怎麼不見，怎麼不真！也曾有人疑他是假，動疏參論，天子勅尙青少卿周公夢，翰林庶吉士夏之忠，禮部主事卜其通，行人穆禮，中書顏貴五臣，與他考較，此一舉，人人替他憂道：「一個小小女子，怎當得五個名臣考較？」誰知真正才子，實係天生，不論年紀，不論男女，這山小姐接了題目，信筆一揮，無不立就。五個科甲名臣，驚得啞口無言，筆不敢下。」燕白頷與平如衡聽見，說得津津有味，不覺精神起舞，眉宇開張，我亦不信，問道：「天下有此等才子，且請問考較的是幾首甚麼詩？」宋信道：「詩值甚麼？只虧他一首五色雲賦，約有六七百言，草也不用，下筆立成，內中含規頌聖，大有意味，真令人愛殺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五色雲賦，宋兄記得麼？」宋信道：「文長那記得許多？只記得內中警句道：「麗比綺南，彩鳳垂蔽天之翼；豔高治下，龍女散漫空之花。」又一聯道：「不綿不針，陰陽刺乾坤之繡；非毫非楮，烟霞繪天地之圖。」你道好麼？」燕白頷嘆息道：「若非遇見，

幾不知天地間有此閨閣之秀。』平如衡道：『我輩男子，稍有寸長，便誇于人曰才子，視此豈不顏厚？』宋信道：『天子亦是此意，說道：「女子中且有如此美才，豈可以天下之大，無一出類人才？」故嚴督學臣格外搜求。』昨聞得王督學要特薦二兄，也正爲山小姐而起也。』燕白頷道：『這山小姐如今有人家聘了麼？』宋信道：『小弟出京時，一來他年紀尚小，二來山相公也難於說話，三來山小姐爲天子所知，等閑無才之人，也不敢輕求，所以不曾受聘。』張寅道：『這等看來，若非公侯大人家子弟，萬萬不能了。』燕白頷道：『這山小姐既是才女，雖然公侯大人子弟，若是無才，豈能動其心？』大家說說笑笑，直飲到酣然，宋信與張寅方才散去，正是：

小人顏厚不知羞，一個哈哈便罷休，若是面紅兼汗下，尙能算做聖賢儔。

張寅與宋信本欲燥皮，到討了一場沒趣去了。不題。且說燕白頷與平如衡自聞了山小姐之名，便終日癡呆呆，只是思想。燕白頷忽道：『這山小姐之事，小弟終有幾分疑心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兄疑何事？』燕白頷道：『小弟終疑宋信之言不確，那有幼女有如此美才之理？』平如衡道：『據小弟看來，此事一痕不爽。』燕白頷道：『子持兄何所據而知其不爽？』平如衡道：『前日對兄不曾說完，小弟曾在汶上縣閔子祠遇一女子，也只十一二歲，題壁之詩，美如金玉，此係小弟目覩，難道也有甚麼疑心？由此看來，則山小姐之事不虛矣。』燕白頷道：『此事曾知他姓名麼？』平如衡道：『他是署名維揚十二歲女子冷絳雪，看他行徑，像個顯官人家宅眷，但在縉紳中細查，揚州並無一家冷姓的官宦，不知爲何？』燕白頷道：『據兄之言，參之宋信所說，則是當今一時而有兩才女矣。以弟與兄而論，也算做一時兩才子，但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任是公卿，任是有才，未有不願得才美兼全而結婚姻者，若蒼天有意，得以山冷二小姐配兄與弟，豈非』

一時快事，千秋佳話？但恨天各一方，浮萍大海，縱使三生有幸，亦會合無由，殊令人悵惘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兄生于富貴之家，從未出戶，看得道路艱難，便作此想。若以小弟而論，隻身四海，何處不可追尋？但患無其人，且今既有山黛冷絳雪之名，則上天下地，皆蹤影之鄉，小弟在汶上時，即欲追尋，徒以資斧不繼，故至此耳。』燕白領聽了大喜道：『吾兄高論，開弟茅塞，富貴功名，我與兄自有，何必拘束於此！冷絳雪雖不知消息，難於物色，而山黛爲當朝宰相之女，豈有訪求不得之理？若論道路行李，小弟自足供之，當與弟尋訪；若有所遇，也不枉你我一生名望。』平如衡道：『莫說是他兩個美人，尙有婚姻之想，即使是兩個朋友，如此美才，亦不可當吾身而失之。』燕白領連聲道：『二人算計定了，又過了數日，忽報房來報說：『王宗師老爺已特疏薦松江府燕白領，河南府平如衡，爲天下奇才，若是黼黻皇猷，必有可觀，伏乞勅下有司，優禮徵詔，以彰崇文之化。』燕白領看了與平如衡商量道：『你我既爲宗師薦了，明日旨意下時，少不得要徵詔入京，便可乘機去訪山小姐了。』平如衡道：『若待徵詔入京去訪，便有許多不妙。』燕白領道：『有何不妙？』平如衡道：『山小姐之才，既上爲天子所知，下爲公卿所服，必非等閑可及，你我被薦爲天下才子，倘聖上詔與考較，莫說全不及他，即稍短長，便是遼東白豕，豈不惹人笑死？』燕白領道：『似此如之奈何？』平如衡道：『據小弟愚意，莫若乘薦本才入聖旨未下，兄與弟改易姓名，潛走入京，山小姐即有玉尺樓，量度天下之大才，求詩求文者日填於門，料不避人，你我但私去與他一較量，看是如何？若是有才，與吾輩彷彿，不至大相逕庭，明日旨意下了，便可赴闕應詔；若是萬分不及，便可埋名穩姓，作世外之遊，也免得當場出醜。』燕白領笑道：『兄的算計，到也萬全，只是看得山小姐太高了，你我看得太低了。你我一個男子，胸中有萬卷書，口中有三寸舌，一枝筆從來縱橫無敵，難道見了一個小小的女子，就死了不成？』平如衡笑道：『兄不要過於大誇。』李太白唐時一人，曾見

崔顛黃鶴樓詩而不敢再題，小弟豈讓人之下，而天下事最難料，前日在閔子祠看了冷絳雪之詩，小弟幾乎
瀾筆，何況山黛名重一時，豈可不先防備？」燕白領道：「這却不必慮，只是還有一件，也要與兄說明。」平如
衡道：「有何事說？」燕白領道：「山小姐只一人，你我却是兩個，倘到彼時，他要選才擇婿，却莫要怪小弟不
讓。」平如衡也笑道：「一發與兄說明，你我俱擅才子之名，一時也難分伯仲，若要與兄同考，以兄門第自然
要拔頭。今日同應聖詔而去，當事者必定要首取於兄，何也？兄爲都堂之後，門生故吏滿布長安，豈有不爲兄
先容者？小弟難與爭衡，但私心實有不服。今日山小姐既有玉尺量才之稱，兄若肯與小弟變易姓名，大家才
無依旁止憑，文字若有短長，弟所甘心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以小弟爲人，豈靠門第作聲價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兄雖不
靠門而第，世情未免以聲價取門第，惟有無名寒士之取與最公。吾兄若肯一往，則你我二人文品定矣。」燕
白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當變姓名與兄同往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要行須速早行，若遲了，則聖旨一到，便有府縣拘束，
出門不得了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作速打點爲是。」二人算計停當，一面收拾起身不表。且說張寅只指望借宋信
之才，壓倒燕平二人，不期被燕白領搜出底脚，又出了一場醜，十分沒趣。又聞得山小姐才美，心下想道：「怎
能夠娶了山小姐爲妻，則二人不壓自倒矣。」又想到：「若論起門楣，他是個宰相之女，我是天官之兒，也正
相當，只怕他倚着有才，不肯輕易便許與。」心下轉不自在。過了些時，忽又聞得王宗師果薦了燕白領，平如
衡爲天下才子，要徵召入京，心下一發着忙道：「這兩個小畜生若進了京，他年紀又青，人物又聰俊，才又高，
是宗師特薦，山家這一頭親事，定要被他占了，却是氣他不過。」心下想道：「還是請老宋來商量。」原來宋
信自從那日在燕家吃酒，弄了沒趣，便不好在張家住，只得回復舊寓。這日被張寅尋了來，就將心上之事，一
一說與他知，就要他設個法兒，以爲求親之地。」宋信聽了，只是搖頭道：「這個難，這個難。」張寅道：「爲甚

有許多難？」宋信道：「兄雖說是受了燕平二人之氣，尚不過是朋友間小口舌，微微譏誚而已，何曾敢十分唐突？你不知那小丫頭十分憊懶，拿起一枝筆，在紙上就像蠶喫桑葉的一般，刷刷刷只管寫，全不顧人的死活。你若有一毫破綻，他就做詩打戲，你兄要去求這頭親事，却從那裏講起來？」張寅道：「依兄這等說，難道他一世不嫁人了？」宋信道：「豈有不嫁之理？但不知他屬意何人？」張寅道：「肯不肯且由他，求不求却在我。莫若寫一札與家父，叫他央媒去求看。」宋信道：「只個萬萬無用。」張寅道：「却是爲何？」宋信道：「一來尊翁老先生是官高年尊，若去說親，見他裝腔做勢，必不肯十分下氣去求；二來山老爲人拗執，不見女婿，斷然不肯輕易許可；三來山黛這小丫頭愛才如命，若沒有兩首詩文動他，如何得動他念了。莫若兄乘燕平二人旨意未下，先自進京，對尊翁老先生說明，央一當權大貴人去作伐，一個去不允，再央一個，說三番五次，殷勤懇求，他却不過情面，或者肯也不可。山老若要相看女婿，人物魁偉，料必中意，再抄人幾篇好文字，好詩詞，刻作兄的窗稿，送與山小姐去看，他在閨中，那裏便知是假的？若看得中意，這事便有幾分穩了。」張寅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蒙兄指引，甚是有理，但就是小弟進京，也是初次，又且家父嚴肅，出入謀爲，恐亦不便。聞兄曾在京久居，請託最熟，得能借重前往，不獨深感，當自重報。」宋信聽了，連連搖首道：「這個難，這個難。」張寅道：「吾兄遊于松與遊于京，總是一般，爲有許多難處？」宋信道：「有些難處，却對兄說不得。」張寅道：「有甚難處？想只是兄慮小弟行李淡薄，不足充兄之費，故設詞推脫耳。兄若肯同往，兄所用小弟決不慳吝。」宋信見張寅苦苦要他進京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吾離京也有四五年前，事想必也冷了，便有人認得，誰與我做冤家。我在松江光景也有限，莫若同他進京，乘機取他些用用也好。但須改換姓名方好。」沉吟了半晌，因說道：「弟懶於進京，也不爲別事，只因小弟在京時，名太重了，交太廣了，日日被人纏繞，不得自由自在，所以

怕了。若是吾兄定要同往，小弟除非改了姓名，不甚見客，方才可也。」張寅大喜道：「這個尤妙，兄若改名，不甚見客，方於小弟之事有濟。」宋信道：「若要進京，便不宜遲，恐燕平二人到了，又要多一番避忌。莫若早進京去，做一個高才捷足，他二人來時，任他才貌，也不及了。」張寅道：「有理，別的事都不難，只是要抄好文章，好詩詞，却那裏得有？」宋信道：「這不難，要好文章，只好叫齋夫將各縣宗師考的一二名抄幾篇就是了。至於詩詞，聞得前日燕白領與平如衡在遷柳莊聽鶯的聯句甚妙，燕白領還有一首題壁，一首贈妓，一首贈歌童；平如衡還有一首感懷詩，一首閔子廟題壁詩，何不託朋友盡數抄來？就是兄園裏壁上一首也好，只消改了題目，刻作兄的，到了京中，相隔三千餘里，誰人得知真假？」張寅聽了大喜，果然叫人各處去抄，又託袁隱將燕白領與平如衡平日所作的好詩文，又偷了好幾首，共着人刻作一冊，起個名叫做張子新編宋信又改了一個名，叫做宋言，二人悄悄進京去了。不題。且說燕白領父親燕都堂雖已亡故，母親趙氏夫人尚在堂前，他將前事稟過母親，將家事都交付母親掌管，自己收拾了許多路費行李，又帶了四個得力家人，又與平如衡商量，燕白領依母親改姓趙名縱，平如衡就依「趙縱」二字，取縱橫之意，改名錢橫，裝了兩個寒士，也悄悄進京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錦爲心，綉爲口，才無雙而有雙，花解語，玉生香，美無賽而有賽。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觀舊句忽爾害相思

詞曰：人在念，事關心，消瘦到而今；開緘忽接舊時吟，鐵石也難禁。情惻惻，淚盈盈，夢魂費追尋；魚書杳杳雁沉沉，最苦是無音。右調喜遷鶯。

話說燕白領與平如衡扮做貧士，改名趙縱錢橫，瞞了宗師，悄悄雇船，從蘇州常州鎮江一路而去。在路上遇着名勝所在，二人定要留覽題詩，發泄其風流才學，甚是快樂。一日到了揚州，見地方繁華佳麗，轉勝江南；因慕名就在瓊花館作了寓所，到各處去遊覽。聞知府城之北，有一個平山堂，乃宋朝名公歐陽修所建，爲一代風流人物勝跡，遂同了去遊賞。尋到其地，只見一基址猶存，而屋宇俱已頽敗，惟有一帶寒山，高低遮映，幾株殘柳，前後依依；二人臨風憑弔，不勝盛衰今昔之感。因叫家人沽了一壺好酒，尋了一塊石，在石上二人坐着對飲。燕白領因說道：『我想歐陽公爲宋朝文人之巨擘，想其建堂於此，歌姬佐酒，當時何等風流，而今安在哉？惟此遺蹤，尙留一片荒涼之地，可見功名富貴，轉眼浮雲，何益於我身？』平如衡道：『富貴雖不耐久，而芳名自在天地，今歐陽公雖往，而平山堂一段詩酒風流，儼然未散。吾兄試看此寒山衰柳，景色雖甚蒼涼，然斷續低徊，何處不是永叔之遺蹤，動人留連感嘆？』二人談論之際，忽見兩個燕子，呢呢喃喃，飛來飛去，若有所訴，若有所言。二人見了，不禁詩興勃勃，遂叫家人取過筆硯，拂拭開殘壁，先是燕白領題一首詩在上面道：聞說當年初建，詩酒風流堪羨；曾去幾多時，惟剩寒山一片，誰見誰見？試問平山冷燕。

右調如夢令

雲間趙縱題。

燕白領題完，平如衡接過筆來，也題一首道：

芍藥過春無豔，楊柳當秋非線；時事盡更移，惟有芳名不變；休怨休怨，道出平山冷燕。

前調

洛陽錢橫題和。

二人題罷，相顧而笑，又談今論古，歡飲了半晌，方攜手緩步而回。回到觀前，天已昏黑，只見許多衙役轎夫，挨擠觀前，甚是熱鬧，問人方知太守在大殿上做戲請客。二人見天晚人雜，因混於衆人中，悄悄走到殿前一

張，只見上面兩席酒，坐着二客，不是別人，恰正是張寅與宋信，心下暗驚道：「他二人爲何到此？」再看下席，却是府尊奉陪。恐怕被人看見，不敢久立，遂走回寓所，私相商量。燕白領道：「我們在家時，不曾聽得他出門，爲何反先在此處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莫非來打秋風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打秋風在老宋或者有之，張伯子家頗富足，豈肯爲此，離家遠涉至此？依小弟想來，只怕聽見山小姐之事，亦作癡想，故暗拉老宋北上，以爲先下手計耳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兄此想，甚是有理，他倚着父親吏部之勢，故有此想耳。我們却是怎樣個算計方妙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我們也沒甚算計，此事乃各人心事，說又說不出，爭執又爭執不得，只好早早去了，且到京中，再看機緣如何？」平如衡道：「既要去，明早就去，莫與他看見，知我二人進京，他一發喜事先了。」白領道：「有理，明日須速早行。」二人睡過夜，到了次早，果然收拾行李，謝了主人，竟自雇船北去不題。你說宋信與張寅爲何在？此吃酒原來宋信到了揚州，因與竇知府有舊，要在張寅面前賣他相知多，遂去拜見，又在竇知府面前誇說張寅是吏部尚書之子，與他相厚，同了進京。竇知府聽了吏部二字，未免勢利，故做戲請他二人。看到半本之時，攢合小飲。竇知府因問道：「張兄進京，還是定省尊翁老大人，還是別有他事？」張寅道：「正爲看看老父，並無別事。」竇知府又問道：「子成兄爲何又有興進京？」宋信道：「這且慢說，且請問竇老先生，可曾問得冷絳雪進京之後，光景怎麼了？還是爲妾？還是爲婢？」竇知府笑道：「冷絳雪的事，也可謂奇聞，兄難道還不知道？」宋信道：「冷絳雪進京之後，晚生就往遊雲間，其實不知。」竇知府道：「山小姐自恃才高，又倚天子寵眷，一味驕矜，旁若無人，此乃兄所知。不期冷絳雪小女子，到有此作用，到他府中一見面，就爭禮不拜，山小姐出題考他，他舉筆立就，竟將個眼空四海的山小姐壓服倒了；不但不敢以婢妾相待，聞說山相公欲要將他拜爲義女，山小姐又恐辱了他，竟以賓客禮相待，又替他題疏加官號。天子聽從，加他個女翰林銜，又將他

父親冷新賜與中書，冠帶榮身，你道奇也不奇？兄前日原是要處他，出兄之氣，不知他的造化，到因禍而得福。宋信聽得，呆呆半晌，又問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竇知府道：「命下，冷新的冠帶是本府親送去的，怎說不真？」宋信道：「這等看來，山府之事，冷絳雪到也主持得幾分了。」竇知府道：「聞得山小姐於冷絳雪之言，無所不聽，更怎麼主持不得？」宋信聽了，又沉吟半晌，因以目視張寅道：「這到是我兄一個好機會。」張寅驚問道：「怎麼是小弟的好機會？」宋信道：「只個機會，須要在竇老先生身上，須瞞不得。」張寅道：「既蒙竇宗師錯愛，門生之事不妨直告。」竇知府因問道：「張兄有甚心事？」宋信道：「張兄此行，雖爲趨事尊翁大人，然實實聞得山小姐之才，意欲求以爲配，到了京中，央求幾個大老作伐，他兩家門當戶對，自有可成的道理；但以山小姐之才，必定愛才，張兄美才，一時未必得知，方才聽冷絳雪只等得時，連父親冷大戶也得了冠帶，何不借重竇老先生鼎力，央冷大戶寫一封書信與冷絳雪，說知張兄求婚之意，託他於中周旋，再將張兄所刻新編寄一冊進去，使他知張兄才美，內中之心一動，外面之事便好做了，豈非一個好機會？」張寅聽了，滿面歡笑，因連連打恭，向竇知府道：「若蒙大宗師高誼玉成，門生斷不敢忘報。」竇知府道：「要冷中書寫書進京，這也容易，本府自當爲尊兄效一臂之力。」張寅稱謝道：「既蒙慨允，明日再當造府拜謝。」說完，又下席，完了下半本戲方散。到了次日，張寅與宋信商量，備了一副厚禮，來拜送竇知府，求他轉央冷大戶寫信進京，要託冷絳雪宛轉作伐，又將張子新編一冊，求他并附進京，以見張寅有如此之才。竇知府接了禮物，說道：「本府若不受厚禮，尊兄只說推辭了。」遂完全受了。因發下名帖，請冷中書來，面與他說知此事。冷中書怎敢違府尊之命？遂央鄭秀才婉轉寫了一封書，將張子新編并封在內，叫女兒周全其事，寫完封好，送與竇知府。竇知府遂當一個大分上送與張寅。張寅得了，如獲至寶，因辭謝了知府，與宋信二人連夜趕了進京。及到

了京中，見過父親，方知山相公並不在朝。原來山顯仁爲因女兒才高得寵，壓倒朝臣，未免招許多妬忌，遂遞疏告疾，要辭歸故鄉。天子不准，當不得山顯仁苦苦疏求，天子因而諭道：「卿既苦辭，朕也不好強留。但卿女山黛，朕深愛其著作，時有所命，若辭歸里，必盡室而行，便有許多不便，爲之奈何？」山顯仁奏道：「聖恩如此，隆重，微臣安敢過辭。但臣積勞成病，閣務繁盈，實難支持，故敢屢瀆。」天子道：「卿既不耐繁雜，城南一十里，有皇莊一所，甚是地僻，賜卿移居於內調理。卿既得以靜養，朕有所顧問，又可不時召見。卽卿女山黛，時有詩文，亦可進呈，豈不兩便？」山顯仁叩頭感謝道：「聖恩念臣如此，真天高地厚矣。」遂領旨移居於皇莊之內。這皇莊雖離城一十里，却水山隔絕，另是一天內中山水秀美，樹木扶疏，谿徑幽折，花鳥奇異，風景不減王維之輞川，何殊石崇之金谷山。顯仁領了家屬移居於內，十分快意，仍舊蓋了一座玉尺樓，與女兒山黛同冷絳雪以爲拈弄筆墨之所。皇莊是個總名，却有十餘處園亭，可以隨意遊賞。山顯仁雖然快樂，却因女兒已是十五六歲，未免要爲他擇壻。在閣內時，因山黛之名，滿於長安，人人思量要求，却都知道他爲天子所寵，豈輕易出門，故人人又不敢來求，所以至今一十六歲，尙然待字。山顯仁留心在公卿子弟之中訪看，並無一個略有可觀，因暗想道：「只看明年春榜下，看有青年進士，招一個爲壻。」不料張寅一到京，聞知山相公住在皇莊，一面與父親說知，央大老來求，一面就差人將冷中書的家書，送至皇莊。且說冷絳雪接了交親的家信，折開來看，知是張寅要求山小姐爲婚，託他周全之意。又見內有張子新編一冊，因展開一冊，見遷柳莊聽鶯題壁諸作，風流秀美，不禁喜動顏色，說：「好詩好詩！何處有此美詩？」正看不了，忽山黛走來道：「冷姐姐看甚麼？」冷絳雪見看是山黛，因回身笑說道：「小姐恭喜賀喜。」山黛也笑道：「何忽出此奇語，小妹有何喜可賀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若無壻，又何足言喜？有壻不佳，又何足言賀？小姐請看此編便見。」遂將張子新編遞與山黛，山

黛接了先看名字，見雲間張寅著。因說道：『雲間是松江了。』因再看詩，一連看了兩三首，遂大驚道：『此等詩方是才子之筆，不知姐姐從何處得來？』絳雪道：『是家父寄來，託賤妾與小姐作伐。賤妾常嘆小姐才美如此，恐怕天地間沒有個配得小姐來的丈夫，不期今日忽得此人才信，至奇至美之事，未嘗無對。』山黛道：『才雖美，未卜其人何如？』冷絳雪道：『人第愚無才耳，若果有才，任是醜陋，定有一種風流，斷斷不類一村愚夫面目，此可想而知也。』山黛笑道：『姐姐高論，不獨知才，兼通於知相矣。』二人大笑。再將張子新編細細而看，看一首愛一首，二人十分歡喜，不勝擊節。忽看到後面，見一首詩題目是題閔子祠壁和維陽十二齡才女冷小姐原韻。

又見千秋絕妙辭，憐才真性孰無之。倘容秣馬明吾好，願得人間衣盡緇。

冷絳雪看見這首詩，忽然大驚道：『這又作怪了。』山黛問道：『姐姐爲何驚訝？』冷絳雪道：『此事一向要對小姐說，無因說起，故不曾說得。賤妾到尊府來時，路過閔子祠，因上去遊覽，一時有感，遂題了一首絕句在壁上。剛轉得一轉身，不知誰人又和了一首詩在下面，就是此詩，一字不差。賤妾還記得後面落款是洛陽十六歲小書生平如衡奉和。賤妾出廟門時，恰遇見一個小書生，正好十五六歲，衣履雖是個寒士，却生得昂昂俊秀，皎皎出塵。見賤妾出廟，十分徘徊顧盼，欲訴和詩之意。妾賤因匆匆上船，不及遠視，至今尚依依夢魂間，以爲此生定然是個才子，不知今日何故，這個張子又刻作他詩，莫非那日所遇，卽是此人爲何又改了姓名，豈不作怪？』山黛道：『原來自有此段緣故，或者爲寄籍改名，也未可知。要見明白，却也不難。這張生既要求親，定然要來拜謁，姐姐旣識其面，悄悄待他來時窺視，若原是其人，則改易姓名，不消說了。』冷絳雪道：『除非如此，方見真僞。』二人說罷，又將餘詩看去，只見下一首卽寫着有懷閔子祠題壁詩人，仍用前韻。

相逢無語別無辭，流水行雲無所之；若有藍橋消息訪，任教塵染馬蹄緇。

冷絳雪看了，默然良久，暗想道：「看他這一首詩意，分明是因壁間之詩，有懷於我。」又暗自沉吟半晌道：「你既有懷於我，爲何又央我求婚於小姐？」心下是只等想，便不覺神清慘淡，顏色變易。山黛看見，早已會意，因寬慰解道：「細觀此詩，前一首尙是憐才，而喪其緇衣之好；後一首則藍橋消息，明明有婚媾之求了。詩意既有所屬，豈復有求小妹之理？其中尙有差誤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家君書中，寫得明明白白，安得差誤？」山黛說：「尊翁之書，固然明白，而此生之詩，却也不甚糊塗。若無差誤，定有訛傳，此時懸解不出，久當自知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有差誤無差誤，且聽之。且就詩論詩，詩才如此之美，有令人忘情不得。」山黛道：「才人以才爲命，有才如此，情何能忘？亦不可太多，太多則自苦矣。此生既有美才，必有深情，觀題壁與有懷二首，其情之所種，已見大概，姐姐何必過於躊躇，令人不自安逸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小姐之言，固雖甚透，但情之生滅，亦不由人。閱祠一面見懷二首，此情之不能忘，而又消息難尋，此情之所以多也，安得而不躊躇？」山黛道：「消息難尋，此固結想嘆息之言，非深情人，決不作此語。謂藍橋豈易尋消息者耶？而今何以傳焉？此生引以明志，情有在焉，姐姐又何慮也？」冷絳雪無語，俯首而笑。二人再將餘詩看完，十分愛慕。山黛與絳雪商議道：「尊翁寄詩之事，且莫要說起，且看他怎樣來求。」二小姐在閨中商議不題。却說張寅見冷大戶的家信送了入去，定然有效，遲了數日，遂與父親商量講明，遂央了一個禮部孫尙書來與山顯仁說。山顯仁因兒女已是一十六歲，年已及笄，遂不拒絕，只回道：「小女薄有微才，爲聖主所知，必須才足相當，方敢領教。張老先生令郎果有大才，乞顧舍一會，再商可也。」孫尙書卽以此言回復張寅，張寅遂欣然欲往。宋信聞知，連忙攔住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，一去便要決裂。」張寅問道：「只是爲何？」宋信道：「你還不知山小姐之爲人，實才又高，眼又毒，你若不

去，他道你是個吏部尙書之子，又兼媒人稱揚，或者一時姻緣有力，糊塗許了；兄若去，倘是或一時間答問，有甚差誤，被他看破，莫說尙書就是皇帝爲媒，那丫頭也未必肯允肯聽。依小弟之意，只是推托不去爲妙。」張寅道：「不去固妙，但將何辭推托？」宋信道：「只說途中勞頓有恙，若要看了，但將張子新編送去，如此更有幾分指望。」張寅歡喜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遂央孫尙書寫書回說途中勞頓有恙，不能進謁，先呈詩稿一冊請政，伏乞憐才，許諧秦晉，庶不失門楣之慶。山顯仁接了張子新編一看，見詩甚清新，十分歡喜，因面付與山黛道：「我雖留心選才，公侯子弟遍滿了長安，並無一個略略中意的。今看張寅的新編，甚是風流香豔，我兒你可細細一看，你若中意，我便有處。」山黛道：「詩雖甚好，但人不肯來，其中未必無抄謄盜襲之弊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兒所慮亦是。但看此詩，俱是新題目，非前人之作，若說時人，我想時人中那裏又有這等一個才子，與他抄襲。」山黛道：「天地生人，那裏限得孩兒之才，自誇無對，誰知又遇了冷家姐姐。張寅之外，安知更沒張寅，只是索來一見爲真。」山顯仁拗不過山黛，只得又寫信回孫尙書，定要張寅一見。孫尙書報知張寅，張寅着忙，又與宋信商議。宋信道：「前日還是可去不可去之間，今日則萬萬不可去矣。」張寅道：「只是爲何？」宋信道：「前日若去，泛然一見，彼此出於無心，還在可考不考之間。今日屢逼而後去，彼此俱各留意，雖原無意要考，也要考一考矣。」張寅道：「若果然要考，這是萬萬去不得了，且再捱幾日看機會。」宋信道：「有甚機會可得，只是再央一位當權大臣去，便是好機會。」張寅聽信，只得與父親說知，又央一個首相去求親不題。却說冷絳雪自從見了平如衡懷他之詩，便不覺朝思暮想，茶飯都不喜吃，每常與山小姐花前聯句，月下唱酬，真是百般樂趣。今日遇着良辰美景，都覺索然，雖勉強爲言，終不歡暢。山小姐再三開慰，口雖聽從，而心只癡迷，每日只是懨懨思睡。山小姐欲致張寅一見，決前疑，而張寅又苦辭不來。冷絳雪漸漸形容消瘦，山小

姐十分着急，欲與父親說知，却又不肯啟齒，欲再含忍，又怕冷絳雪成病。正沒法處，忽聞聖旨遣一中貴，召父親入朝見駕。此時山顯仁疾已痊矣，便不敢推辭，急並入朝，朝見於文華殿。朝見畢，天子賜坐，因問道：「朕許久不見卿，不知卿女山黛會擇有佳婿否？」山顯仁忙頓首謝道：「蒙聖恩垂念，實尚未會擇得。」天子道：「以卿門第，豈無求者？」山顯仁道：「求者雖多，但臣女山黛蒙聖恩加以才女之名，不宜苟且託之匪人，有辜聖眷，故猶然待字也。」天子道：「卿既未曾選得，朕到爲卿選得二人在此。」山顯仁奏道：「微臣女兒之私，怎敢上費聖心，不知選者是何人？」天子道：「南直學臣王袞，昨有疏特薦兩個才子，頭一個是松江燕白領，第二個是洛陽平如衡，年俱不滿二十，疏他才高雕綉，學貫天下，懸筆萬言，可以立就，又獻燕台八景詩，朕覽之，果是奇才，昨已下旨徵詔去了。待徵詔到時，朕當於二人中擇一佳者，爲卿女山黛主婚。」山顯仁連連叩頭謝恩。天子又賜酒飯，留了他半日，方放回家。山顯仁一歸家，就與女兒一一說知此事。山黛聽見說兩個才子，一個是洛陽平如衡，心下暗驚道：「原來果另有一個平如衡，則張寅此詩的係竊取無疑矣。」一時尚未敢與父親說明，只含糊答應道：「聖恩隆重如此，何以報答？」一面說罷，一面就走。到冷絳雪臥房中說道：「姐姐，你不必過慮，小妹有一樁喜事來報你知道。」冷絳雪忙驚問道：「小姐有何喜事來報我？」山小姐不慌不忙，細細而說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，柳中鸚鵡語，雪裏鸞鷺飛。不知說出甚麼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看梅花默然投臭味

詞曰：只怕不春光，若是春光自媚，試看鶯鶯燕燕，來去渾如醉。饒他金屋好花枝，莫不懨懨睡，但顧芳春豔冶，填滿河州內。右調好調求。

話說山小姐聞知平如衡消息，連忙報知冷絳雪說道：「今日聖上特召爹爹進朝，說南直隸學臣疏薦兩個才子，你道是誰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如何得知？」小姐言明。山小姐道：「一個是松江人，叫做燕白領，那一個你道奇也不奇，恰正是姐姐所說的洛陽平如衡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平如衡既另有一人，這張寅却又是誰，莫非一人而有二名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這未必。聖上說燕白領與平如衡才，批旨去徵召，這張寅已在京師，豈是有一人之理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苦非一人，為何張子之詩，竟是平子之作？」山小姐道：「以小妹看來，這個張寅，定非端士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小姐為何得知？」山小姐道：「他既要求親，若果有真才，自宜挺然而謁，為何只央權貴稱揚，而絕不登門？若非醜陋，定是無才。這張子新編大約是他人之作，而竊取以作嫁衣裳也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小姐此論，甚是有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平如衡既為姐姐刮目，又為學臣特薦，閔祠二詩，又見一班，其為才子無疑矣。天子欲為小妹擇婿，小妹當為姐姐成全閔子祠之一段奇緣，以作千秋佳話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閔廟奇緣，雖尚未可知，而小姐美意亦已不朽矣。但妾想學臣所薦二人，平生既實係才子，則此燕子定是可兒。小姐原以白燕得名，那生又名燕白領，互相顛倒，此中似有天意。今又蒙聖上垂憐，倘能如願，豈非人生快事？」山小姐道：「姻緣分定，且自由他。今得姐姐開懷，大是樂事。」就同冷絳雪同到玉尺樓閑耍。正是：

鳥長便能言，花開自有香，舊時小兒女，漸漸轉柔腸。

按下山小姐與冷絳雪閨中閑論不題。且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自離揚州，雖說要趕到京師，然二人都是少年心性，逢山要看山，逢水要看水，故一路耽耽擱擱，直度過了歲，方才到京。到京之日，轉在張寅之後，二人到了京師，尋了一個寓所，在玉橋河住下，就叫一個家人去問山閣老相府在那裏，家人去問了來，回道：「山閣老已告病回去多時了。」燕白領與平如衡聽了大驚道：「怎你我二人，為何無緣？千山萬水，來到此處，指望

一見山小姐，量量你我之才，不期不遇他，又是個秦人。這一告病去了，便遠隔山河，怎能得見？燕白領還不肯信，又叫家人買了一本新繙紳來看，揭問第一頁，見宰相內並無山顯仁之名，知道是真，便情興肅然。平如衡雖也不快，却拿着繙紳顛去倒來，只管翻看。燕白領道：「人已去矣，看之何益？」平如衡道：「有意栽花，既已無成，無心種柳，或庶幾一遇。」向日與兄曾說的冷絳雪，想在京中，故查一查。」燕白領道：「若大京師，如大海浮萍，吾兄何處尋起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兄不要管我，待小弟自查。」因再四檢來檢去，忽檢着個鴻臚寺少卿姓冷，因大喜道：「這不是？」燕白領又笑道：「兄癡了，天下有名姓儘同，尙然不是，那有僅一冷姓相同，便確乎以爲冷絳雪？須知天下事那有如此湊巧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天下事要難則難，要容易則容易，兄不要管我，待小弟自去一訪，是也不是，可盡小弟愛才之心。」大家又笑笑，各自安歇。到次日清晨，燕白領尙未起身，平如衡早已自去尋訪了。燕白領起來聞之，因大笑道：「情之所種，正在我輩，千古名語。」吃了早飯，尙不見回來。又聽得城南梅花盛開，自家坐不住，遂帶了一個家人，獨自出城南去閑耍，出了城，因天氣清明，煖而不寒，一路上斷斷續續，有梅花可看，遂不覺信步行有十數餘里。忽到一處，就像水盡山窮一般，因問土人道：「前面想是無路了？」土人笑道：「轉入山去，好處儘多，怎說沒有路？」燕白領依他轉過山脚，望前一看，前見樹木扶疏蒼秀，又是一天，心甚愛，只得又走了入去，一步一步，皆有風景可觀，不覺又行了二三餘里，心雖要看，怎奈足力不能行，到一座花園門首，遂坐下，歇息歇息稍定，再將那花園一看，只見

上下盡鋪碧瓦，周圍都是紅牆，雕刻畫棟吐龍光，鳳閣斜張朱網，好鳥枝頭百轉，名花欄內爭芳，風流富貴不尋常，大有侯王氣象。

燕白領看見那花園規模宏麗，制度深嚴，像個大貴人住宅，不能輕易進去。又坐了一歇，不見一個人出入，

心下想道：『縱是公侯園囿，在此郊外，料無人管，便進去看看，也無妨礙。』遂叫家人立在門外，自家信步走了進去。園內氣象雖然闊大，然谿徑佈置，却甚透迤有致。燕白領走一步，愛一步，便不覺由着曲徑回廊，直走到一間閣下，塔前幾枝梅樹，開得甚盛，遂遶着梅花，步來步去，引領香韻，正徘徊間，忽聽得閣上窗子開响，忙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少年美女子，生得眉目清秀，如仙子一般。無心中推窗看梅，忽見燕白領在閣下，彼此觀面一看，各各吃了一驚，那美女連忙避入半面，把窗子半掩。燕白領看得呆呆，還仰臉癡癡而望，只見閣上走下兩個僕婦來，問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，擅自走到這個所在來？』燕白領道：『我遠方秀士，偶因看梅到此。』那婦人道：『這個是甚麼所在？你也不問聲，竟撞了進來！若不看你年幼是遠方人，叫人來捉住才好，還不快走出去。』燕白領見勢頭不好，不敢回言，只得急急走出園外來。心下想道：『天下怎有這樣標緻女子，我燕白領空長了二十歲，實未曾見。』因坐在園門前，只管呆想，跟來的家人見他呆呆坐着不動身，因說道：『日已西沉去，還有許多路，再耽擱不得了。』燕白領因問道：『帶得有筆硯麼？』家人道：『有在拜匣裏。』燕白領遂叫取了出來，遂在園門外旁邊粉壁上題詩一首道：

閑尋春色辨媼妍，盡道梅花獨占先。
天際忽墜傾國影，梅花春色總堪憐。

燕白領才題完，正要在詩後落款，忽園外走了一個童子來，看見大聲罵道：『該死的賊囚，這是甚麼所在？又不是菴觀寺院，許你寫詩在牆上，待我叫人來拿你。』遂一徑飛跑了進去，家人見說，慌忙說道：『相公快去了罷，這一定公侯大夫人家，我們孤身，怎敵得過？』燕白領着了急，也不敢停留，遂叫家人收拾筆硯，忙忙照原路，一徑走了回去，不題。你道這園是甚麼所在？原來就是天子賜與山顯仁住的皇莊樓的內花園。皇莊正屋雖只一所，園亭到有五六處，有桃園、李園、柳園、竹園、梅園，這園叫做海關先春閣。山顯仁因春初正是梅

花開放時節，故暫住于內賞玩。這日因偶然感了些微寒，心下不爽，故山小姐來看父親。見父親沒甚大病，放了心，遂走到先春閣上來看梅。忽推窗看見了燕白領人物俊秀，年紀又青，此時山黛已是一十六歲，有美如此，有才如此，豈有無情之理？未免生憐，貯目而視，不料忽被僕婦看見，趕了出去，心下甚是依依。正倚着窗子，沉吟想像，忽見一個童子跑了進來，口裏亂嚷道：「甚麼人在園門牆上寫得花花綠綠，還不叫人去捉住他！」小姐聽了，情知就是那生，因喝住道：「不要混嚷，待我去看。」童子見小姐吩咐，不敢再言，竟走了進去。小姐因見此園是山中僻地，無人來往，遂帶了兩個侍婢，親步到園門邊，遠遠望去，便見園門外粉壁上寫得龍飛鳳舞，體骨非常，心下先已驚訝道：「字到寫得勁，不知寫着甚麼？」及走到面一看，却是一首詩，將讀了一遍，知就是方才遇我感興而作，心下十分喜愛道：「好詩好詩，借春光時日贊我，寓意微婉，大有風人之旨。我只道此生貌有可觀，不期更過於我，我閱人多少，從未見有才貌兼全如此生者；但可恨不曾留得姓名，叫我知他是誰？」因沉吟了半晌，忽想道：「我看此詩之意，無窮眷戀，此生定然還要來求訪，莫若和一首，通個信與他，也作一線機緣。」一面就吩咐侍兒去取筆硯，一面又想道：「我若和在上面，二詩相並，情景宛然，明日父親見了，豈不嗔怪？」又想想道：「我有主意了。」因叫侍兒去喚一個家人，用石灰將壁上詩塗去，却自于旁邊照他一般樣大字，也縱縱橫橫和了一首在上面，也不寫出詩題，也不落款。自家題完，又自家讀了兩遍，自家又嘆了兩口氣，依舊向園中去了。到晚間，山顯仁病已好了，羅夫人放心不下，叫家人立等着，將山相公與小姐接了回大莊上去了。不題。且說燕白領被童子一驚，急急奔回，直走出山口，見後面無人追趕，方才放心。心下想道：「古稱美人沉魚落雁，眉似遠山，眼橫秋水，我只道是個名色，那能實實如此？今看閣上美人，比花解語，似玉生香，只覺前言尙摹寫不盡。我燕白領平生愛才如命，今覩茲絕色，雖百才子吾不與易矣。」心上

想念美人，情興勃勃，竟忘却勞倦，一徑歡歡喜喜，走回寓所。進門便問平相公回來了麼？家人道：「回來久了。」燕白領一路叫了進來道：「子持兄訪玉人消息如何？」平如衡睡在床上，竟不答應。燕白領走到床前笑問道：「吾兄高臥不應，大約是尋訪不着，胸中氣苦了。」平如衡方坐起來道：「白白走了許多路，又受了一肚皮氣，那人畢竟訪不着，你道苦也不苦？」燕白領道：「尋不着就罷了，有甚麼氣？」平如衡道：「那冷鴻臚山西人，凶惡異常，說我問了他家小姐，壞他的閨門，叫出許多衙役與惡僕，只是要打，幸虧旁人見我年少，再三勸解，放我走了，不然鷄肋已飽尊拳矣。如何不氣？」燕白領笑道：「兄不得而空訪，小弟不訪而自得，豈非快事？」平如衡聽了大驚道：「難道兄在那裏遇見了冷絳雪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弟雖未遇絳雪，而所遇之美者，恐絳雪不及也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美或有之，若謂過於絳雪，則未必然。且請問在何處相遇？」燕白領道：「小弟候兄不回，獨步城南，因風景可愛，不覺信步行遠，偶因力倦小憩，忽見一所花園富麗，遂入去一觀，到了一座閣下，梅花甚盛，小弟正爾貪看，忽閣上窗子開响，露出一位少年女子，眉目之秀媚，容色之鮮明，正是描不成畫不就，雖西子王嬙，諒不過此。那女子見了小弟，却也不甚退避。小弟正要飽看，忽被兩個僕婦惡狠狠的趕了出來，小弟被他趕出，情無所寄，因題了一首絕句，大書在他園門牆上，本要落款通個姓名，使他知道，不期詩才寫完，款尙未落，又被一個小小惡奴看見，說我塗壞了他家牆壁，惡聲詈罵，跑進去叫人來拿我。我想那等樣一個園子，定是勢豪公卿人家，我一個遠方之人，怎敵得他過，只得急急走了出來。小弟雖然吃了些虛驚，却是平生所未遇，勝于吾兄多矣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吾兄只知論美，不知千古之美，又千古之才美之也。至于眉目秀媚，固云美矣，若無才情，發其精神，便不過花耳，柳耳，鶯耳，燕耳，珠耳，玉耳，縱爲寵愛人，不過一時；至于花謝，柳枯，鶯衰，燕老，珠黃，玉碎，當斯時也，則其美安在哉？必也美而又有文人之才，則雖猶花柳，而花則

名花，柳則異柳，而眉目顧盼之間，別有一種幽情，思致默默動人，雖至鶯燕過時，珠玉碎敗，而詩書之氣，風雅之姿，固自在焉。小弟不能忘情絳雪者，才與美兼耳。若兄純以色言，則綉錦脂粉中，尙或有人以供我兄之餓眼。『燕白領一團高興，被平如衡掃滅一半，因說道：『吾兄之論，未嘗不是，小弟亦未必不知以才爲美。但覺閣上女子，容光色澤，冷冷欲飛，非具百分才美，不能賦此面目，使弟一見，心折魂消，宛若天地間山水煙雲，俱不足道。以小弟推測想之，如是美人，定有異才；即使其父兄明明告我道無才，我看其舉動幽閒靜淑，若無才，必不能若此也。』平如衡笑道：『弟所論者，乃天下共見之公才，兄所言者，則一人溺愛之私才也。未登泰山，自難見天下之大也。弟與兄爭執，只可惜兄未曾見我絳雪耳。如見絳雪，當不作如是觀。』燕白領道：『冷絳雪已作明月蘆花，任兄高抬聲價，難辨兄之是非。至于閣上美人，相去不過咫尺，雖侯門似海，有心求之，尙可一見。兄若有福，觀其丰姿，方知小弟爲閣中之碧眼，胡必空言爭執。』談笑不已。家人備了夜酒，二人對酌，直到夜深，方才歇息。到了次日，燕白領吃了早飯，就要邀平如衡到城南同去訪問，昨日跟去的家人說道：『相公不要去罷！那個園子，定是大鄉宦人家，昨日相公題詩在他牆上，他家人不知好惡，就亂罵，還要叫家人拿我們，幸虧走得快，不會被他凌辱。今日若再去，他若看見，豈不又惹是非？况只個地名，比不得在松江，人都是知道的，倘爲人所算，叫誰解救，不如同平相公到別處頑耍罷。』平如衡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『說得有理，我昨日受了冷鴻臚之氣，便是傍樣。』燕白領口雖不言，心下只是要去訪問，大家又混了一會，燕白領竟悄悄換了一件青衣，私自去了。又過了一會，平如衡尋燕白領講話，各處都不見，家人想道：『定然又到城南去了。』平如衡著慌道：『大家同去，猶恐不妙，他獨自一人走去，倘惹出事來，一發無解，我們快趕了去方妙。』遂帶了三四個家人，徑出城趕來不題。却說燕白領心心念念想着閣上美人，要去訪問，見平如衡與家人攔住，遂

獨自出奔城來。心下暗想道：『我再入他園內去，便恐怕有是非，我只在園外訪問，他怎好管我？就是昨日題詩，也只一個童子看見，我今日換了衣服，他也未必認識，就是認得我也可與他胡賴。』主意定了，遂欣然出了城，往南而走。昨日是一路看花看柳，緩步而行，遂不覺路遠，今日無心觀景，低着頭只是走，心下巴不得一步就到，只覺越走越遠。心上想了一會，見走不到，只得再放下心，思想昨日之事，道：『妙在他見了我，不慌忙避去，此中大有情景，只可惜我那首詩不曾落得款，他就想我也沒處下手。』又想道：『我的詩寫在園門外，他在閣中連詩未必能見，就是見了，也不知他可識幾個字兒？這且由他，如今且去訪他姓名，若是鄉宦人家，未曾適人，我先父的門生故吏，朝中尚有許多，說不得去央及幾個與我作媒，若能成就，也不枉我進京一場。』心下是這等胡思亂想，便不知不覺，早已望見花園。燕白領雖一時色膽如天，高興來了，想起昨日受童子詈罵，心下又有幾分怯懼，不敢竟走，只一步步的慢慢的捱將上來，看園前無人出入，方放膽走到昨日題詩之處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字跡照舊在上，心下想道：『我昨日空費了一番心思，題詩在此，今日美人何處尋來揪採，豈非明珠暗投？甚是可惜，還是我自家來賞鑑。』因再抬頭一看，忽驚訝道：『我昨日題的詩，不是此詩，怎麼變了？』又看看道：『這字也不是我寫的了，我昨日寫的潦潦草草，這字龍蛇有體，大是怪事，莫非做夢。』呆了半晌，復定定神，看那首詩道：

花枝鏡裏百般妍，終讓才人一著先，天只生人情便了，情長情短有誰憐。

燕白領讀完，大驚大喜道：『這是那裏說起？我昨日明明題的詩，今日爲何換了？莫非美人看見，和韻之作，爲何我的原唱，却又不見？』又讀了一遍，因思道：『看此詩意，明明是知音答的我昨日之意，我的原唱不見，畢竟是他塗去，恐人看見不雅。』因孜孜嘆息道：『我那美人呀！我只道你有美如此，誰知你又才如此，又慧

心如此，我想天地生人的清氣，生到美人，亦可以發泄盡矣。」想完，又將詩讀了兩遍，愈覺有味道：「我昨日以傾國之色讚他，他就以花妍不如才美讚我，末句情長情短，大有蘊藉，我燕白領從來未遇一個知心知意的知己。」因朝着壁詩，恭恭敬敬作了兩個揖道：「今日蒙美人和詩，這等錯愛，深謝知己矣。」正立着癡呆呆想，聽見園內有人說話出來，恐怕認得，慌忙遠遠走開。心下想道：「我昨日不落款者，被那惡奴逐我，那美人何致也不寫個姓名，叫我那裏去訪問？」又想到：「這園內不好進去，恐惹是非，園外就近人家，訪問一聲，却也無礙。」只得從舊路走回來，尋個人家訪問。怎奈此山僻之處，雖有幾家人家，都四散住開，却不近大路上，但有樹木，並無人家。燕白領正在躊躇，忽然路上走出一個老和尚來，燕白領看見，慌忙上前與他拱手道：「老師父請了。」那和尚看見燕白領人物俊秀，忙答道：「小相公請了。」燕白領道：「請問老師父前面那這所花園，是甚麼鄉宦人家的？」老和尚笑道：「那裏有這樣大鄉宦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不是鄉宦，定是公侯人家。」老和尚又笑笑道：「那裏有這等大公侯？」燕白領道：「不是鄉宦，又不是公卿，却是甚麼人家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是朝廷皇莊，你不見房屋上都是碧瓦，一帶都是紅牆，甚麼鄉宦公侯，敢用此物？」燕白領聽了，着驚道：「原來是皇莊！」又問道：「既是皇莊，爲何有人家內眷住在裏面？」那老和尚道：「相公你年紀輕，又是遠方人，不知京師的風俗，這樣事是問不得的，他一個皇莊，甚麼人家內眷住在裏面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我學生明明見來。」老和尚道：「就有人住，不是國戚，定是皇親，你問他做甚？」幸而問着老僧，還不打緊，若是問著一個生事的人，便要拿鵝頭，扎火團，論個不了。燕白領見老和尚說得利害，便不敢再問，聽了驚得吐舌，因謝道：「多承老師父指教，感激不盡。」老和尚說罷，拱手就別去了。燕白領也就走了回來，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，酒落歡場，典衣不惜，友逢知己，情話無休。不知果然就得回去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懸綵筆直求淑女

詞曰：風流才子凌雲筆，無夢也生花。揮毫當陛，自無天子，何有誰家？豈期閨秀雕龍綉虎，真善塗鴉。

始知天鐘靈異，蛾眉鳳羽，不甚爭差。右調青衫濕。

話說燕白領因訪閣上美人姓名，忽遇老和尚說出皇莊利害，因不敢再問，恐惹是非，遂忙忙走了回來。到了一個村鎮市上，方才定了心，立住脚。他出門時，因瞞着平如衡，不曾吃得午飯，到此也是未申之時，肚中微覺飢餓，忽見市中一竿酒旗飄出，滿心歡喜，竟走了進去，檢一副雅座坐下。此雖是一個村店，窗中種了許多花草，到還幽雅。燕白領坐下，店主人隨即問道：「相公還是自飲？還是候朋友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自己飲，沒有朋友。」店主人道：「用甚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不拘，有的只管拿來，酒須上好。」店主人看見他人物俊秀，衣裳齊整，料是富貴人家，只檢上品餚饌，並美酒搬了出來。燕白領一面吃，一面想美人和詩之妙，因叫店主取筆硯，默寫出來，放在桌上，讀一遍，飲一杯，十分有興。因想道：「昨日平子持還笑我所遇的美人，徒有其美，却無其才，不如他遇的冷絳雪才貌兼全，叫我無言回答，誰知我的美人，其才又過於其美，今日回去，可以揚眉吐氣矣。」想罷，哈哈大笑，又滿飲數杯。忽又想道：「冷家女子之題詩，是自家寄興，却與子持無干；我那美人題詩，却是明屬和，非與我燕白領有默默相關，焉肯爲此，又勝于子持多矣。」想罷，又哈哈大笑，又滿飲數杯。又想到：「但是他遇的美人，多無跡趾，却有了姓名；我遇的美人，蹤跡雖不甚遠，姓名却何處訪問，將如之何？那和尚說不是國戚，就是皇親，我想這美人若生于文臣之家，任是尊貴，斯文一脈，還好訪求，若是果皇親國戚，他倚着椒房之勢，豈肯輕易便許文人，豈不又是遇而徒然了。」因嘆一口氣道：「我那美人，你這一首詩豈

不空做了？難道我燕白領與美人相對無緣。』燕白領此時已是半酣，尋思無計，心下一想，拿着一杯酒欲飲不飲，忽不覺墜下幾點淚來。店主人遠遠看見，暗笑道：『這相公小小年紀，獨自一個人哈哈笑了這半晌，怎麼這一回又哭起來，莫非是個馱子。』因上前問道：『相公！小店的酒可是好麼？』燕白領道：『好是也只是不算上好。』店主人笑道：『若不是上好，怎麼連相公的眼淚都吃了出來？』燕白領道：『我自有心事墜淚，與酒無干，快燙熱的來，我還要吃。』店主人笑應去了。燕白領又飲了幾杯，只想到：『就是皇親國戚，他女兒若是想我，思量要嫁我，也不怕他父母不從。他若嫌我布衣，我明年就中個會元狀元與他看，那時就不是布衣了，他難道還不肯。』想到快活處，又哈哈大笑起來，不覺又吃了數杯。店主人見他有七八分醉意，因上前問道：『相公尊寓，不知在城外，還是城中？若是城中，日色已西，這裏到城中還有七八里，也該行了。』燕白領道：『我寓在城中玉河橋，天將晚了，要回去了。』遂立起身往外竟走。店主人慌忙攔住道：『相公慢行，且算還了酒錢去。』燕白領道：『該多少？』店主人道：『酒餚共該五錢。』燕白領道：『五錢不爲多，只是我今日不曾帶來，我賒去，明日叫家人送來，還你罷了。』未說完，又要走。店主人見他只管要走，着了急，因說道：『這又是笑話了，我又不認得相公是誰，怎好賒去？』燕白領道：『你若不賒，可跟我回去取了罷。』店主人道：『回往一二十里，那有空閒之人跟你去。』燕白領道：『送來你又不肯，跟去取你又不肯，我又不曾帶來，難道叫我變出來還你？』店主人道：『相公若不曾帶來，可隨便留下些當頭，改日來取如何？』燕白領道：『我隨身只有穿的兩件衣裳，叫我留甚麼作當。』店主人道：『就是衣服脫下來也罷了。』燕白領已是七八分醉的人，聽見說要脫衣服，一時大怒，因罵道：『狗奴才這等可惡，我趙相公的衣服，可是與你脫的。』一面說，一面竟往外走。店主人着了急，也大怒道：『莫說你是趙相公，就是山閣老府中人，來來往往，少了酒錢，也要脫』

衣服當咧。」燕白領聽見說山閣老，因問道：「那個山閣老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朝中能有幾個山閣老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聞得山顯仁已告病回去了，爲何有人在這裏往來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大風大雨，回那裏去，這閑事你且休管，快脫衣，免我動粗，相公便沒有體面了。」一隻手扯住，死也不放。燕白領要動手打他，却又打他不倒。正沒奈何，忽見平如衡帶了三四個家人趕來，看見燕白領被店主人扭住，因一齊擁進來道：「在這裏了，這是爲何？」燕白領看見衆人來，快活道：「奴才可惡，我才吃了他的酒，就要剝我的衣服。」衆人聽了，便發作道：「只等可惡，吃了多少酒錢，就要剝衣服。既開了店，也要兩隻眼看看人，我們相公的衣服，可是與你剝的。」說罷，兜臉上一掌。主人看見不是勢頭，慌忙放了手道：「小人怎敢剝相公的衣服，只說初次不相認，求留下些當頭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要留當頭也須好說，怎動手扯起來？」衆家人俱動手要打，轉是燕白領攔住道：「罷了，小人不要與他計較，可秤五錢銀子還他，我還有話問他。」衆家人見主人吩咐，不敢動手，因秤了五錢銀子與他。店主人收了銀子，千也陪罪，萬也陪罪。燕白領道：「這多罷了，只問你，方才說山閣老不會回去，可是真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怎麼不真！」平如衡聽了，忙插上問道：「山閣老既不會回去，今在那裏住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離此還有七八里遠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都說他告病回去了，却原來還住在此間。」平如衡因笑對燕白領道：「兄也不說一聲，竟自走了出來，使小弟那裏不尋，恐兄落人圈套，故趕了來，不期兄訪出這個消息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這個算不得好消息，還有絕妙的好消息，不全得對兄說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有甚好消息，無非是閣上之人，有了蹤跡下落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若只是蹤跡下落，怎算得好消息，不瞞兄說，我這個好消息，連美人心上的下落都打探出來了。」平如衡驚問道：「只就奇了，何不對小弟說明了？」燕白領笑道：「若是對兄說了，兄若不妬殺，也要氣殺。」衆家人見只管說話，因催道：「天將晚了，須早早回去罷。」遂同了出來。一路上平

如衡再三盤問，燕白頷笑道：『料也瞞兄不得。』只將袖中抄寫的詩，遞與平如衡道：『小弟不消細說，兄看此詩，便知道了。』平如衡接了一看，嘻嘻笑道：『兄不要騙我，這詩是兄句改的。』燕白頷笑道：『兄原來只曉得做詩，却不會看詩。你看這詩情，低徊不已，非出之慧心，誰能有此幽情，非出之閨秀，誰能有此香豔。兄若認做小弟之筆，豈不失之千里？』平如衡道：『小弟只是不信，難道美人中又生一個才子不成？』燕白頷道：『兄若不信，明日同兄去看此詩，他明明寫在牆上。』平如衡道：『他明明寫在牆上，和你豈不慮人看見取笑？』燕白頷道：『美人慧心妙用，比兄更高，兄所慮者，美人已慮之早矣。他將小弟原唱塗去，單單只寫他和詩在上，令小弟見了，自然知道是他和詩，他人見之，如何能曉。』平如衡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『兄這等說來，果是真的。我只道冷絳雪獨擅千古之奇，如今却有對了。且問你會訪着他姓名麼？』燕白頷道：『姓名却是難訪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如何難訪？』燕白頷道：『我會問過老和尚，他說那座園是朝廷的皇莊，來往的都是皇親國戚，誰敢去問，若問著無賴之徒，便要拿鵝頭扎火團哩。』平如衡道：『這等說來，你的閣上美人，與我壁間女子，都是鏡花水月，有影無形，只好當做一場春夢。我二人原爲山小姐而來，既是山相公還在這裏，莫若先去做本來的題目罷。』燕白頷道：『山小姐原該去見，但只恐觀于海者難爲水，今既見閣上美人，這等風流才美，那山小姐縱然有名，只把人要減等了。』平如衡道：『見了方知，此時不難懸斷。』二人回到寓所，已是夜了，家人收拾夜酒，二人對酌，說來說去，不是平如衡誇獎冷絳雪，便是燕白頷賣弄閣上美人，直講到沒着落處，只得算計去訪山小姐。正是：

魚情思得水，蝶意只謀花，况是才逢色，相思是不差。

燕白頷與平如衡算計要見山小姐不題，却說山小姐自見閣下書生，與園牆上題詩，心下十分想念，因母

親接了回家，遂來見冷絳雪說道：『今日小妹僥倖，也似姐姐在閔子祠一般，恰遇見一個少年才子。』冷絳雪道：『怎生相見？』山小姐道：『小妹看視父親，偶到先春閣上看梅，忽然推開窗子，只見下面梅花邊立着一個少年，生得清秀可喜，見小妹在閣上，甚是留盼，不期被僕婦看見，將他惡狠狠趕了出去。』冷絳雪道：『少年人物，聰俊者有之，但不知小姐何以知他是才子？』山小姐道：『那書生出去，小妹正在尋思，忽見福童一路嚷了進來說道：『有人在園外題詩，寫污了粉牆，叫人去難爲他。』被小妹喝住，因走出園門去看，見果然題了一首詩在牆上，小妹再三讀之，真是陽春白雪，幾令人齒頰生香，故知是個才子。』冷絳雪道：『那書生題的詩，且請小姐念與我聽。』山小姐遂將前詩念了一遍，說道：『姐姐你想此詩何如？』冷絳雪聽了，連連稱贊道：『好詩好詩，許多羨慕小姐，只淡淡借梅花春色致意，絕不露蝶蜂狂態，風流蘊藉的係才子，怪不得小姐留意。且請問此生落的款是何處人姓甚名誰？』山小姐道：『不知爲何竟不落款，不知他姓名。』冷絳雪道：『他既無姓名，小姐又回來了，豈不也是一番空遇。』山小姐道：『小妹也是這等想，故和他一首也寫在牆上，通他一個消息，但不知此生有情無情，還重來一見否？』冷絳雪道：『有才之人，定然有情，那有不來重訪之理，只是小姐處于相府深閨，他就來訪，却也無益。』山小姐道：『小妹也是這等想，天下未嘗無才，轉不幸門第高了，寒門書生，任是才高，怎敢來求。爹爹一個宰相，又不得輕易許人，你我深閨處女，又開口不得，到不如小家女子，貴賤求婚，却都無礙。』冷絳雪道：『雖然如此說，然空谷芳蘭，終不如金谷牡丹，爲人尊貴。』山小姐道：『天下虛名，最誤實事，小妹以微才遭逢聖王之眷，名震一時，宜乎關雎荇菜，來君子之逑，何期及標梅人無吉士，就是前日天子所許的燕白領平如衡，想亦不虛，不知爲何今日尙無消息？就是姐姐所傳的張子新編，十分可誦，又未見其人，畢竟不知真假，就是小妹今日所遇的書生，其人其才，似乎無疑，然貴』

賤懸殊，他人無門可求，吾又不能自售，至于對面，而有千里之隔，豈非門第與虛名誤事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此事小姐不必着急，天下豈不生才子？眼前既有許多名士，自能物色，况以小姐赫赫才名，內中豈竟無一成者？」山小姐道：「婚姻事暗如漆，這也料他不定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以賤妾推之，張子新編詩雖佳，而雜以平子之作，大都假多真少，其人若來，未必如小姐之意，也須攔起。而閣下書生才物縱然出衆，但恐白面書生，又未必如太師之意，這個也須攔起。惟有這個燕白領，既爲學臣首薦，又爲天子徵召，豈有不來之理？若來，天子既許主婚，豈有不諧之理？」則小姐婚姻一定在此人。山小姐道：「如姐姐推論，似乎有理，但未知這個燕白領可能如閣下書生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學臣這番薦，也是奉旨搜求，與等閒不同，若非真才實美，倘天子見罪，將如之何？况與平如衡同時，若果是閔廟題詩之人，此賤妾所知平如衡，且遜一籌，則燕生之爲人，可思而知矣，豈有不如閣下書生之理？」二人正談論不了，忽一個侍妾拿了一束報來說道：「老爺叫送與小姐看。」山小姐接在手中，沉吟道：「不知朝中有甚事故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定是燕平二人徵召到京之事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或者是此。」因揭開一看，果是學臣王袞回奏燕白領平如衡奉徵召，不期未奉旨之先，因出境遊學，不知何往，今已差人各處追尋，一到即促駕朝見，今恐遲欽命，特此奏聞。奉聖旨着該部行文各省撫按行查，倘在其境，火速令其馳驛進京朝見，勿得稽留。山小姐看完，默默無言。冷絳雪也沉吟了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我只道欽命徵召，再無阻滯，平生是假是真，便可立辨，不料又有此變。」山小姐因嘆息道：「天下事甚是難料，姐姐方才還說小妹婚姻定在于此，今看此報，你說有定乎？無定乎？」冷絳雪也嘆息道：「這等看來，事真難料。」又想一想，說道：「天子既着各省行查，二生自然要來，只恐遲速不定耳。」二人雖也勉強言笑，然心下有些不快，未免懨懨攪亂心曲。過了數日，山小姐竟生起病來。山顯仁羅夫人見了，十分着急，慌忙請了太醫調治不題。却說

燕白領因閣上美人難訪，無可奈何，終日只是癡癡思想，連飲食都減了，就是平如衡勉強邀他到處看花飲酒，只是懨懨沒興。平如衡見燕白領如此，心下暗想道：『如是非以山小姐之情打動他不可解。』遂日日勸他去訪問。燕白領道：『要去訪，亦何難，就是訪着，料也不能勝于閣上美人。况他又倚着天子寵眷，公卿出身，見你我寒士，未必不裝腔做勢，見他有何益處？』平如衡道：『你我跋涉山川，先爲山小姐而來，如今到此，轉生退悔，莫非忘了白燕之詩麼？就是山小姐驕傲不過，也須一見，方才死心。』燕白領道：『既是如此說，明日且同去一訪。只是小弟意有所寓，便覺無踴躍之興。』平如衡道：『有興沒興，必須一往。』燕白領被逼不過，只得依允。到次日起來，打點同去。平如衡道：『我們此去，若說會做詩，便驚天動地，使他防閑，倘有不如，到惹他笑，莫若扮做兩個寒士，只說聞名求詩，待他相見，看機會出其不意，做一二首驚動他，看是如何。』燕白領道：『這個使得。』二人都換了舊巾舊服，穿帶起來，雖帶了兩個家人，都叫他遠遠跟隨，不要貼身，一徑出城。因記得店主人說山閣老住在灌水村，因此不問山閣老，只問灌水村。喜得一路山水幽雅，谿徑曲折，走來便不覺甚遠。全到了村口，只見一個小菴兒，甚是幽雅。二人一來要歇脚，二來就要問信，走了進去。庵中有個和尚，看見慌忙迎接道：『二位相公何來？』燕白領道：『我二人因春光明媚，偶爾尋芳到此，不覺足倦，欲借寶庵少憩片時。』和尚道：『既是這等，請裏面坐。』遂邀入佛堂，相請坐下，一面就叫小沙彌去煮茶，一面問二位相公高姓。燕白領道：『學生姓趙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學生姓錢，請聞老師父法號。』和尚道：『小僧賤號普惠。此處離城約有十餘里，二位相公尋春直步到此，可謂高興之極。』燕白領道：『不瞞老師父說，我二人雖爲尋春，却要訪一個人消息，故遠遠而來。』普惠道：『二位相公要訪誰人消息？』燕白領道：『聞得說山老相公告病隱居於此，不知果然麼？』普惠笑道：『我只說相公要訪甚麼隱人消息，若是山老爺，乃當朝宰相，誰』

人不知何須訪問，在這南面皇莊上居住。山老爺最愛小庵幽靜，時常來閒住，一月之中，到有十日在此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兩日曾來否？」普惠道：「這兩日爲他小姐有恙，請醫調治，心下不快，不曾來得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可知他小姐有甚貴恙？」普惠道：「這到不曉得。」說罷，小沙彌送上茶來，大家吃了。普惠問道：「二位訪山老爺，想是年家故舊，要去拜見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們與他也不是年家，也不是故舊，因聞得小姐高才，爲天子寵貴，不知是真是假，要求試他一試，不期來得不巧，正遇着他病，料想不出來見人，我們去也無益。」普惠道：「據相公說，是來得不湊巧，遇他不着，依小僧看來，因他有病，遇不着，正是二位相公的湊巧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遇不着爲何到說是湊巧？」普惠道：「遇不着，省了許多氣苦，豈不是湊巧！」燕白領道：「就是遇着他，難道有甚氣苦不成？」普惠道：「相公不是本地人，不知那山小姐的行事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們遠方人實不知道，萬望老師父指教。」普惠道：「這山小姐今年十六歲，生得美貌，不消說得才學高美，也不消說得只是他的生性驕傲，投得他的機來，百般和氣，投不他的機來，就萬般做作的。你若是有些才學，看得上眼，或是求他詩文，他還正正經經，替你做一二篇；你若肚中無墨，人物粗俗，任是尙書閣老的子孫，金珠玉帛厚禮送他，俱不放在他心上。你若生得長，他就信筆做一首長詩譏誚你；你若生得矮，他就信筆做一首矮詩譏誚你，不怕你羞殺氣殺。這樣的惡，相公定要去見他做甚？小僧故此說個不遇他，省多少氣苦。」燕白領道：「無才村流，自來取辱，却也怪他不得，只是人去見他，他肯輕易出來相見麼？」普惠道：「他怕那個，怎麼不見他？雖是個百媚女子，却以才子自恃，任是何人，他都相見；相見時，正色談論，絕不作一毫羞澀之態。你若一語近於戲謔，他有聖上賜的金如意，就叫人劈頭打來，打死勿論，故見他皆兢兢業業，不敢一毫放恣，聽他長長短短，將人取笑作樂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他取笑，也只好取笑下等之人，若是縉紳文人，焉敢輕薄？」普惠道：「這個他到

不管。二位相公，莫疑我小僧說謊，我說一樁有據的實事與你聽。前日都察院鄔都堂的公子，以恩廕選了儒學正堂，備了一分厚禮，又央了幾封書與山老爺，要面求山小姐題一首詩，作一幅字，當面掛號。二位相公，你道這山小姐惡也不惡，只是鄔公子人物生得醜陋，山小姐竟信筆寫了一首詩，譏誚他，把一個鄔公子幾乎氣死。你想那鄔公子雖然無才，却也是一個都堂之子，受不得這般惡氣，未免也當面搶白了幾句。山小姐道：「他戲言相侵，就叫人將玉尺樓開了，取出金如意，要將他打死，虧山老爺看鄔都堂之面，不好打，悄悄分付家人將鄔公子放走了。到了次日，山小姐還上了一疏道：『鄔公子擅入玉尺樓，狂言調戲，無儒者氣象。』聖上大怒，要加重處，虧得鄔都堂內裏有人調停，即奉旨道：『鄔都堂教子不嚴，罰俸三月。鄔公子無師儒之望，改了一個主簿。』二位相公，你道這山小姐可是輕易惹得的，小僧故說個遇他，反不如不遇他好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山小姐做了甚麼詩，譏誚他，這般惡氣？」普惠道：「這首詩傳出來，那個看了不笑，小僧還抄稿兒在此，我一發取出來，與二位相公看看，以發一笑。」燕白領道：「絕妙絕妙，願求一觀。」普惠果然入內，取了出來，遞與二人道：「請看。」二人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着：

家世徒然到縉紳，詩書相對不相親，實無點點胸中墨，空帶方方頭上巾。
彷彿魁星真是鬼，分明傀儡却稱人，若教混作儒坑內，千古奇冤那得伸。

燕平二人看完，不禁拍掌大笑道：「果然戲謔得妙，這等看起來，鄔公子吃了大苦了。」普惠道：「自從鄔公子吃了苦，如今求詩求文者，都害怕惹事，沒甚要緊，也不敢來也。二位相公，還是去也不去？」燕白領笑道：「山小姐這等放恣，取笑于人者，只是未遇着一個真正才子耳。待我們明日去，也取笑一場，與老師太看。」普惠搖首道：「二位相公雖自恃高才，若果要取笑山小姐，這個未必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老太師怎見得却未必？」

普惠道：「我聞得山老爺在朝時，聖上曾命許多翰林與他較才，也都比他不過。內中有一個宋相公，叫做宋信，說他是天下第一會做詩才子，也考山小姐不過，皇上大怒，將他拿在午門外，打了四十御棍，遞解回去。此事喧傳長安，人人皆知。二位相公說要取笑他一場，故小僧斗胆說個未必。」燕白領聽了，笑對平如衡道：「原來宋信出了這一場醜，前日却瞞了，並不說起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自己醜，如何肯說？」因對普惠說道：「老師太寶庵與山小姐相近，只知山小姐之才高，怎知山小姐不過一閨中女子，學塗鴉耳，往往輕薄于人者，皆世無英才耳，若遇了真正才子，自然要以脂粉乞憐也。此時也難與老師太說，待我們明日與他一試，老師太自知。」普惠心下暗笑其狂，口中却不好說出，只得含糊答應道：「原來二位相公又有這等高才，可喜可敬。」又送了一壺好茶來吃。燕白領一面吃茶，一面見經座上有現成筆墨，遂取筆在右邊壁上題詩一首道：「山小姐，山小姐，不知他的病幾時好，且留爲後日之驗。」平如衡候燕白領題完，也接筆續題一首在後道：「山小姐，山小姐，你若見了此二詩，只怕舊病好了，新病又害起。」二人擱筆相顧大笑，遂別普惠出來道：「多擾了，遲三五日再來相會。」普惠道：「多慢二位相公，過數日再奉候。」遂送出門而去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扮青衣巧壓才人

詞曰：試才無計，轉以夫人學婢，灶下揮毫，泥中染翰，奪盡英雄之氣。明鋒爭利，針芥投，暗暗私心服意，始信真才舉止風流，行藏遊戲。右調柳梢青。

話說普惠和尚送了燕平二人出門，自家回入庵內，看着壁上笑道：「這兩個小書獃，人物到生得俊秀，怎

生得這等狂妄，只望要取笑山小姐。他若說些大話，躲了不來，還是乖的，倘真個再來，縱不受累，要出一場大醜。」正想說不完，忽山顯仁帶領兩個男子，閒步入來，看見普惠對着壁上自言自語，因問道：「普惠你看甚麼？」普惠忽回頭看見道：「原來是山老爺，老爺連日不來，聞說是小姐有甚貴恙，如今想是安了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正是這兩日因小姐有病，故未曾來，今日喜得好些。我見天色好，故閒步到此，你却自對影壁說些甚麼？」普惠道：「這事說來，也當得一個笑話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何事？」普惠道：「方纔不知那裏走了兩個少年書生，來借座歇腳，一個姓趙，一個姓錢。小僧問道何事到此，他說要訪老爺。小僧問他要訪老爺做甚，他說聞知山小姐有才，特來要與他一試。小僧因說小姐有恙，因憐他是別處人，年紀小，人物清俊，就將小姐的事跡與他說了，勸他回去，不要來此惹禍出醜。他不知好歹，反說要來出小姐之醜，臨去又題了兩首詩在壁上，說過三五日，還要來見小姐比較才學，這不是一個笑話？」山顯仁道：「這壁上想就是題的了。」普惠道：「正是他題的，不知說些甚麼？」山顯仁因近前一看，只見第一首詩：

雲間趙縱有感題。

千古斯文星日垂，豈容私付與娥眉，青蓮未遇相如遠，脂粉無端污墨池。

又見第二首詩，寫的道：

洛陽錢橫和韻題。

誰家小女髮垂垂，竊取天顏展畫眉，試看斯文今有主，也須還我鳳凰池。

山顯仁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心下又驚又喜，因對普惠說道：「此二生出語雖然狂妄，詩思却甚清新。」不知有多大年紀了。普惠道：「兩個人多不滿二十歲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他既要與小姐較才，」

普惠道：「是小僧說小姐有恙，未必見人，他故此回去。他說遲兩日間還要來呢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須領來見我。」普惠道：「二生說話太狂，領來見老爺，老爺量大還恕得他起，若見小姐，小姐性子高傲，生狂妄，未免又要惹出事來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有我在，這個不妨。」又坐了一歇，山顯仁因要與女兒商量，遂抄寫了二詩起身回去。此時山黛因思想閣下書生，懨懨成病，又見父母憂愁，勉強掙起身來說道：「好些。」其實寸心中，千思百慮，不能消釋。此時冷絳雪正在房中寬慰他，忽山顯仁走來問道：「我兒只一會，心下寬爽些麼？」山小姐應道：「略覺寬些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你心下若是寬些，我有一件奇事與你商量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有甚奇事，父親但說不妨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方纔在接引庵閑步，普惠和尚對我說道：有兩個少年書生，要來與你較才，口出大言，十分不遜。」山小姐道：「爲何不來？」山顯仁道：「又因聞知你有病，料不見人，故此回去了。臨去題了兩首詩，在接引庵壁上，甚是狂妄，我抄寫了在此，你可一看。」山小姐接了，與冷絳雪同看了一遍，二人彼此相視，冷絳雪說道：「二生詩雖可觀，然語句太傲，何傲狂至此！」山小姐道：「有才人往往氣驕，這也怪他不得。只是他既要來奪鳳凰池，沒個輕易還他之理，須要奚落他一場，使他抱頭鼠竄而去，方知小妹不是竊取天顏，以爲聲價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這也不難，等他來時，他是二人，賤妾與小姐也是兩個，就是真才實學，各人一壘，明明與他旗鼓相當，料也不致輸與他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我與你若明明與他較才，莫說輸與他，就勝他，也算不得奚落，不足以爲恥。」山顯仁又笑道：「我看二生才情精勁，你二人也不可小覷。若與他對試，不損名足矣，怎麼還思量要取辱他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這樣狂生，若不取辱他一場，使他心服，他未免要人前賣嘴。只是除了與他明試，再無別法。」山小姐笑道：「孩兒到有一法在此，若輸與他，不致損名，勝了則使他受辱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兒再有甚法？」山小姐道：「待他二人來時，只說在一處考，恐怕有代作傳遞之

弊，分置他二人，在東西兩花園坐下，待孩兒與冷家姐姐假扮做青衣侍兒，只說小姐前次被無才之人纏擾了，徒費神思，今又新病初起，不耐煩劇，著我侍妾出來先考一考，若果有些真才，將我侍兒壓倒，然後好請到玉尺樓優禮相見，倘或無才，連我輩不如，便好請回，免得當面受辱。若是勝了他，明日傳出去，只說連侍兒也考不過，豈非大辱，就輸與他，不過侍妾尚好遮飾，或者不致損名。」山顯仁聽了大喜道：「此法甚妙。」冷絳雪也歡喜道：「小姐妙算，真無遺漏矣。這兩個狂士如何曉得！」大家算計停當，山顯仁又吩咐人去與普惠說：「若題詩書生來，可領他來見一面。」打點等候不題。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辭了普惠回來，一路上商量，燕白領道：「我們此來，雖說考才實為婚姻，怎的一時就忘記了！今做此二詩，將他輕薄，少不得要傳到山相公與小姐面前，他若見了，豈有不怒之理，就是度量大，不懷恨於我，於姻婚事斷斷無望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做已做了，悔也無益。况姻緣自有定數，強他不得，或者有才女子的心眼，與世人不同，見紈綺乞憐，愈加鄙薄，今見了你我有氣骨才人，轉垂青起敬，也不可知，愁他怎麼。且回去與你痛飲快談，以養氣，遲兩日好與他對壘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二人遂歡歡喜喜同走了回去。過了三五日，心也放不下，因天氣晴明，又收拾了一徑出城，依舊走到接引庵。普惠看見，笑嘻嘻迎着說道：「二位相公今日來的早，像是真個要與山小姐考試詩文的了。」燕白領因問道：「這山小姐病好了麼？」普惠道：「雖未全愈，想是起得來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既是起得來，我們去尋他考一考不妨。」就要起身去。普惠留住道：「此時太早，山小姐只怕尚未睡起，且請少坐，用過茶，收拾素齋用了，待小僧送去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齋到不消，領一杯茶罷。得老師一送，更感。」普惠果然邀進去，喫了些茶，坐了半晌，將近日午，方纔同去。到了山相公莊門，普惠是熟的，只說得一聲，就有人進去通報不多時，就有人出來說道：「請師父與二位相公廳上坐。」三人遂同到廳中坐下。

顯仁方葛巾野服，走了出來，燕白領與平如衡忙上前施禮，禮畢，就以師生禮敘坐。普惠恐有山顯仁一面叫人送茶，一面就開口問道：「那一位是趙兄？」燕白領打一躬道：「晚生趙縱。」山顯仁因看着平如衡道：「此位想是錢兄了。」平如衡也打一躬道：「不敢，晚生正是錢橫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前在接引庵見二兄壁上之作，清新俊逸，真可謂相如再世，太白重生。」燕白領與平如衡同打一躬道：「晚生寒賤，不能上達紫閣黃扉，故妄言聳聽，以爲進身之階。今既蒙援引，狂瞽之罪，尙望太師寬宥！」山顯仁道：「文人筆墨遊戲，上天下地，無所不可，何罪之有？只是小女閨娃識字，亦無心僭據斯文，實因時無英雄，偶蒙聖恩假借耳。今既有二兄青年高才，煥奎璧之光，潤文明之色，鳳凰池理宜奉還，焉敢再以脂粉相污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脂粉之言，亦愧男子無人耳，詞雖不正過激，而意實欣慕，乞老師原諒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鳳凰池亦不望盡還，但容我輩作鷗鷺，游翔其中足矣。」山顯仁道：「這都罷了，只是二兄今日垂顧，意欲何爲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晚生二人俱係遠方寒士，雖日事丹鉛，實出孤陋，每有所作，往往不知高低。因聞令愛小姐著作懸於國門，芳名播於天下，兼有玉尺量才之任，欲同至樓下，願竭微才，求小姐玉尺一量，孰短孰長，庶幾可定二人之優劣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二兄大才，到就教小女，可謂以管窺天，以蠶測海。然既辱賜顧，怎好固辭？但考之一途，必須嚴肅，方別真才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晚生二人短長之學，盡在胸中，此外無別一物，聽憑老太師如何賜教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老太師若要收檢，乃亦不妨。」山顯仁笑道：「搜檢也不必，但二兄分做兩處，省許多顧盼問答也好。」燕白領與平如衡同應道：「這個聽憑。」山顯仁就吩咐兩個家人道：「可送趙相公到東花園亭子上坐。」又吩咐兩個家人道：「可送錢相公到西花園亭子上去坐。」又對燕白領與平如衡道：「老夫不便奉陪，候考過領教佳章。」說罷，四個家人，遂請二人同入穿堂，各往東西花園而去。正是

東西諸葛八門陣，左右韓侯九里山，莫料閨中小女子，寸心偏有機百關。

兩個家人將平如衡送到西花園亭子上去坐，且不題。且說燕白領隨着兩個家人，竟到東邊花園裏來，到了亭子上一看，只見鳥啼畫閣，花壓雕欄，十分富麗。再看亭子中，早已東西對坐，擺下兩張案桌，文房四寶，端正正，俱在上面。燕白領心下想道：「聞他有個玉尺樓，是奉旨考才之地，怎麼不到那裏，却在此處？」又想：「是要分考，樓中一處不便，故在此間。」正沉吟不了，忽見三五侍妾，簇擁着一個青衣女子而來，燕白領遠遠望去，宛如仙子，欲認作小姐，却又是侍兒打扮，欲認作侍兒，却又秀媚異常。心下驚疑未定，早已走至面前。燕白領慌忙出位施禮，那青衣女子略福了一福，便與燕白領分東西對面坐下。燕白領不知是誰，又不好輕問，只得低頭偷看。到是青衣女子先開口說道：「趙先生不必驚疑，妾非小姐，乃山小姐位下掌書記的侍妾。奉小姐之命，特來請教先生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原來是一位掌書記的才人，請問小姐爲何不自出面，又勞玉趾？」青衣女子道：「前日也是幾位貴客，要見小姐試才，小姐勉強應酬，却又一字不通，徒費許多口舌。今辱先生降臨，大才固自不同，然小姐私心過慮，恐蹈前轍，今又養病玉尺樓，不耐煩劇，故遣妾先來領教。如果係真才，賤妾輩望風不敢當，使當埽徑焚香，延入樓中，以定當今天下斯文之案。倘只尋常，便請回駕，也免一番多事。」燕白領聽了，心下暗怒道：「這小丫頭這等作怪，怎自不出來，却叫一個侍妾辱我，這明明高抬身價。我若不與他考，他便道我無才害怕；若與他對考，我一個文士，怎與一個侍妾同考？」又偷眼將那侍妾一看，只見滿面容光，飛舞不定，恍與閣上美人不相上下。心中又想道：「山小姐雖說才高，顏色或者轉不及此，莫管他侍妾不侍妾，如此美人，便同拈筆硯，也是僥倖。况侍妾之才，料也有限，只消一首打發他去了，便可與小姐相見。」心下主意定了，因說道：「既是這等考也無妨，只是如何考起？」青衣女子說道：「聽憑先生起韻，賤妾

奉和。』燕白頷笑一笑道：『既蒙尊命，學生僭了。』遂磨墨舒紙，信筆題詩一首道：

只畫蛾眉便可憐，塗鴉識字豈能傳，須知才子凌雲氣，吐出蓬萊五色蓮。

燕白頷寫完，早有侍妾取過去，與青衣女子看。那女子看了，微笑一笑道：『詩雖好，只是太自譽了些。』因拈起筆來，全不思索，就和了一首，叫侍兒送了過去。燕白頷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一時才調一時憐，千古文章千古傳，漫道文章男子事，而今已屬女青蓮。

燕白頷看了，不覺吐舌道：『好美才，好美才，怎這等敏捷！』因立起身來，躬身深深作一個揖道：『我學生失敬了。』那青衣女子也起身還禮道：『先生請尊重，俚句應酬，何足垂譽，請問先生還有佳作賜教麼？』燕白頷道：『既蒙不棄，還要獻醜，以舒鄙懷。』因又題詩一首道：

鑿下風光天下憐，心中情事眼中傳，河洲若許操舟往，顧剖華峯十丈遲。

蓮

燕白頷寫完，早有侍妾取過去，與青衣女子看。那女子看了，又笑一笑道：『先生何交淺而言深？』因又和了一首，叫侍兒仍送到燕白頷面前。燕白頷把眼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思雲想月總虛憐，天上人間信怎傳，欲爲元霜求玉杵，須從御座撤金蓮。

燕白頷看了，不勝大異道：『芳姝如此仙才，自是金屋娉婷，怎麼沉埋於朱門記室，吾所不解。』那青衣女子道：『先生既以才人自負，要來與小姐爭衡，理宜千言不盡，萬言不休，怎見了賤妾兩首微詞，便大驚小怪，何江淹才盡之易，而子建七步之外，無餘地也。』燕白頷道：『美人見哂，固當，但學生來見小姐之意，原爲景仰小姐之才，非慕富貴高名者也。今見捉刀英雄，不識必欲把魏公雅望，此無目者也。學生雖微才不足比，然數沉酣時藝，亦已深矣，未聞泰山之上，更有泰山，滄海之餘，復有滄海，才美至於記室，亦才美中之泰山滄海。』

矣，豈更有過者。乃卽所傳小姐才美高名，或亦記室才美高之也。」因又題詩一首道：

非是才窮甘乞憐，美人詞調果堪傳。既然根底傳佳偶，何不枝頭常見蓮。

燕白領寫完，又有侍妾取去，那青衣女子看了又看，因說道：「先生佳作，末語寓意微婉，用情深切，實東坡太白一流人，自須尊重，不要差了念頭。」因又和了一首，着侍兒送過來。燕白領接在手中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春光到眼便生憐，那得東風日夜傳。一朵桃花一朵杏，須知不是並頭蓮。

燕白領看了，默然半晌，忽歎聲道：「天只生人情便了，情長情短有誰憐！」那女子隱隱聽見，因問道：「此先生所吟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非吟也，偶有所思耳。」那女子又不好問，只說道：「妾奉小姐之命請教，不知還有甚見教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記室之美，已僥倖睹矣；記室之才，亦已奉教矣；記室之嚴，亦已聞命矣，再以浮詞相請，未免獲罪。」青衣女子道：「先生既無所命，賤妾告辭，敢再申一言，以便小姐之請。」因又拈筆抒紙，題詩一首，叫侍兒送與燕白領，因立起道：「先生請慢看，賤妾要覆小姐之命，不敢久留矣。」遂帶了侍妾一闕而去。燕白領看了，恍然如有所失，呆了半晌，再將那詩一看，只見又寫着：

才爲人瑞要人憐，莫詆花枝倩蝶傳。脂粉雖然污顏色，何曾污及墨池蓮。

燕白領看完，因連聲歎息道：「天地既以山川秀氣盡付美人，却又生我輩男子何用。我前日題庵壁詩，說脂粉無端污墨池，他今日畢竟題詩譏我，想他慧心之靈，文章之利，針針相對，絕不放半分空，真足使人愛殺。」又想道：「小姐有病，既不肯輕易見我，決沒個又見老平之理，難道又有一個記室，如方讒美人的與他對考，若遇着一個無才的記室，便是他的造化。」只管坐在亭上，癡癡呆呆。早有引他進來的兩個家人說道：「相公坐在此沒甚事了，請出去罷，怕老爺還在廳上候著哩。」燕白領聽見說老爺還在廳上候，心下呆了。

一呆道：「進來時何等興頭，連小姐還思量壓倒，如今一個侍妾記室，也奈何他不得，有甚臉嘴出去見人。」只管沉吟不起。當不得兩個家人催促，只得隨出來。正是

眼闔眉揚滿面春，頭垂肩躡便無神，只思慢索花枝笑，不料花枝反笑人。

按下燕白領隨着兩個家人出來不題。且說平如衡隨了兩個家人到西花園來，將到亭子邊，早望見亭子上許多侍妾圍繞著一個十五六歲女子，花枝般的，據了一張書案，坐在裏面。平如衡只認作小姐，因聞得普惠和尚說他爲人利害，便不敢十分仰視，因低著頭，走進亭子中，朝著那女子深深一揖道：「學生錢橫，洛陽人氏，久聞小姐芳名，如春雷貫耳，今幸有緣，得拜謁庭下，願竭菲才，求小姐賜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低頭作揖不起。那女子含笑道：「錢先生請尊重，賤妾不是小姐。」平如衡聽見說不是小姐，忙抬起頭來一看，只見那女子生得花嫣柳媚，猶如仙子一般，暗想道：「這樣標致，那有不是小姐之理。」只是穿着青衣，打扮如侍兒模樣，因問道：「你既不是小姐，却是何人？」那女子啓朱唇，開玉齒，嬌嬌滴滴應道：「賤妾不是小姐，乃小姐掌書記的侍妾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你既是侍妾，爲何假作小姐取笑於我？」那女子道：「賤妾何曾假作小姐取笑先生，先生誤認作小姐，自取笑耳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小姐爲何不出來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小姐雖一女子，然體位尊嚴，就是天子徵召，三次也只得有一次入朝，王卿公侯到門求見，也須三番五次，方得一接。先生今日纔來，怎麼這等性急，就思量要見小姐，就是賤妾出來相接，也是我家太師爺好意，愛先生青年有才，與小姐說了，故有是命。」平如衡聽了許多說話，滿腔的氣，先挫了一半，因說道：「不是學生性急，只是既蒙太師好意，小姐許考，小姐若不出來，却與誰人比試？」那女子道：「賤妾出來相接者，正欲代小姐之勞耳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比試是要做詩做文，你一個書記侍妾，如何代得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先生請試一試看。」平如衡

道：『不必試，還是請小姐出來爲妙。』那女子道：『小姐掌書記的侍妾，有上中下三等十二人，列成次第，賤妾下等考不過，然後中等出來，中等考不過，然後上等出來，上等再考不過，此時方請先生到玉尺樓與小姐相見，此時要見小姐還尙早。』平如衡聽了道：『原來有許多瑣碎，這也不難，只費我多做兩首詩耳。』也罷，就先與你考一考。』那女子將手一舉道：『既要考，請坐麼。』平如衡抬頭一看，只見東半邊也設下一書案坐席，紙墨筆硯俱全，因走去坐下，取筆在手，說道：『我已曉得你家小姐不出來的意思了，無非是藏拙。』因遂信筆題詩一首道：

名可虛兮才怎虛，深閨深處好藏珠，若教並立詞壇上，除却蛾眉總不如。

平如衡題完，自讀了一遍，因叫衆侍兒道：『可取了去看，若是讀不出，待我讀與你聽。』侍兒果取了遞與那女子，那女子看了一遍，也不做聲，只是拈起筆來，輕輕一掃，早已和完一首，命侍兒送來。平如衡正低頭沉吟，想自己詩中之妙，忽抬頭見詩送至面前，還只認作是他的原詩，看不出，又送了來，因笑說道：『我就說你不能讀得出，拿來待我讀與你聽。』及展開看時，却是那女子和韻，早已喫一驚道：『怎麼到和完了，大奇大奇！』因細細讀去，只見上寫道：

心要虛兮腹莫虛，探珠豈易探驪珠，漫思王母瑤池奏，一曲雙成如不如。

平如衡看完，滿心歡喜，喜到極處，竟忘了情，因拍案大叫道：『奇才奇才，我平如衡今日方遇一勁敵矣。』那女子聽見，因驚問道：『聞先生尊姓錢，爲何又稱平如衡，莫非有兩姓麼？』平如衡見問，方知失言，因胡賴道：『那個說平如衡，我說的是錢橫，想是你聽錯了。』那女子道：『錯聽也能，只是賤妾下筆書記，怎敢稱個勁敵。』平如衡道：『你不要哄我，你不是下等待我與你講和罷。再請教一首。』因又磨墨濡毫，題詩一首道：

千秋白雪調非虛，萬斛傾來字字珠，紅讓桃花青護柳，平分春色意何如。

平如衡題完，雙手捧了，叫侍兒送去道：『請教請教。』那女子接了一看，但微微含笑，也不做一聲，只提起筆來和韻相答。平如衡遠遠看見，那女子運筆如飛，便連聲稱贊道：『罷了罷了，女子中有如此敏才，而我輩男兒要羞死矣。』說不了，詩已寫完，送到面前，因朗朗讀道：

才情無假學無虛，魚目何嘗敢混珠，色到蛾眉終不讓，居然誰是蘭相如。

平如衡讀完，因歎一口氣道：『我錢橫來意原欲求小姐以爭才子之高名，不料遇著一個書記，尙不肯小遜，何況小姐前日在接引庵壁上題詩，甚是狂妄，今日當謝過矣。』因又拈筆題詩一首道：

一片深心恨不虛，一雙明眼愧無珠，玄黃妄想裳公子，笑殺青衣也不如。

平如衡題完，侍兒取了與那女子看。那女子看完，方微笑說道：『先生何前倨而後恭？』因又和詩一首道：『人情有實豈無虛，遊戲風流盤走珠，到底文章同一脈，有誰不及有誰如。』

那女子寫完，命侍兒送了過來。平如衡接在手中，細讀一遍，因說道：『古人高才，還須七步，今才人落筆便成，又勝古人多矣。我錢橫雖承開慰，獨不愧於心乎。』遂立身來辭謝道：『煩致謝小姐，請歸讀了十年，再來領教。』遂欲走出。那女子道：『先生既要行，賤妾還有一言奉贈。』遂又題詩一首，送與平如衡。平如衡已走出亭外，接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道：

論才須是此心虛，莫認鮫人便有珠，舊日鳳凰池固在，今已屬而女相如。

平如衡讀完，知是譏誚他前日題壁之妄，使也不答，竟籠在袖中，悶悶的走了出來。剛走到穿堂背後分路的所在，只見燕白頷也從東邊走了出來，二人撞見彼此顏色各異，皆喫了一驚。只因這一驚有分教，英雄氣

短兒女情長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俏佳人代醜漢呈身

詞曰：螳螂不量，蝦蟆妄想，往往自尋仇，便不傷身，縱能脫禍，也惹一場羞。佳人性慧心腸巧，慣下倒

鬚鉤，推之不入，吐之不出，不怕不低頭。右調少年遊

話說平如衡考不過侍妾，走了出來，剛走出來，二人遇見彼此驚訝。先是到穿堂背後分路口，撞見燕白領也走來，燕白領問道：『你考得如何？』平如衡連搖頭道：『今日出醜了。』燕白領又問道：『曾見小姐麼？』平如衡道：『若見小姐就考不過，還不是出醜。不料小姐自不出來，却叫一個掌書記的侍妾，與我同考。那女子雖說是個侍妾，我看他舉止端莊，顏色秀媚，比貴家小姐更勝十分，這且勿說。只說那才情敏捷，落筆便成，何須倚馬，小弟剛做得一首，連想也不想，信筆就和一首；小弟又做一首，他又信筆和一首；小弟一連做了三首，他略不少停，也一連和了三首，內中情詞，針鋒相對，不差一線，到叫小弟不敢再做。我想一個侍妾，不能討得半點便宜，豈非出醜。吾兄所遇，定不如此，或者爲弟爭氣。』燕白領把眉一蹙道：『不消說起，與兄一樣，也是一個書記侍妾。小弟也做了三首，他也和了三首，弄得小弟沒法。他見小弟沒法，竟笑了進去，臨去還題詩一首，譏誚於我，我想他家侍妾，尙然如此高才可愛，那小姐又不知妙到甚麼田地，就是小弟所醉心的閣上美人，也不過相爲伯仲，小弟所以垂首喪氣，不期吾兄亦遇勁敵，討了沒趣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前邊的沒趣已過去了，但是出去，還要見山相公，倘若問起，何顏答之。只怕後面的沒趣，更覺難當。』燕白領道：『事既如此，就是難當，也只得當一當。』跟的家人又催，二人立不住脚，只得走了出來，到了廳上，幸喜得山相公進去，還不

曾出來。家人說道：「二位相公請少坐，待我進去稟知老爺。」燕白領見山相公不在廳上，巴不得就要脫身，因說道：「我們自去，不消稟了。」家人道：「不稟老爺，相公去了，恐怕老爺見罪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們又不是來拜你老爺的，無非是要與小姐試才，今已試過，試的詩又都留在裏面，好與歹聽你老爺小姐慢慢去看，留我們見老爺做甚麼。」家人道：「二位相公既不要見老爺，小的們怎好強留，但只是二位相公尊寓在何處，也須說下，恐怕裏面看得詩好，要來相請，也不可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我二人同寓：」正在要說出玉河橋來，燕白領慌忙插說道：「同寓在抱子河呂公堂裏。」說罷，二人竟往外走走，離了三五十步，燕白領埋怨平如衡道：「兄好不知機，你看今日這個局面，怎還要對他說出真下處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正是小弟差了，幸得還未曾說明，虧兄接得好。」不多時，二人走到庵前，只看普惠和尚迎著問道：「二位相公怎就出來，莫非不曾見小姐考試麼？」燕白領道：「小姐雖不曾見，考却考過了。」普惠道：「相公又來取笑了，小姐若不曾見，誰與相公對考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老師不消細問，少不得要知道的。」普惠道：「且請裏面吃茶。」二人隨了進去，走到佛堂，只見前日題的詩明晃晃寫在壁上，二人再自讀一遍道：「詞語太狂。」因索筆各又續一首於後。燕白領的道：

青眼從來不浪垂，而今始信有娥眉，再看脂粉爲何物，筆竹千竿墨一池。

平如衡也接過筆來，續一首道：

芳香滿耳大名垂，雙畫千秋才子眉，人世鳳池何足羨，白雲西去是瑤池。

普惠在旁看見，因問道：「相公詩中是何意味，小僧全然不識。」燕白領笑道：「月色溶溶，花蔭寂寂，豈容法聰知道。」平如衡又笑道：「他是普惠，又不是普救，怎說這話。」遂相與大笑，別了普惠出來，一徑回去不

題。却說山小姐考完，走入後廳，恰好冷絳雪也考完進來。山小姐先問道：「那生才學如何？姐姐考得如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那生是個真正才子，若非賤妾，幾乎被他壓倒。」因將原韻三首與自己，和韻四首都遞與山小姐道：「小姐請看便知。」山小姐細細看了，喜動眉宇，因說道：「小妹自遭逢聖主垂青，得以詩文遍閱天下才人，於茲五六年，亦不爲少。若不是腐儒之才，就也是狂疎之筆，却從不曾遇此二生，詩才十分俊爽，如此真一時之俊傑也。」冷絳雪說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小姐與考的錢生，想也是個才子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才子不必說，非是尋常才子，落筆如飛，幾令小妹應酬不來。」也將原唱三首，並和韻四首，遞與冷絳雪道：「姐姐請看，小妹還有一樁疑可之事，與姐姐說。」冷絳雪看了，贊歎不絕口道：「這趙錢二生，才美真不相上下，不是誇口說，除了小姐與賤妾，却也無人敵得他來。且請問小姐，又有甚可疑之事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那生見了小妹一曲雙成，如不如之句，忽然忘了情，拍案大叫道：『我平如衡今日遇一勁敵矣。』小妹聽見，就問他先生姓錢，爲何說平如衡？他著驚忙忙遮飾，爲何不知，莫非此生就是平如衡，不然天下那有許多才子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那生是怎麼樣一個人品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那生約二十上下，生得面如瓜子，雙眉斜飛入鬢，眼若春星，體度修長，雖弱不勝衣，而神情氣宇，昂藏如鶴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正是平如衡了，只可惜賤妾不曾看見，若是看見，倒是一番奇遇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應姐姐到西園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有一事可疑。」山小姐道：「何事？」冷絳雪說道：「那趙生見賤妾題的須知不是並頭蓮之句，默然良久，忽嘆了一聲，低低吟誦道：『天只生人情便了，情長情短又誰憐！』賤妾聽了忙問道：『此何人所吟？』他答道：『非吟也，偶有所思耳。』賤妾記得前日小姐和閣下書生正是此二語，莫非這趙生正是閣下書生？」山小姐聽了，因問道：「那生得如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那生得團面方領，身材清秀而豐滿，雙肩如兩山之聳，一笑如百花之開，古稱潘安。」

雖不知如何之美，只覺此生相近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據姐姐像說來，恍如閣下書生宛然，若果是他，可謂當面錯過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天下事這等不湊巧，方纔若要是小姐在東，賤妾在西，豈不兩下對面，真假可以立辨，不是顛顛倒倒，豈非造化弄人。」二人正躊躇評論，忽山顯仁走來問道：「你二人與兩生對考，不知那兩生才學實是何如？」山小姐答道：「那兩生俱天下奇才，父親須優禮相待纔是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正出去留他，不知他爲甚，竟不別而去，我故進來問你，既果是真才，遠須著人趕轉，問他個詳細纔是。」山小姐道：「父親所言最是。」山顯仁走了出來，叫一個家人到接引庵去問，若是趙錢二位相公還在庵中，定然要請轉來，若是去了，就問普惠臨去可曾有甚話說？家人領命到庵中去問普惠，回說道：「已去久了，臨去並無話說，只在前壁題詩後又題了二首而去。」家人遂將二詩抄了來，回復山顯仁。山顯仁看了，因自來與女兒及冷絳雪看道：「我只恐怕匆匆而去，有甚不足之處，今見二詩，十分欽羨，與你不別而去者，大約是懷慚之意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此二生不獨才高，而有虛心服羨，如此真難得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難得兩個都是一般才高。」山顯仁見女兒與冷絳雪交口稱贊，因又吩咐一個家人道：「方纔來考試的松江趙錢二位相公，寓在城中抱子河呂公堂，你可拿我兩個名帖去請他，有話說。」家人領命到次日起個早，果走到抱子河呂公堂來尋問，燕白領原是假說，如何尋問得着。不期事有湊巧，山信因張尙書府中出入不便，故借寫在此，山府來的左問右問，竟問到宋信下處。宋信見了問道：「你是誰家來的，尋那一個？」家人答道：「我是山府來的，要尋松江趙錢二位相公。」宋信道：「山府自然是山相公了。」家人答道：「正是，現有名帖在此。」宋信看見上面寫着侍生山顯仁拜，因又問道：「這趙錢二相公與你老爺有甚相知，却來請他？」家人道：「這二位相公昨日在我府中與小姐對考，老爺與小姐見他是兩個才子，故此請他去有甚話說。」宋信心下暗想道：「此二人一定是考中

意的了。此二人若考中意了，老張的事情竟無望了。」因打個破頭肩道：「松江只張吏部老爺的公子張寅，便是個真才子，那裏有甚姓趙的姓錢的才子，莫非被人騙了。」家人道：「昨日明明兩個青年相公在我府中考試的，甚麼是騙？」宋信道：「若不是騙，使你錯記了姓名。」家人道：「明明是一個姓錢，一個姓趙，爲何有錯？」宋信道：「松江城中的朋友，我都相交盡了，且莫說才子，就是飽學秀才，沒個姓趙姓錢的，莫非還是張寅相公？」家人道：「不曾說姓張。」宋信道：「若不是姓張，只裏沒有。」家人只得又到各處去尋。尋了一日，並無蹤跡，只得回復山顯仁道：「小人到呂公堂遍訪，並無二人蹤跡。人人說松江才子只有張吏部老爺的公子張寅方是，除他並無別個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胡說，明明兩個在此，你們都看見的，甚麼沒有，定是不用心，還不快去細訪；若再訪不着，便要重責。」家人慌了，只得又央了兩個同進城去訪，不題。却說宋信得了這個消息，忙尋見張寅，前後事說了一遍道：「這事不上心，只管弄冷了。」張寅道：「不是我不上心，他那裏又定要見我，你又叫我不要去，所以就延爲今之計，如之何？」宋信道：「他既看中意了趙錢二人，今雖尋不見，終須尋著，一尋見了，便有成機，便將我們前功盡棄，如今急了，俗語說得好：『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。』莫若討兩封硬掙書，大著胆，乘他尋不見二人之際，去走一倘，倘僥倖先下手成了，也不可。若是要考試詩文，待小弟躲在外邊，代作一二首，傳遞與兄塞塞白兒，包你妥帖。只是事成了，不要忘却小弟。」張寅道：「兄如此玉成，當要重報。」二人算計定當，果然又討了兩封要路的書，先送了去，隨即自寫了名帖，又備了一副厚禮，自家闊服轎乘來拜，又將宋信悄悄藏在左近人家。山顯仁看了書帖，皆都是稱贊張寅少年才美，門當戶對，求親之意，又見書帖，都是一時權貴，又因是吏部尙書之子，又見許多禮物，不好輕慢，只得叫人請入相見。張寅倚着自己有勢，竟昂然走到廳上，以晚輩禮相見。禮畢，看坐在左首，山顯仁下陪，一面奉茶，一面山顯仁就

問道：「久仰賢契青年高才，渴欲一會，怎麼許久不蒙下顧？」張寅答道：「晚生一到京，老父即欲命晚生趨謁老太師，不意途中勞頓，抱恙未痊，所以羈遲上謁，獲罪殊勝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原來有恙，老夫急於領教，也無他事，因見前日書中盛稱賢契著述甚富，故欲領教一二。」張寅道：「晚生未學，巴人下里之詞，只好塗飾闕里，怎敢陳於老太師山斗之下。今既蒙引誘，敢不獻醜。」因向跟的家人取了張子新編一冊，深深打一恭送上道：「鄙陋之事，敢求老太師轉致令愛小姐筆削。」山顯仁接了展開一看，見遷柳莊題壁聽鶯諸作，字字清新，十分歡喜道：「賢契美才，可謂名下無虛了。」又看兩首，津津有味，因叫家人送與小姐。一面就邀張寅後廳留飲。張寅辭遜不得，只得隨到後廳小飲數杯。山顯仁又問道：「雲間大郡人文之邦，前日王督學特薦一個燕白領，也是松江人，賢契可是相知麼？」張寅道：「這燕白領號紫侯，也是敝縣華亭人，與晚生是自幼同窗，最爲莫逆，凡遇考試，第一第二，每每與晚生不相上下，才是有些，只是爲人狂妄，出語往往詆毀前輩，鄉里以此薄之，家父常說他既承宗師舉薦，又蒙聖恩徵召，就不俟駕而來，却又不知向何方流蕩，竟無蹤跡，以辜朝廷德音，豈是上進之人。」山顯仁聽了道：「原來這燕生如此薄劣，縱使有才，亦不足重。」正說未完，只見一個家人走在山顯仁耳邊，低低說了甚麼，山顯仁就開口道：「小女見了佳章，十分欣羨，內中有甚未解處，要請賢契到玉尺樓一解，不識賢契允否？」張寅道：「晚生此來，正要求教小姐，得蒙賜問，是所願也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可請一往，老夫在此奉候。」就叫幾個家人送到玉尺樓去。張寅臨行，山顯仁又說道：「小女賦性端嚴，又不能容物，比不得老夫，賢契言語須要謹慎。」張寅打一恭道：「謹領台命。」遂跟了家人同往。心下暗想道：「山老之言，過於自大，他閣老女兒縱然貴重，我尙書之子也不寒賤，難道敢輕薄我不成，怕他怎的！若要十分小心，到轉被他看輕了。」主意定了，遂昂昂然隨着家人入去，不期這玉尺樓直在花園

後邊，走過了許多亭榭曲廊，方纔到了樓下，家人請他坐下，叫侍妾傳話上樓，坐不多時，只見樓上走下兩個侍妾，來向張寅說道：『小姐請問張相公，這張子新編，還是自作的，還是選集衆人的？』張寅見問得突然，不覺當心一拳，急得面皮通紅，幸喜得小姐不在面前，只得勉強硬說道：『上面明明刻著張子新編，張子就是我張相公了，怎說是別人做的？』侍妾道：『小姐說既是張相公自做的，爲何連平如衡詩都刻在上面？』張寅聽見說出平如衡三字，摸著跟腳，驚得啞口無言，默然半晌，只得轉口說道：『你家小姐果然有眼力，果然是一個才子，後面有兩首，是我與平如衡唱和做的，故此連他的都刻在上面。』侍妾道：『小姐說』不獨平如衡兩首，還有別人的哩。』張寅心下暗想道：他既然看出平如衡來，自然連燕白領都知道，莫若直認罷了。』因說道：『除了平如衡，便是燕白領，還有兩首，其餘都是我的了，再無別人，請小姐只管細看我張相公是真才實學，決不做那盜襲小人之事。』侍妾上樓覆命，不多時，又走下樓來，手裏拿著一幅字，遞與張寅，小姐說張子新編，既是張相公自做的，定然是一個奇才子了，今有詩一首在此，求張相公和韻。張寅接了，打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一首絕句道：

一池野草不成蓮，滿樹楊花豈是綿，失去燕平舊時句，忽然張子有新編。

張寅見了，一時沒擺佈，只得假推要和磨墨拈筆，寫來寫去，悄悄寫了一個稿兒，趁人兒不見，遞與一個帖身童子，叫他傳出去與宋信代做。自家口裏哼唧唧的，沉吟一會兒，虛寫了兩句，一會兒又抹去了兩句，一會兒又將原稿讀了兩遍，一會而又起身走幾步，兩只眼只望着外邊，侍兒們看了，俱微微含笑。淹的工夫久了，樓上又走了兩個侍妾來，催促道：『小姐問張相公，方纔這首詩，還是和，還是不和？』張寅道：『怎麼不和？』侍妾說：『既然和，爲何只管做去？』張寅道：『詩妙於工，潦草不得。詩人之才情不同，李太白斗酒百篇，杜工

部吟詩太瘦，如何一樣論得。」正然着急不題，却說小童拿了一張詩稿，忙忙走出，要尋宋信代作，奈房子深遠，轉折甚多，一時認不得出路，只在東西亂跑。不期冷絳雪聽得山小姐在玉尺樓考張寅，要走去看看，正走出房門，忽撞見小童亂走，因叫侍妾捉拿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走到內裏來！」小童慌了說道：「我是跟張相公的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你跟張相公，爲何在此亂走？」小童道：「我要出去，因不認得路，錯走到此。」冷絳雪見他說話慌張，定有緣故，因說道：「你既跟張相公，又出去做甚？定是要做賊了，快拿到老爺處去問。」小童慌了道：「實是相公吩咐出去有事，並不是做賊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你實說出去做甚麼，我就饒你；你若說一句謊，我就拿你去。」小童要脫身，又脫不得，只得實說道：「相公要做甚麼詩，叫我出去與宋相公代做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要做甚麼詩，可拿與我看。」小童沒法，只得取出來，遞與冷絳雪。冷絳雪看了，笑一笑道：「是小姐奈何他了，待我也取笑一場。」因對小童說道：「你不消出去尋人，等我替你做了罷。」小童道：「若是小姐肯做得一發好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跟著我來。」遂帶了小童，到房中，信筆寫了兩首，遞與他道：「你可拿去，只說是宋相公做的。」小童得了詩，歡喜不過，冷絳雪又叫侍兒送到樓下，小童掩將進去，張寅忽然看見，慌忙推小解，走在階下，那童子近身一混，就將代做的詩遞了過來。張寅接詩在手，便胆大氣壯，昂昂然走進來，坐下道：「凡做詩要有感觸，偶下階有觸，不覺詩便成了。」因暗暗將代做的稿兒鋪上紙下，原打算是一首，見是兩首，一發快活，因照樣謄寫，寫完又自念一遍，十分得意，因遞與侍妾道：「詩已和成，可與拿小姐去細看。小姐乃有才之人，自識其中趣味。」侍妾接了，微笑一笑，遂送上樓來與山小姐。山小姐接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

高才自負落花蓮，莫認包兒掉了綿，縱使燕平舊時句，雲間張子實重編。

又一首是

荷花荷葉總成蓮，樹長蠶生都是綿，莫道春秋齊晉事，一加筆削仲尼編。

山小姐看完，不禁大笑道：「只個白丁不知央甚人代作，到被他取笑了。」又看一遍道：「詩雖遊戲，甚是風雅，則代作者到是一個才子，但不知是何人？怎做個法兒，叫他說出方妙。」正在沉吟，忽冷絳雪從後樓轉了出來，山小姐忙迎着笑說道：「姐姐來得好，又有一個才子，可看一個笑話。」冷絳雪笑道：「只個笑話，我已看見，這才子我先知道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姐姐纔來，爲何到先知道了？」冷絳雪就將撞見小童，出去叫人代作，並自己代他作詩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山小姐拍掌大笑道：「原來就是姐姐耍他，我說那里又有一個才子。」張寅在樓下，聽見樓上笑聲啞啞，滿心以爲得意歡喜，因暗想道：「何不乘他歡喜，趕上樓去調戲，得個趣兒，倘有天緣，彼此愛慕，固是萬幸，就是他心上不允，我是一個尙書公子，又是他父親明明叫我進來的，他也不好難爲我，今日若當面錯過，明日再央人來求，不知費許多力氣，還是隔靴搔癢，何能如此親切。」主意定了，遂不顧好歹，竟硬著胆撞上樓來。只因這一上樓來，有分教，黃金上公子之頭，紅粉塗才郎之面。不知此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癡公子倩佳人畫面

詞曰：潑墨淋漓，借尊面權爲素，壁雖然未似錦箋，奇圈圈點點，得辱佳人筆。書生白面安能及，粉黛無顏色，若非神茶鬱壘，橫塗豎抹堪爲匹。

話說張寅在玉尺樓下考詩，聽見樓上歡笑，以爲山小姐得意，竟大著胆，一直撞上樓來。此時許多侍妾，因

見山小姐與冷絳雪取笑張寅作樂，都立在旁邊觀看，故樓門口並無人看守，張寅乘空竟走了上來。山小姐忽抬頭看見，因大怒道：「這是甚人，敢上樓來！」張寅已走到面前，望着小姐深深作揖道：「學生張寅拙作，蒙小姐見賞，特上樓來拜謝。」衆侍妾看見張寅突然走到面前，俱大驚着急，攔的攔，遮的遮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亂嚷道：「好大胆，這是甚麼所在，竟撞了上來！」張寅道：「我不是自撞來的，是你家太師爺着人送我來的。」山小姐道：「胡說，太師叫你在樓下聽考，你怎敢撞上樓來哩。」因用手指着上面縣的御書匾額說道：「請掙開驢眼看一看，這是誰人寫的，任是公侯卿相，到此也要叩頭，你是一個白丁公子，怎敢欺滅聖上，竟不下拜。」張寅慌忙抬頭一看，只見正當中懸着一個匾額，上面御書弘文才女四個大字，中間用一顆御璽，知是皇帝的御筆，方纔慌了，撩衣跪下。山小姐道：「我雖一女，乃天子欽定才女之名，賜玉尺一方，量天下之才，又恐幼弱爲人所欺，勅賜金如意一柄，如有強求婚姻及惡言調戲，打死勿論，故不避人。滿朝中縉紳大臣，皇親國戚，以及公子皇孫，并四方求詩求文，也曾見了多少，從無一人敢擅登此樓，輕言調戲。你不過是一個紈袴之兒，怎敢目無聖旨，小覷於我，將謂吾之金如意不利乎？」因叫侍妾在龍案上取過一柄金如意，親執在手，中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張寅調戲御賜才女，奉旨打死。」說罷，提起金如意就照頭打來，把一個張寅嚇得魂飛天外，欲要立起身來跑了，又被許多侍妾拿定，無奈只得磕頭如搗蒜，口內連連說道：「小姐饒命，小姐饒命，我張寅南邊初來，實是不知，求小姐饒命！」山小姐那裏肯聽，怒狠狠拿着金如意，只是要打。幸得冷絳雪在旁相勸，山小姐尚不肯依，却虧張寅跟來的家人聽見樓上聲息不好，慌忙跑出，到後廳稟知山顯仁道：「我家公子一時狂妄，誤上小姐玉尺樓，小姐大怒，要奉旨打死，求太師老爺看我家老爺面上，速求饒恕，感恩不淺。」山顯仁聽說，也着忙道：「我叫他謹慎，他却不聽。小姐性如烈火，若打傷了，彼此體面不好看。」因忙叫

幾個家人媳婦，快跑去說老爺討饒。山小姐正要下毒手打死張寅，冷絳雪苦勸不住，忽幾個家人媳婦跑來，說老爺討饒，山小姐方纔縮住手了，說道：「這個狂妄畜生，留他何益？爹爹却來勸止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太師也未必爲他，只恐同官面上不好看耳。」一時張寅已嚇癱在地，初猶求饒，後來連話都說不出，只是磕頭。山小姐看了又覺好笑，因說道：「父命討饒，怎敢不遵，只是造化了這畜生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既奉太師之命，恕他無罪，可放他去罷。」山小姐道：「他胸中既然無才，却能央人代替，以粧門面，則面上不可無才。」因叫侍妾取過筆墨，與他擦一個花臉去，使人知他是個才子。張寅跪在地下，看見放了金如意，不打，略放了些心，因說道：「若說我張寅見御書不拜，擅登玉尺樓，誤犯小姐，罪固該當；若說是央人代替，我張寅便死也不服。」山小姐與冷絳雪聽了，俱大笑起來。山小姐道：「你代替的人，俱已捉了在此，還要嘴強。」張寅聽說捉了代替，只說宋信已被他們拿了，心下愈慌，不敢開口。山小姐因叫侍兒將筆墨在他臉上塗得花花綠綠，道：「今日且饒你去，你若再來纏繞，我請過聖旨，只怕你還是一死。」張寅聽說饒去，連忙爬起來，說道：「今日吃了許多苦，還來纏甚麼？」冷絳雪在旁插說道：「你也不吃苦，你肚裏一點墨水不曾帶來，今到擦了一臉去，還說吃苦。」說得山小姐忍不住的笑。張寅得個空，就往樓下走了，走到樓下，衆家人接着，看見不像模樣，連忙將衣服替他面上揩去，揩便揩了，然是乾衣服，未曾著水，終有些花花綠綠，揩不乾淨。張寅也顧不得，竟掩着往外直走，也沒甚臉，再見山顯仁，也不到後廳，竟往旁邊夾道裏一溜烟走了。走出大門，心纔安了，因想道：「他纔說代人捉住了，定是老宋也拿了去，我便放了出來，不知老宋如何了？」又走不上幾步，轉過灣來，只見宋信在那裏伸頭探腦的張望，看見張寅，忙迎上來，說道：「恭喜，想是不曾要你做詩。」張寅見了，又驚又喜，道：「你還是不曾捉去，還是捉了去放出來的？」宋信道：「那個捉我，你怎生只等慌張狼狽，臉上爲何花花

綠綠的？」張寅跌跌脚道：「一言說不盡，且到前邊尋個好所在，慢慢去說。」遂同上了轎。回來走了數里，張寅忽見路旁一個酒店，甚是幽雅潔淨，遂叫住了轎，同宋信入來。這店中是樓上樓下兩處，張寅懶得上樓，遂在樓下靠窗一幅大座坐下，先叫取水，將面洗了，然後吃酒，纔喫得一兩杯，宋信便問道：「你爲何只等氣苦？」張寅嘆口氣道：「你還要問，都是你害人不淺。」宋信道：「我怎的害人？」張寅道：「我央你作詩，指望你做一首好詩，光輝光輝，不知你做些甚麼詩，叫他笑我央你代做，原是隱密瞞人之事，你怎麼與他知道，出我之醜。」宋信道：「見鬼了，我在此等了半日，人影兒一個也不見出來，是誰叫我做詩？」張寅道：「又來胡說了，詩也替我做了，我已寫去了，怎賴沒有？」宋信道：「我做的是甚麼？」張寅道：「我須全記不得，還記得些影兒，甚麼落花蓮，甚麼包掉了綿，又是甚麼春秋，又是甚麼仲尼，難道不是你做，還要賴到那裏去？」宋信道：「冤屈死人，是那個教我來做？」張寅道：「是小童來的。」宋信道：「可叫小童來對。」張寅忙叫小童，小童却躲在外面，不敢進來，被叫不過，方走到面前。張寅問道：「宋相公做的詩，是你拿來的。」宋信道：「我做甚詩交與你？」小童見兩下對問，慌的呆了一會，也說不出。張寅見小童不則聲，顏色有些古怪，因兜臉兩掌道：「莫非你這小蠢才不會拿詩與宋相公麼？」小童被打，只得直說道：「那詩實實不是宋相公做的。」張寅大驚道：「不是宋相公做的，却是誰人做的？」小童道：「相公叫我出來，因性急慌忙，錯走了路，誤撞入他家小姐房內，被他拿住，要做賊打，又搜出相公與我的詩稿，小的瞞他不得，只得直說了。他說你不消尋別人，我代做了罷，拿起筆來，頃刻就寫完了，我恐怕相公等久，只得就便拿來了。」張寅聽了，又跌脚道：「原來你這小奴才誤事，做詩原爲要瞞他家小姐，你怎到央他家小姐代做，怪不得他笑說代做的人已捉住了。」宋信道：「如今纔明白，且問他怎生叫你做起的？」張寅道：「我一進去，山相公一團好意，留我小飯，飲了半晌，就叫

家人送我到玉尺樓去考，方纔坐下；山小姐就叫侍妾下樓來問道：「張子新編是誰人做的？」我說是自做的。他又叫侍妾說道：「既是自做的，爲何平如衡的詩在內？」只因這一問，打着我的心，叫我一句也說不出。我想這件事，是你我二人悄悄做的，神鬼也不知，他怎麼就知道？」宋信也吃驚道：「這真作怪了！你却怎麼回他？」張寅道：「我只得認是平如衡與我唱和的兩首，故刻在上面，所以做只一首詩譏誚我，又要我和我急了，叫這小奴才來央你做，不知又落人圈套，竟將他代作的寫了上去，他看了在樓上大笑，我又不知就裏，只認是看詩歡喜，遂大胆跑上樓去。不料他樓上供有御書，說我欺滅聖旨不拜，又有一柄御賜的金如意，凡是強求婚姻與調戲他的，打死勿論，我又不知，被他叫許多侍妾僕婦，將我捉住，自取金如意定要將我打死；是我再三告求，方纔饒了，你道只了頭惡不惡？說饒了，臨行還搽我一個花臉，方放下樓來。」宋信聽了吐舌說道：「大造化，大造化，玉尺樓可是擅自上去的一個御賜才女，可是調戲得的？還是看你家尙書分上，若然別個，定然打殺，只可白白送了一條性命。」張寅道：「既是這等利害，何不早對我說知？」宋信道：「他的利害，人人知道，何消說得。就是不利害，一個相公兒女，也不該撞上樓去調戲他。」張寅道：「我一個冢宰公子，難道白受他凌辱，就是這等罷了；須與老父說知，上他一疏，說他倚朝廷寵眷，凌辱公卿子弟。」宋信道：「你若上疏，說他凌辱，他就上疏說你調戲，後來問出真情，畢竟還是你吃虧，如何弄得他倒？」張寅道：「若不處他一場，如何氣得他過？」宋信道：「若是氣他不過，小弟到有一個好機會，可以處他。」張寅忙問道：「有甚好機會，萬望說與我知道？」宋信道：「我方纔在接引菴借坐等你，看見壁上有趙縱錢橫二人題的詩，看他詩中情思，都是羨慕山小姐之意。我問菴中和尙，他說二人曾與山小姐對考過，我問他考甚麼？那和尙到也好事，連考的詩都抄在那裏，拿與我看，被我暗暗也抄了來。前日山相公叫人錯尋到我下處的，就是此二人。」

我看他對考的詩，彼此都有勾挑之意，你若尋他過犯，上疏參論，何不將此唱和之詩呈與聖上，說他借量才之名，勾引少年子弟，在玉尺樓淫詞唱和，有辱天子御書，并欽賜才女之名。如此加罪，便不怕天子不動心。」張寅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這個妙，這個妙，待我就與老父說知，叫他動疏。」宋信道：「你若明日就上疏，他就說你調戲被辱，仇口冤他了。此事不必性急，須緩過幾日方好。」張寅道：「也說得是，便遲兩日，不怕他走上天去。」二人商議停當，方纔歡歡喜喜飲酒，飲了半晌，方纔起身，上轎而去。俗語說得好：「路上說話，草裏有人。」不期這日燕白領，因訪不着閣上美人，遂同平如衡又出城，走到皇莊園邊去訪問，不但人無跡蹤，并牆上的和詩都粉去了，二人心下氣悶不過，走了回來，也先在這店中樓上飲酒。正飲不多時，忽看見樓下宋信與張寅同了入來，二人大驚道：「他二人原來也到京了！」平如衡就要下樓來相見，燕白領攔住道：「且聽他說甚麼？」二人遂同伏在閣子邊，側耳細聽。聽見他一五一十，短短長長，都說是要算計山小姐與趙縱錢橫之事，遂悄悄不敢聲張，只等他吃完酒去了，方纔商量道：「早是不曾看見，若看見未免又惹是非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我原料他要來山家求親，只道倚着尙書勢頭，有幾分指望，不期倒討了一場凌辱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二人去考，雖然未討便宜，却也不至出醜，所可恨者，未見小姐耳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以我論之，小姐不過擅貴名耳，其才美亦不過至是極矣。小弟初意，還指望去求謀一見小姐，今聽張寅所謀不善，若再去纏擾，不獨帶累山小姐，即你我恐亦不能乾淨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就是不去，明日叫他父親上疏，畢竟有趙縱錢橫之名，如何脫卸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若你我真是趙縱錢橫考詩，自然公器，有無情詞挑逗，自然要剖個明白，怕他怎的？只是你我都是假托之名，到了臨時，張寅認出真姓名，報知聖上，聖上說學臣薦舉，朝廷欽召，都違悖不赴，却更名改姓，潛匿京師，調引欽賜才女，這個罪名便大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吾兄所慮甚是，爲今之計，却將奈何？」燕白領

道：「我二人進京，本念實爲訪山小姐求婚，而這段姻緣，料已無望。小弟遇了閣上美人，可謂萬分僥倖，然追求無路，又屬渺茫；吾兄之冷絳雪，又全無蹤影，你我流蕩在此，殊覺無謂。兄前日侍妾詩中，已明明說道：『欲爲元霜求玉杵，須從御座撒金蓮。』目今鄉試不遠，莫若歸去，求了功名，那時重訪藍橋，或者還有一線之路。」

平如衡道：「吾兄之論，最爲有理，只怕再來時物是人非，雲英已赴裴航之夢矣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山小姐年方二八，瓜期尙有可待，况天下富貴才人甚少，那能便有裴航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山小姐以兄想來，還有可待，只怕我那冷絳雪小姐，不能待矣。既是這等，須索早早回去。」二人算計定了，又飲了數杯，便起身回到下處，叫家人收拾行李，僱了轎馬，趕次日絕早就出城長行。二人一路上，有說有笑，到也不甚寂寞。一日行到山東地方，正在一條狹口上，忽撞見一簇官府過來，前面幾對執事，後面一乘官轎甚大，又有十餘匹馬跟隨，十分擁擠。燕白領與平如衡只得下了轎，檢一個略寬處立着，讓他們過去。不隄防官轎抬至面前，忽聽得轎裏連叫舍人快快問道：「傍立的可是燕平二生員？」燕白領與平如衡聽見，忙在轎裏一張方認得是王提學，也不等舍人來問，連忙在轎前打一恭道：「生員正是燕白領平如衡。」王提學聽了大喜，因吩咐舍人道：「快請二位相公前面驛中相見。」說罷，轎就過去了。聽差舍人領命，隨即跟定燕白領平如衡，請上轎抬了轉去，幸喜回去不遠，只二三里，就到了驛中。王提學連連叫請，燕白領平如衡只得進去拜見。拜見過王提學，就叫坐下，二人遜稱不敢，王提學道：「途中不妨。」二人只得坐下。王提學就問道：「本院已有疏特薦，已蒙聖恩批准徵召入京，本院奉旨各處追尋，却無蹤影，二位賢契爲何却在此處？」燕白領應道：「生員與平生員蒙大宗師培植，感恩無地，但生員等遊學在先，竟不知徵召之事，有辜聖恩，并負大宗師薦拔之盛心，死罪死罪。」王提學道：「既是不知，這也罷了，却喜今日湊巧遇着，正好同本院進京復命，就好面聖，定有異擢。」燕平二

人因說道：「大宗師，欲將生員下士，獻作嘉賓，一段作養，感心真足千古。但聞負天下之大名，必有高天下之大才，方足以當之。若碌碌無奇，未免取天下之笑。生員輩雖薄有微才，爲大宗師垂憐，然撫心自揣，竊恐天下之大，何地無才，竟以生員二人，概盡天下，實實不敢自信。」王提學道：「二位賢契，虛心自讓，固見謙光，但天下文人，本院於南直中徧求，惟二位賢契出類拔萃，故本院敢於特薦，天下雖大，縱更有才人，亦未必過於賢契。今姓名已上達宸聰，二位賢契不必過遜。」燕白領道：「生員輩之辭，其實是有所見而然，並不是套作謙語。」王提學道：「有何所見，不妨直說。」燕白領道：「生員聞聖上詔求奇才者，蓋因山相公之女山黛，才美過人，曾在玉尺樓做詩做賦，壓倒翰苑羣英，故聖上之意，以爲女子尙有高才，何況男子？故有此特命。今應詔之人，必才高過於山黛，方不負聖上之求。若生員輩不過項羽之霸才耳，安敢奪劉邦之秦鹿，是以求大宗師見諒也。」王提學回道：「二位賢契又未遇山小姐，何畏山小姐之深也。」燕白領道：「生員輩雖未遇山小姐，實依稀彷彿於山小姐之左右，非畏之深，實知之深也。」王提學道：「二位賢契既苦苦自諉，本院也不好相強，只是已蒙聖召，而堅執不往，恐聖上疑爲鄙薄聖朝，誠恐不便。」平如衡道：「生員等若是養高不出，便是鄙薄聖朝，今情願原從制科出身，總是朝廷之人才，只是不敢當徵召耳，實是尊朝廷，與鄙薄者大相懸絕。」王提學道：「二位賢契既要歸制科，這便也是一樣了；只是到後日辨時便遲了，何不就将此意先出一疏，待本院復命時帶上了，使聖上看明，不獨無罪，且可見二位才而有讓，明日鹿鳴得意，上苑看花，天子定當刮目。」燕平二人同謝道：「蒙大宗師指教，卽當上疏。」王提學就留二人在驛中同住了。驛中備出酒飯，就留二人同喫。飲酒中間，又考二人之詩文，見二人下筆如神，無不精警，看了十分歡喜。因說道：「二位賢契若就制科，定當高發。本院歲考完了，例當復命。科考的新宗師，已到任多時，二位速速回去，還也不遲。本院在京中

準聽捷音。』燕平二人再三致謝，又寫了一道辭召就試的疏，交付王提學，然後到次日，各自別去。王提學進京，復命不題。且說燕白領、平如衡二人，一路無詞，到了松江學裏，正值新宗師科考。燕白領是華亭縣學士，自去赴考，不必言矣。平如衡却是河南人，欲要冒籍松江，又嚴緊，冒不得。與平教官商量，欲要作隨任子姪寄考。平教官官又小，又擔當不來，欲要回河南去，又遲了，還是燕白領出主意道：『不如納了南監罷。』平如衡道：『納監固好，只是要許多銀子。』燕白領道：『只不打緊，都在小弟身上。』平教官出文書，差一個的當家人，帶了銀子，到了南京監裏，替平如衡加納了。過了數日，科舉案發了，燕白領又是一等，有了科舉，遂收拾行李，同平如衡到南京來鄉試，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，龍虎榜中御墨，變作婚姻簿上赤繩。不知此去，果能中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道路聯姻奇作合

詞曰：道路聞名巧，萍蹤得信奇，不須驚，吾不須疑，相因三生石上舊相知。錯認儂爲我，休爭他是誰，一緣一會不差池，大都本情出沒最多歧。右調南柯子。

話說燕白領有了科舉，又替平如衡納了南監，遂同到南京來鄉試。真是學無老少，達者爲先，二人到了三場，場中做的文字，猶如萬選青錢，無人不賞。及放榜之期，燕白領高中第一名解元，平如衡中了第六名亞魁。二人青年得貴，人物俊美，鹿鳴宴罷迎回，及拜見座師房師，無不人人羨慕，個個歡喜。凡是鄉宦有女兒人家，莫不都來求他二人爲婿。二人辭了東家，又辭西家，真個辭得不耐煩。公事一完，就同回松江，不料松江求親的也是這等。燕白領與平如衡商量道：『到不如早進京，便可省許多唇舌。』平如衡又道：『我們若早進

京，也有許多不妙。』燕白領道：『進京有甚不妙？』平如衡道：『功名以才得爲榮，若有依傍而成，便爲減色。我與你不幸爲王宗師所薦，姓名已達於天子，今又奪了元魁，倘進京早了，爲人招搖，鬧動天子，倘賜朝見，或邀獎譽，那時再就科場，再登高第，人只道試官迎合上意，豈不料文章減價，莫若對房師座師，只說有病，今科不能進京，使京中望你我者絕望，那時悄悄進京，挨至臨期，一到京就入場，若再能掄元奪魁，便可揚眉吐氣，不負平生所學矣。』燕白領聽了大喜道：『吾兄高論，深快弟心，但只是松江也難久留，不如推說有病，到那裏去養病，却同兄一路上慢慢遊覽而去，到臨時再入京，豈不兩全。』平如衡道：『這等方妙。』二人商議定了，俟酬應的人事一完，就收拾行李，悄悄進京，吩咐家人向人說，燕平相公往西湖之上養病去了。二人暗暗上路，在近處俱不耽擱，只渡過揚子江，方慢慢而行，到了揚州，因繁華之地，打算多住些時，遂依舊住在瓊花觀裏。觀中道士也知道都是新科舉人，一個解元，一個亞魁，好不奉承。二人才情發露，又忍不住，要東題西詠，住不上五六日，早已驚動地方都知道了。原來地方里甲規矩，凡有鄉紳士宦住址地方，都要暗暗報知官府，以便拜望送禮。瓊花觀總甲見燕白領與平如衡都是新科舉人，只得暗暗報知府縣。不料揚州理刑會聘做廉官，出場回來，對資知府盛稱解元燕白領與亞魁平如衡是少年才子，春闈會狀，定然有分。資知府聽在肚裏，恰恰地方來報，他就動了延攬結交的念頭，隨即來拜。燕白領與平如衡忙回不在，資知府去了。燕白領因商量道：『府尊既已知道，縣裏未免也要來拜，我們原要潛住，既驚動府縣，如何住得安穩。』平如衡道：『必須移個寓所方妙。』一面就叫人在城外幽僻之處，尋個下處，一面叫人打探資知府出了門，方來答拜，只得投兩個帖兒，就移到新下處去了。資知府回來聞知，隨即叫吏書下請帖請酒，吏書去請了來，回復道：『燕平二位相公不知是移寓，又不知是進京去了，已不在瓊花觀裏。』資知府聽了，暗暗想道：『進京舉人，無一毫』

門路，還要強來打抽豐作盤纏。他二人我去請他，他到躲了，不但有才，更兼有品，殊爲難得，可惜不曾會得一面！十分追悔不題。却說燕平二人，移到城外下處，甚是幽靜，每日無事，便同往山去看白雲紅樹。一日走倦了，坐在一個亭子上歇脚，忽見兩個脚夫抬着一盒擔禮，後面一個吏人押着，也走到亭子上來歇力。燕平看見，因與那吏人拱一拱手問道：「這是誰人送的禮物？」那吏人見他二人生得少年青秀，知是貴人，因答道：「是府裏寶大爺送與前面冷鄉宦賀壽的。」平如衡因記得冷絳雪是維揚人，心下暗驚道：「莫非這冷鄉宦正是他家？」因又問道：「這冷鄉宦是個甚麼官職？」那吏人道：「是個欽賜的中書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那兄曾聞得這冷中書家有個才女麼？」吏人道：「他家若不虧這個才女，他的中書却從那裏得來？」平如衡還要細問，無奈那脚夫抬了盒擔走路，吏人便不敢停留，也拱一拱手去了。平如衡因對燕白領說道：「小弟那裏不尋消問息，却無蹤影，不期今日無意中訪着了這個下落。」燕白領說：「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但不知這個才女可正是冷絳雪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天下才女有幾個，那有不是他之理？只是雖然訪着，却怎生去求親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若果是他，要求親却不難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在京中冷鴻臚家只問得一聲，受許多閑氣，今要開口求親，人生面不熟，絕無門路，怎說個不難？」燕白領道：「寶知府既與他賀壽，定與他相知，這寶知府就是門路了。」平如衡大喜道：「這果是一條門路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是便是一條門路，但你我既避他來，如何又好去親近，豈不被他笑我們脚跟立不定乎？」平如衡笑道：「但能求得冷絳雪之親，便死亦不辭，何況於一笑？」燕白領也笑道：「兄爲冷絳雪固不足惜，只是小弟何辜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兄不要這等分別，兄若訪着了閣上美人，有用小弟時，雖蹈湯赴火，豈敢辭乎？」二人俱各大笑，因同了回來，仍舊搬到瓊花觀去住。隨備了一副贄見禮，叫人訪得寶知府在衙，重新又來拜起。到了府前，便將名帖投入。寶知府

正在追悔，忽見名帖來拜，不勝歡喜，先叫人請在迎賓館坐，隨即出來相見。相見畢，遜坐待茶，看見燕平二人，年俱是二十上下，人物俊秀異常，滿心愛羨，因說道：「前日奉拜不遇，又承降失迎，隨即具一小東奉屈，因說二兄已命駕矣，正以不能一面爲歉，今忽蒙再顧，實出望外，想是吏員打探不實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前日奉謁不遇後，實移寓行矣。不意偶有一事，要請教老公祖大人，故復來奉求。」因叫家人送上禮帖道：「不腆微禮，少伸鄙敬。」寶知府道：「薄敬尙未能伸，怎敢反受厚禮，但不知兄台有何事下詢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聞貴治冷中書有一才女，不知他的尊諱叫做甚麼？求老公祖大人指教。」寶知府道：「他的名字叫冷絳雪，兄台何以得知而問及？」平如衡聽見說出冷絳雪三字，便喜得眉歡眼笑，竟忘了情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知府見了，因問道：「平兄何聞名而狂喜至此？」燕白領看見光景不像模樣，因替他說了一個謊道：「不瞞老公祖大人說：『平兄昔年曾得一夢，夢見有人對他說，『維揚才女冷絳雪，與你有婚姻之約。』平兄切記於心，遍處尋訪，並無一個姓冷的鄉宦。昨日偶聞得冷中書之名，又聞他有一才女，但未知其名，猶在疑似，今蒙老公祖大人賜教明白，平兄以爲其夢不虛，故不覺狂喜，遂致失儀於大人之前。』寶知府聽了道：『原來如此，既有此奇夢，可見姻緣前定，待本府與平兄作伐如何？』平如衡見寶知府自說作伐，連忙一恭到地道：『若得老公祖大人撮合此婚，晚生沒齒不敢有忘大德。』寶知府笑一笑道：『平兄不必性急，這一事都在我學生身上，包管成就。只是明日有一小酌，屈二位一敘，當有佳音回復。』平如衡道：『既蒙寵召，敢不趨赴，但冷氏之婚，已蒙金諾，萬望周全。』寶知府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又吃了一道菜，燕平二人方纔辭出，平如衡送的禮物，再三推讓，也只收得兩色。燕平二人別去不題。却說寶知府回入私室，就發一個名帖，叫人去接冷鄉宦到府中有話說。冷大戶見知府請他，安敢不來，隨即坐了一乘轎子，抬到府中。寶知府因要說話，迎賓館中不便，遂接入

私衙相見畢，敘坐。冷大戶先謝他賀壽之禮，謝畢就問道：「蒙老公祖見招，不知有何事見教？」竇知府就將平如衡來問他女兒名字，及燕白領所說夢中之事，與求親之意，都細細說了一番道：「我想你令愛年已及笄了，雖在山府中不曾輕待於他，却到底不是一個結局。今這平舉人來，因夢求親，或者原是婚姻，實是一樁美事。况那平舉人年又少，生得清俊過人，才又高，明年春試，不是會元，定是狀元，你令愛得配此人，方不負胸中才學。他再三托本府爲媒，你須應承，不可推却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蒙老公祖大人吩咐，豈敢不遵；但小女却在京中，非我治生所能專主，治生若竟受聘應承，倘他京中又不許嫁，豈不兩下受累？」竇知府道：「這個不消慮得，你令愛京中萬萬不能嫁人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老公祖大人怎料得定？」竇知府道：「山相公連自家女兒，東選西擇，尙不能得一奇才爲配，怎有餘力，選得到你令愛，我故說京中萬萬不能嫁人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莫若寫一個字，叫他京中去商量。」竇知府道：「老先生不要過迂了，以平舉人的才學人品，若到了京中，只怕山閣老見了，且配與自家女兒，那裏還得到你令愛。依本府主張，莫若你竟受了他的聘，使他改移不得，况父母受聘，古之正禮，就是山相公別有所許，也爭禮不過。這樣佳婿，萬萬不可失了。」冷大戶被竇知府說得快活，滿口應承道：「但憑老公祖主張，治生一一領教。只是小女現在山府，恐他明日要娶，遲早不能如期，也須說過。」竇知府道：「只不消說，若說在山府，未免爲他所輕，且到臨娶時，我自自有處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既是這等，還有一事，小女曾有言，不論老少美惡，只要才學考得他過，方纔肯嫁。明日臨娶時，若是考他不過，小女有話說，莫怪治生。」竇知府笑道：「這個只管放心，這個平舉人才高異常，必不至此。」冷大戶說完，遂辭謝去了。竇知府遂發帖請酒，燕平二人因有事相求，俱欣然而來。酒席間，即備說冷大戶允從之事，平如衡喜之不勝，再三致謝。酒罷，求竇知府擇了吉期，即行過聘去，約定來春春闈發後來娶。冷大戶因竇知府爲媒，又着人暗相

平如衡見青年秀美，與兒女足稱一對，滿心歡喜，竟自受了聘禮。平如衡見冷大戶受了聘定，因與燕白領商量道：「事已萬分妥帖，我們若在此間轉覺不便。」遂辭謝了竇知府，竟渡淮望山東一路緩緩而來不題。却說山黛與冷絳雪自從趙縱錢橫考詩之後，追尋不見，已是七分不快，又被張寅攪擾一場，便十分惆悵。虧與冷絳雪兩人互相寬慰，推過日子。不期過了許久，忽報張吏部有書，特參山黛年已及笄，苛於擇婿不嫁，以致情慾流蕩，假借考較詩文爲由，勾引少年書生趙縱錢橫，潛入花園淫詞唱和，現獲唱和淫辭一十四首，可證似此污辱，欽賜才女之名，大傷風化，伏乞聖恩查察，以正其罪。山黛看了大怒道：「這都是前日張寅受辱，以此圖報復也。」因也上一疏辨論，就訴說張寅因求婚考詩不出，擅登玉尺樓調戲，因被塗面受辱，故以此污鱗。蒙恩賜量才之尺，以詩文過質者，時時有人，不獨一趙縱錢橫。幸臣妾與冷絳雪原詩尚在，乞聖明垂覽，如有一字涉私，臣妾甘罪。倘其不然，污鱗之罪，亦有所歸。天子見了兩奏，俱批准道：「在奏人犯，俱着至文華殿候朕親審，該部知道。」旨意一下，事關婚姻風化，禮部差人拘提，衆犯俱在，獨有趙縱錢橫並無蹤跡。禮部尋覓不獲，只得上本奏知。聖上又批下道：「既有其人，豈無蹤影，著嚴訪候審，不得隱匿不報。」禮部又奉嚴旨，只得差人徧訪，因二人會題詩在接引庵，說和尚認得，就押着普惠和尚徧處察訪不題。却說山黛因被張吏部參論，心下十分不暢，因與冷絳雪在閨中閑論道：「才名爲天地鬼神所忌，原不因久占。小妹自十歲蒙恩，於今六載，當朝之名公才士，不知壓倒多少，今欲見得一佳偶，早早于飛而去，豈不完名全節。不期才售難逢，姻緣淹蹇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以致有今日之物議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量才考較，是奉旨之事，又不是桑濮私行，就是前日倡和之辭，並無一字涉私，怕他怎的？况眼前已有二三才人，聽小姐選擇所歸，亦一易事耳，何必苦勞懷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姐姐所說二三才人，據小妹看來，一個也算不得。」冷絳雪道：「爲何一個也算不得？」

山小姐道：「蒙聖上所諭，松江燕白領，洛陽平如衡，許爲妾主婚，此一才子也，然屢奉徵召，而抵死辭謝不來，此其無真才可知矣。卽趙縱錢橫二人，才情丰度，殊有可觀，得擇一以從足矣。不料有此一番議論，就使事完無說，而婚姻之事，亦當避嫌而不敢承矣。此又一才子也。只有一個閣下書生，大可人意，然大海浮萍，茫無定跡，試問姐姐所說，已有二三才人，今安在乎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小姐因張寅仇參，有激於中，只就眼前而論，未嘗不是，若依賤妾思來，小姐今年二八，正是青春，尙未及標梅之嘆。況燕白領必非無才之人，就是辭徵召而就制科，士各有志，到底有出頭之日，何妨少俟。至若趙縱錢橫，量才是奉君命，臨考是奉父命，有何嫌疑而欲避？就是閣下書生，偶然相遇，非出有心，而選吉求良，亦詩人之正，有何私曲，苦鬱於懷？卽明告太師，着人尋訪，或亦太師所樂從。小姐何必戚戚拘拘，作小家女兒之態？」山小姐聽了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姐姐高論，令小妹滿胸茅塞俱開矣。但閣下書生，旣無名姓，又無夢中畫像，卽欲明訪，却將何爲據？」冷絳雪笑道：「小姐何聰明一世，而懵懂一時。書生的姓名，雖無圖像來畫，題壁一詩，豈非書生之姓名圖畫乎？何不將前詩寫在扇上，使人鬻於市上，在他人自不理會，若書生見之，豈不驚訝而得之耶？」山小姐聽了，不禁拍手稱贊道：「姐姐慧心異想，真從天際得來，小妹不及多矣。」因取了一柄金扇，將書生題壁詩寫在扇上面，隨喚了一個一向玉尺樓伏侍，又在城中住的老家人蔡老官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在城中住，早晚甚便，可將這柄扇子拿到市上去賣。若有個少年書生，看見扇上詩驚訝，你可就問他姓名居住來報我，他若問我姓名，你切不可露出真跡，只說是皇親人家女子，要訪他結婚的。若果訪着，我重重有賞。老爺面前，且莫要說。」老家人領命去了，不題。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，在一路之上，慢慢度了歲，直交新春，方悄悄入京，尋個極幽僻的所在住下，每日是閉門讀書，絕跡不敢見人。原來燕白領與平如衡一中後，報到京中，莫說王提學歡喜，山相公歡喜，連天子也龍顏大悅，

因召王提學面諭道：「燕白領與平如衡既能發解奪魁，則爾之薦舉不虛，則彼二人之辭徵召而就制科，亦不爲無見也。因賜表禮，以旌其薦賢得實。」又諭：「若二人到京，可先領來見朕。」王提學謝恩辭退出，遂日日望二人到京。山顯仁見報，忙與山小姐冷絳雪說知，燕白領中了解元，平如衡中了亞魁，不日定然到京，你二人婚姻自有着落。冷絳雪因對山小姐說道：「小姐何如，我就說燕白領斷非無才之人！今既發解，則其才又在平如衡之上矣。」二人暗暗歡喜不題。却說山顯仁與王提學遂日日打聽，再不見到，只等到大座師復命，方傳說二人有恙，往西湖上養病去了，今科似不去會試，大家方冷了念頭，不十分打探。誰知二人已躲在京中，每日只是在下處吃兩杯悶酒。平如衡因聘定了冷絳雪，心下快暢，還不覺寂寞。燕白領却東西無緒，甚難爲情，早晚只將閣上美人的和韻，寫在一柄扇上吟諷。捱到場期將近，方同平如衡悄悄進城，到禮部去報名投卷。此時天下的士子，皆雜於闕下，滿城紛紛攘攘，二人在禮部報過名，投過券，遂雜於衆人之中，東西閑步步到城隍廟前，忽見一個老人家，手中拿着一把金扇，折着半面，插着草標在上。燕白領遠遠望去，看見那扇子上字跡，寫得龍蛇飛舞，十分秀美，因問道：「那扇子是賣的麼？」那老人家道：「若不賣，怎插草標？」燕白領因近前取來一看，不看猶可，看了那詩，驚訝得睜了眼合不攏來，舌吐出縮不進去，因扯着那老人家問道：「這扇子是誰人賣的？」那老人家見燕白領光景有些詫異，因說道：「相公此處不便說話，可隨我來。」遂將燕平二人引到一個幽僻寺裏去，方纔說道：「相公看這扇子有何奇處，這等驚訝，可明對我說，包管相公有些好處。」燕白領心下已知是美人尋訪，因直說道：「這扇上的詩句，乃是我在城南皇莊牆壁上題贈一位美人的，此詩一面寫了，一面就塗了，這是何人，他却知道寫在上面？」老人家道：「相公說來不差，定是真的，這詩就是相公題贈的美人寫的，他因不知相公名姓居止，無處可訪，故寫了此詩，叫我各處尋訪，今果

相遇，大有緣法。」燕白領聽了，喜得魂蕩情搖，體骨都酥，因說道：「我蒙美人這等用情留意，雖死不爲虛生矣。」因問道：「老丈，請問你那閣上美人，姓甚名誰，是何等人家？」那老家人答道：「那美人門第，却也不小，大約是皇親國戚之家，他的姓名，我一時也不便好說。若相公果也有意，可隨我去，便見明白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隨你去固好，只是場期近了，不敢走開，却如之奈何？」老家人道：「相公既要進場，功名事大，怎敢相誤。可說了姓名寓處，待我場後，好來相訪。」燕白領心下暗想道：「若說是趙縱，恐惹張寅的是非；若說是燕白領，恐爲朝廷知道。」因說道：「我的姓名，也不好便說，還是你說個住處，我到場後來相訪罷。」老家人道：「場後來訪，也不爲遲，但我家小姐特地託我尋訪，今既尋訪着了，又無一姓名，叫我怎生去回復，豈不道我說謊？」燕白領想一想道：「我有個道理。」遂在袖裏取出那柄寫美人和韻的扇子來，遞與那老家人道：「你只將此物回復你家小姐，他便不疑你說謊了。你那柄扇子，可留在此，做個記頭。」老家人接了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老漢住在東半邊蘇州衙裏，相公場後來尋我，只消進衙衙第三家，問蔡老官便是了。這把扇子相公要，就留在此不妨。」便就遞與燕白領。燕白領接了道：「有了住處，便好尋了。你回去，可拜上小姐，說我題壁書，生何幸得蒙小姐重愛，場後定當踵門拜謝。」老家人道：「相公吩咐，我自去說，但場後萬萬不可失約。」燕白領道：「訪求猶恐不得，既得焉敢失約！」兩下再三叮嚀，老家人方纔回去，將此事回覆小姐，不題。却說平如衡在旁看過，也不勝歡喜道：「小弟訪着了冷絳雪，已出望外，不料無意中兄又訪着閣上美人之信，真個是大快人心之事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兄之絳雪，聘已行了，自是實事；小弟雖僥倖得此消息，然鏡花水月，尙屬虛影，未卜何如？」平如衡道：「美人既然以題詩相訪，自是有心之人，人到有心，何所不可。你我且唾手功名，凡事俱易爲耳。」二人歡歡喜喜，以待進場，只因這一進場，有分教：吉凶鴉鵲同行，清濁忽分鱉鯉。不知後事如

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金鑾捷報美團圓

詞曰：金鑾捷報，天子天顏悅！不是一番磨與滅，安見雄才大節？明珠應產龍胎，蛾眉自解憐才，費盡人情，宛轉成全，天意安排。右調清平樂。

話說平如衡已聘定冷絳雪，燕白領訪着閣上美人消息，二人心下十分快活，到了場期，二人歡歡喜喜進去，做得三場文字，皆如錦繡一般，二人十分得意。三場一完，略歇息數日，燕白領即邀平如衡同到蘇州衙衙去尋蔡老官。此時場事已畢，不怕人知，竟往大街上一直走去。不期纔走到棋盤街上，忽舉頭撞見接引庵的普惠和尚，燕白領忙拱手道：「老師何往？」普惠看見二人，也不顧好歹，便一隻手扯住一個道：「二位相公，一向在何處，却叫小僧尋得好苦？」燕平二人大驚道：「老師尋我爲甚？」普惠道：「小僧不尋相公，是吏部尚書張老爺，有疏參二位相公與山小姐做詩勾挑，傷了風紀，奉旨拘拿御審。各人犯俱齊，獨不見了二位相公，至今未審。有一位宋相公說二位相公曾在庵中題詩，小僧認得，就叫差人押着小僧到處找尋，差不多找了半年，脚都走折了，今日僥倖纔遇着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這等說來，難爲你了。只是這件事也沒甚要緊，况已久遠，朝廷也未必十分追求，若是可以通融用情，待學生重重奉酬何如？」普惠道：「天子輦轂之下，奉旨拿人，誰敢通融？這個使不得。」傍邊押和尚的差人見和尚與二人說話有因，遂一齊擁到面前，問和尚道：「這兩個可就是趙縱錢橫麼？」普惠連連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衆差人聽得一個是字，便不管好歹，取出鐵索，套在燕白領平如衡頸裏，便指着和尚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禿狗，一個欽犯罪人，見了不拿，還與他斯斯文文講

些甚麼，莫非你要賣放麼？」普惠也嚇得口不敢開，燕白領平如衡還是與他講話，當不得一班如龍似虎的差人，扯着便走。平如衡還強說道：「你們不必動粗，我二人是新科解元舉人，須要存些體面。」衆差人道：「解元舉人，只可欺壓平民百姓，料欺壓不得皇帝，莫要胡說，還不快走。」二人沒法，只得跟他扯到禮部。衆差人稟知堂上，說欽犯趙縱錢橫拿到了堂上，吩咐暫且寄鋪候明日請旨，衆差人領命，隨即將燕平二人帶到鋪中，交付收管，方各散去。禮部見趙縱錢橫二人拿到，便一面報知張吏部，一面報知山相公，好料理早晚聽審。到次早上朝，奏報趙縱錢橫已拿到，乞示期候審，聖示批發道：「人犯既齊，不必示期，遇御殿日，不拘早晚，隨時奏審。」山黛冷絳雪路遠，不到可也。」禮部得旨，各處知會不題。却說聖天子留意人才，到了放榜這日，早五更即親御文華殿，聽候揭曉。禮部即遵前旨，隨即將一一犯人都帶入朝中，衆官朝賀畢，禮部出班，即跪奏道：「吏部尙書張夏時參奏閣臣山顯仁女山黛，與趙縱錢橫情詞勾挑一案，人犯已齊，前旨遇御殿日奏審，今聖駕臨軒，謹遵旨奏請定奪。」天子道：「人犯既齊，先着趙縱錢橫見駕。」禮部領旨下來，早有校尉官旂將燕白領平如衡二人帶至丹墀下面俯伏。天子又傳旨帶上二人，只得俯伏膝行。至於陛下，天子展開龍目一看，見二人俱是青年人物，十分俊秀，皆囚首桎梏，即傳旨開去。方問道：「誰是趙縱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臣有。」天子又問道：「誰是錢橫？」平如衡應道：「臣有。」天子又問道：「朕御賜弘文才女山黛，乃閣臣之女，你二人怎敢以淫詞勾挑？」燕白領答奏道：「山黛蒙恩寵受，賜以才女之名，付以量才之任，滿朝名公多會索句，天下才士半與衡文，即張吏部之子張寅，亦曾自往比試，豈獨二人就考，便爲勾挑？前考較之詩尙在御前，伏祈聖鑒，如有一字涉淫，臣願甘罪。况張寅擅登玉尺樓，受山黛塗面之事，人人皆知，此豈不爲勾挑，反責臣等勾挑，吏部可謂溺愛矣。伏乞聖恩詳察。」天子因傳旨帶張寅見駕。張寅俯伏至於御前，天子問道：

張寅你自因調戲受辱，却誣說他人勾挑，唆父上疏欺君，是何道理？張寅伏於御前，不敢仰視，聽天子詰責，只得抬起頭來強辯，忽看見傍邊跪着燕白領平如衡，因驚奏道：「陛下一發了不得，勾挑之事，其罪尚小，且慢慢奏聞，只是這二人，不是趙縱錢橫，欺君之罪，其大如天，伏乞陛下究問明白，以正其辜。」天子聽了也着驚道：「他二人不是趙縱錢橫，却是何人？」張寅奏道：「一個是松江燕白領，一個洛陽平如衡。」天子一發着驚道：「這一發奇了，莫不就是學臣王袞薦舉的燕白領平如衡麼？」張寅奏道：「萬歲爺正是他。」天子問道：「莫不就是新科南場中解元的燕白領，與中第六名的平如衡麼？」張寅奏道：「萬歲爺正是他。」天子因問二人道：「你二人實係燕白領平如衡麼？」燕白領平如衡連連叩頭道：「臣該萬死，臣等實係燕白領平如衡。」天子道：「汝二人既係燕白領平如衡，已爲學臣薦舉，朕又有旨徵召，爲何辭而不赴，却更改姓名，去勾挑山黛，其中實有情弊，可實說，免朕加罪。」二人連連叩頭奏道：「微臣二人本一介書生，幸負雕蟲小技，爲學臣薦舉，又蒙聖恩徵召，此不世之遭遇也，即當趨赴，但聞聖上搜求之意，原因山黛女子有才，而思及男子中豈無有高才過於山黛者乎，故有是命。臣恐負徵召之虛名，至京而考，實不及山黛，豈不羞士子而辱朝廷，故改易姓名爲趙縱錢橫，潛至京師，以就山黛量才之考。不期赴考時，山黛不出，而先命二青衣出與臣等比試，張寅所呈十四首，即臣與二青衣比試之詞也。臣因見二青衣尙足與臣等抗衡，何況山黛，遂未見山黛而逃歸。途遇學臣，再三勸駕，臣等自慚不及山黛，故以小疏上陳，願歸就制科以藏短也。又幸蒙聖恩，拔至榜首第六，實感恩之無已也！然歷思從前改名，實爲就考，就考實爲徵召，辭徵召而就制科，實恐才短而辱朝廷，途雖錯出，而黼黻皇猷之心，實無二也。若謂勾挑，臣等實未見山黛，乃只勾挑二青衣也。伏乞聖恩鑒察。」天子聽說出許多委曲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汝二人才美如此，而又虛心如此，可謂不驕不吝矣。這也罷了，只是

你二人既中元魁，爲何不早進來會試？朕已勅學臣一到，卽要召見，因甚直至此時方來？」燕平二人又奏道：「臣等聞才爲天下公器，最忌夤緣，臣等幸遭聖明，爲學臣所薦，陛下所知，今已僥倖南闈。若早進京，未免招搖耳目，倘聖恩召見，而後就試，卽叨一第，天下必疑主司之迎合！臣因遲遲而行，僅及場期，而後入中，與不中，不獨臣等無愧，適足彰皇上至無公私之化矣。」天子聽了，龍顏大悅，道：「你二人避嫌絕私，情實可嘉，朕若非面審，幾誤加罪於汝。」因命張吏部責諭道：「衡文雖聖朝雅化，亦須自量。山黛之才，已久著聞門，卽燕白領平如衡，爲學臣特薦，如此尙不敢明試，而假名以觀其淺深，卿子旣無出類之才，乃公然求婚，且擅登玉尺樓，妄加調戲，何無忌憚如此？及受辱而歸，理宜自悔，乃復唆卿瀆奏，以圖報復，暴戾何深！本當加罪，念卿銓務勤勞，姑免究。」張吏部忙出班叩首謝恩。天子還要召山顯仁論以擇壻之事，忽天門放榜，主考已先獻進會試題名錄來。天子展開一看，只見第一名會元就是平如衡，第二名會魁就是燕白領，龍顏大悅。此時燕白領平如衡尙囚首俯伏於地，天子因命平身，就叫近侍將會試題名錄遞與二人看。二人被繫入朝，又爲張寅識破姓名，心下惶惶，懼有不測之禍，誰還想到會試中與不中！今見天子和容審問，絕不苛求，平如衡忽又見自家中了會元，燕白領忽又看見自家中了第二名會魁，明明一個見鬼，忽然變了仙，怎不快活！慌忙頓首於地，稱謝道：「皇恩浩蕩，眞捐頂踵，不能以上報萬一。」天子道：「汝二人不依不附，卓立之志，可謂竟成矣。」又說道：「今日且完制科之事，異日還要召汝，與山黛御前比試，以完薦舉之案。暫且退出，赴瓊林宴，以光大典。」二人謝恩而出，走出文華殿，早有許多執事員役，拿中式衣冠，與他換了，簇擁而去。天子然後召山顯仁面諭道：「平如衡、燕白領二人俱少年英才，殿試後，當於二人中爲汝擇一佳壻，方不負汝女之才。」山顯仁方叩頭謝恩而出，遂回府，與山黛細細說知。從前許多委曲之事，山黛方知趙縱錢橫，果是燕白領、平如衡，因與冷

絳雪說知。燕平二人，既春闈得意，聖上面許擇婚，則平自歸姊，燕自屬妹；平郎與姐姐，可謂天從人願矣！燕郎與平郎，互相伯仲，得結絲羅，未嘗非淑人君子。但有閣下一段機緣，終不能去懷。若是前日尋訪不着，也還可解。不料我以題壁之詩訪他，他即以和韻詩懷我，才情緊緊相對，安能使人釋然？但許場後即來相訪，不知爲何至今竟又不來。冷絳雪道：「許場後來，則必場前有事，若場前既有事，則場中或得或失，場後羈遲，未爲爽約。小姐須寬心俟之，定有可音。到是賤妾之事，尙屬未妥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此是爲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天下事最難意料，妾雖知平郎得意，平郎未必知妾在此。他少年得雋，誰不羨慕，倘有先我而得之者，爲之奈何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這個不難，待小妹與父親說知，明日就叫官媒婆去議親，便無可慮矣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山小姐遂與山顯仁說知，山顯仁隨叫官媒婆去議親。那官媒婆去議了來回復道：「平爺說，蒙太師重愛許結，朱陳是夙昔所仰望而不得者，誠生平之願，但恨緣慳，前過揚州，偶有所遇，納采於人矣。方命之罪，容殿試後踵門請荊。」山顯仁聽了，說與冷絳雪，把一個冷絳雪氣得啞口無言，手足俱軟，默然不勝憤恨。正是：

漫道幽閑盡性成，須知才美性之情。美到有才才到美，誰能禁性不生情？

且不說冷絳雪在閨中幽悶，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中後，蒙聖恩放出赴宴，宴罷瓊林，歸到寓所，十分得意。只有燕白領因不曾去訪得閣上美人，以爲失約，終有幾分快快。欲要偷工夫去訪，又因要謝恩謁聖，見座師，房師，拜同年，百事蝟集，一刻不得空閑，欲要悄悄去訪，比不得舊時作秀才，自去自來，如今有長班人役跟隨，片時不得脫空。只捱到晚間，人役散去，方叫一個家人，打了一個小燈籠，悄步到蘇州衙衙來尋訪。喜得蔡老官人人認得，一問就着。不料蔡老官奉山小姐之命，日日守候，忽見燕白領來尋，宛如得了異寶，連連道：「相公原許場後就來，爲何直到如今，叫我老漢等得不耐煩？」燕白領道：「我場後已曾來訪，不期路上遇了一

場是非，故不曾到此。不瞞你說，放榜後，又中了進士，日日奔忙，半刻不空。又恐怕你家小姐道我失約，故乘夜而來。煩你拜上小姐，既有垂慕之情，須寬心小待，等我殿試後，公務稍暇，定來見你，商議求媒，以結百年之好。

「蔡老官道：『原來相公中了事忙，既是這等，我老奴就去回復小姐，只是萬萬不可失信。』燕白領道：『我若失信，今日也不來了，只管放心。』蔡老官道：『說得有理，我放心在此守候佳音便了。』燕白領囑咐明白，方纔回寓，與平如衡說知此事道：『你我功名亦已成就，兄又聘了冷絳雪，小弟再和合了閣上美人，便可謂人生得意之極矣。』平如衡道：『事已八九，何患不成？』二人說說笑笑，十分歡喜。不數日，廷試過，到了傳臚這日，天子臨軒，百官齊集，三百進士，濟濟伏於丹墀之下。御筆親點燕白領狀元及第，平如衡探花及第，各賜御酒三杯，簪花掛紅，同翰林院去到修撰編修之任。到過任，敕賜遊街三日，十分榮耀。過了數日，天子又召學臣王袞面諭道：『你前特薦燕白領平如衡有才，今果賜第掄元奪魁，不負所薦，賜爾加官一級，以旌薦賢得實。』王袞叩頭謝恩。天子又諭道：『朕前敕爾搜求奇才者，原以山閣臣有親女山黛，與義女冷絳雪，才美過人，朕以爲女子有此異才，豈可男子中反無故有前命。今日果得燕白領平如衡二人，以副朕求。朕因思天地生才甚難，朝廷得才，不可不深加愛惜，眼前四個才人，適男女各半，又皆青年，未曾婚配，朕欲爲之主婚，狀元燕白領，賜婚山閣臣親女，探花平如衡，賜婚山閣臣義女，如此則才美相宜，可彰聖化，特賜爾爲媒，傳朕之命，聯合兩家之好。』王袞叩頭稱頌道：『聖上愛才如此，正無異於天地父母，不獨四臣感恩，即天下才人，皆知所奮矣。』遂謝恩退出。因暗想道：『聖上命我爲媒，我若兩邊去說，恐他各有推却，便費氣力。既奉欽命，莫若設一席，請他兩邊共集一堂，那時明宣詔旨，誰敢不遵？』主意定了，遂擇了吉日，發帖分頭去請。又著人面稟道：『此非私宴，乃奉旨議事，不可不到。』至臨期，山顯仁與燕白領平如衡前後俱到。王袞接入相見禮畢，略

敘閑話，王衰卽邀入席中，山顯仁東邊太師位坐了，王衰西席相坐，燕白領平如衡坐於下面客席，飲三杯，王衰卽開談道：『學生今日奉屈老太師，與狀元探花者，非爲別事，因昨日蒙聖恩面諭，人才難得，不可處之不得其當。山老太師有此二位奇才，實因天生，今科又遇狀元探花，二位名士，奇英定從嶽降，况年相近而貌相仿，可謂聚淑人君子於一時，若不締結良姻，以彰關雎桃夭之化，不足顯朝廷愛才之盛心也。故特命學生恭執斧柯，和合二姓，故敢奉屈以宣天子之命。老太師與狀元探花，禮宜遵旨謝恩。』山顯仁道：『聖命安敢不遵，但陳人聯姻，新貴未免抱不宜之愧。』燕白領心中雖要推辭，却一時開口不得，惟平如衡十分着急，因連忙打恭說道：『勿論聖上鴻恩，所不敢推辭，卽老恩師嚴命，豈敢不遵？况山太師泰山之下，得附絲蘿，何幸如之，但恨賦命涼薄，已有糟糠之聘，風化所關，尙望老恩師代爲請命。』王衰道：『探花差矣！守庶民之義，謂之小節，從君父之制，謂之大命，孰輕孰重，誰敢忘辭？』平如衡道：『愚夫愚婦立節，聖上旌之，非重夫婦也，敦倫也。門生之聘，謂門生之義，則輕則小，謂朝廷之倫，則重則大也。尙望老師爲門生回奏。』王衰道：『事有經，亦有權，從禮爲經，從君爲權，事有實，亦有虛，娶則爲實，聘尙屬虛，賢契亦不可固執。』山顯仁見二人互相辯論，因說道：『王老先生上尊君命，固其宜也；平探花堅欲守禮，亦未爲不是。依老夫看來，必須以此二義上請於君，方有定奪。』王衰與平如衡一齊應聲道：『是，明早當同入朝請旨。』燕白領聽見說請旨，因亦說道：『門生亦有隱情，敢求老師一同上請。』王衰道：『探花已聘，尙可公言，狀元隱情，何以形之奏牘？這個決難領教。』燕白領遂不敢再言。大家又飲了幾杯，遂各各散去。到了次早，王衰同了平如衡入朝面聖，不期揚州知府竇國一因平如衡中了會元探花，與冷大戶說知，叫他速報知女兒定親之事，自家在揚州做了四年知府，也要來京中謀復原職，因討了賚表的差，竟同冷大戶趕到京來。到了京師，冷大戶竟到山府見女兒，竇

知府這日恰恰朝見，在朝房劈面與平如衡撞見，平如衡忽然看見，滿心歡喜道：「竇公祖幾時到京？恰來得好，有證見了。」因引與王袞相見道：「門生的媒，是竇公祖做的。」竇知府忙問道：「探花已占高魁，爲何事務忽言及斧柯？」平如衡道：「晚生蒙聖恩賜婚，欲已有聘面聖懇辭，正恐無據，聖主不信，今喜公祖到來，豈非一證？」竇知府道：「原來爲此，俟面聖時，理當直奏。」王袞道：「探花苦辭，固自不妨，只恐怕辜負聖上一段憐才盛意！」竇知府道：「請教王大人，聖上怎生憐才？」王袞道：「聖上因愛探花有才，又愛山閣老令愛有才，以才配才，原是一段好意，非相強也。探花苦苦推辭，豈非辜負其意乎？」竇知府聽了，着驚道：「聖上賜婚探花者，莫非就是山閣臣之女山黛麼？」王袞道：「不是山黛，是第二位義女冷氏。」竇知府聽了，大笑道：「若果是義女冷氏，王大人與探花俱不必爭也，不必面聖，請回準備合卺，我學生一向還做的是私媒，如今是個官媒了。」王袞與平如衡俱驚問道：「聖上賜一婚，二婚也，爲何不消爭得？」竇知府道：「聖上所賜者，此婚也；探花所定者，此婚也，二婚卽是一婚，何消爭得？探花你道山相公義女是誰，卽冷絳雪也。」平如衡又驚又喜道：「冷絳雪在揚州，爲何結義山府？」竇知府道：「說來話長，一時也說不盡，但令岳聞知探花高發，恐怕要成親，已同學生趕進京來，昨已往山府報知令愛去了。」王袞與平如衡聽了，歡喜不勝道：「若非恰遇竇老先生說明就裏，我們還在夢中，不知要費許多唇舌。」竇知府道：「不必更言，二位請回，學生朝見過，卽來奉賀矣。」說罷，王袞與平如衡先回不表。却說冷大戶到京，問知山顯仁住處，連晚出城赴上皇莊來見。山顯仁聞知冷絳雪父親來到，忙接入後廳相見，冷大戶再三拜謝恩養。山顯仁一面就留飲，一面就叫冷絳雪出來拜見父親。冷絳雪拜畢，冷大戶就說道：「我不是也還不來，因與你許了一頭好親事，只怕早晚要做親，故趕來與你說知。」冷絳雪道：「父親做事，爲何這等孟浪，既要許人，爲何不早通知？如今這邊

已蒙聖上賜婚了，父親只好回他。」冷大戶聽見說聖上賜婚，只可回他，竟嚇呆了半晌方說道：「爲父的聘已受了，如何回他？」冷絳雪道：「不回他，終不然到回聖上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若是一個百姓之家，便可回他，他是新科的黃甲進士，又是揚州如府爲媒，叫我怎生開口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說也徒然，知府進士，難道大如皇帝。」冷大戶聽了，默然愁眉歎氣，連酒也不敢喫。山顯仁看見道：「親翁且不必煩惱，還喜得賜婚之人也會聘過，明早還要面聖懇辭，准了便兩全矣。且請問親翁就了何人之聘？」冷大戶道：「門下晚生，自原不敢專主，當不得竇知府再三騙我，說他是個有名的大才子，今新科中了亞魁，這進京鄉試，不是會元，定是狀元，說得晚生心動，故受他的聘定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他如今既中了進士，則竇知府也不爲騙你了。」冷大戶道：「中到果然中了會元，又點了探花，雖不是騙我，只是騙我把事做錯了，如今怎處？」山顯仁聽了大驚道：「會元探花，這定是平如衡了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正是平如衡。」山顯仁聽了，看着冷絳雪大笑道：「大奇大奇，平如衡所說揚州已聘者，原來就是你。」冷大戶忙問道：「老太師爲何大笑稱奇？」山顯仁道：「親翁不知，聖上賜婚的恰正是平如衡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，你道奇也不奇！」冷大戶與冷絳雪各各歡喜。到次早，山顯仁忙着人去報知王袞，不料王袞也將朝房遇着竇知府說明之事來報知山顯仁了，兩下各俱歡喜。只有燕白領與山黛心下有些微微不快。王袞隨將此事奏知天子，愈加歡喜，因說道：「竇國一既係元媒，着復原官，一同襄事。」因建大第一所與燕白領平如衡同居，又命欽天監擇吉成親，又勅同榜三百進士，伴狀元探花親迎，又撤金蓮寶炬十對賜之。文武百官見聖上如此寵眷，誰敢不來慶賀，食物表禮，盈庭充室，衣冠車馬，塞戶填門。滿長安城中，聞知欽賜一雙才子，娶一雙才女，大家小戶，盡來爭看。到了正日，鼓樂笙簫，旌旗火炮，直擺列至皇莊，燕白領與平如衡，烏紗帽，大紅袍，簪花掛紅，騎了兩匹駿馬，並轡而行。王袞竇國一與三百同年，俱是吉服，於後

相陪。道旁百姓，看見燕白領平如衡青年俊美，無不嘖嘖稱羨。這邊山黛與冷絳雪金裝玉裹，翠繞珠圍，打扮的如天仙一般。山顯仁穿了御賜的蟒服，冷大戶也穿了中書冠帶，相隨接待。須臾二塔到門，行禮款待畢，然後山顯仁與羅夫人送二女上轎，隨妝侍妾，足有上百。一路上火炮與鼓樂喧天，綵旗共花燈奪目，真個是天子賜婚，宰相嫁女，狀元探花娶妻，一時富貴，占盡人間之盛。娶到了第中，因父母不在堂，惟雙雙對拜，同入洞房。外面衆官的喜筵，都託了王袞資國一，這兩個大媒代陪不題。却說平如衡與冷絳雪在洞房中彼此覷面，俱認得是閨子祠相遇之人，各敘天緣，與別後繫心，今得相逢之故，萬分得意，不必細說。燕白領與山小姐雖各有閣上美人，閣下書生一段心事，然到此地位，燕白領娶了天下第一才女，山小姐嫁了天下第一才人，今日何等風騷，就是心有所負，也只得丟開罷了。不意到了房中，對結花燭，揭去方巾，彼此一看，各各暗驚。這一個道：「分明是閣上美人！」那個道：「這分明是閣下書生！」但侍妾林立，恐有差誤，不敢開口。二人對飲合盃，在明燭下越看越像，燕白領忍耐不住，便取出蔡老官尋訪的那柄詩扇，叫侍妾傳與山小姐看道：「下官偶有一詩，請教夫人，幸不嫌唐突。」山小姐接了一看，忽眉宇間神情飛躍，竟不回言，也低喚侍兒，取出一柄詩扇，傳與燕白領道：「賤妾也偶有一詩，請教狀元，幸勿鄙輕浮。」燕白領接了一看，見就是前日付與蔡老官的和詩，喜得燕白領滿心痾癢，不知搔處。又見衆侍妾觀望，不敢敘出私情，只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段姻緣，雖蒙聖恩賜配，又蒙泰山俯就，夫人重愛，卽以今日而論，實係天緣也。」山小姐不好答應，只是微微而笑。飲罷，同入鴛枕，一雙才子才女，青年美貌，這一夜真是百恩百愛，說不盡萬種風流。到了次日，閨中夫妻相對，燕白領見侍妾如雲，只不見前日對考的青衣記室，因問山小姐道：「莫非記室體尊，不屑侍御，不曾攜來？」山小姐道：「已來矣，滿月時當與狀元相見。」燕白領出見平如衡，說知閣上美人，卽係山小姐，平如衡大喜道：

真可謂奇緣也。」燕白領又說及青衣之事，平如衡道：「小弟也曾問來弟婦，也如此說。」到了滿月，山顯仁與冷大戶一齊都來，兩位新人出房相見，山小姐冷絳雪與燕白領，平如衡是姐夫妹夫，大姨小姨，交相拜見。拜罷，山小姐因指着冷絳雪對燕白領說道：「狀元要見青衣記室，此人不是麼？」冷絳雪也指着山小姐對平如衡道：「探花要見青衣記室，此人不是麼？」燕白領與平如衡看了，俱大笑道：「原來就是大姨娘小姨娘，假扮了耍我們的。我就說天下那有如此侍妾，今日方纔明白，不然叫我們抱慚一世矣。」山顯仁笑說道：「若不如此，二位賢壻如何肯服輸？」惟冷大戶不知，因問其故，山顯仁對他說明，也笑個不了。說罷，合家歡喜，其樂無極。到次日，山顯仁因約了王袞、竇國一率領二壻兩女，同詣闕謝恩。天子親御端門賜宴，因諭說道：「朕向因見山氏白燕詩，方知閨閣有此奇才，復因閨閣有人，方思搜求天下奇文。今獲二才子二才女，配爲夫婦，以彰文明之化，足稱懷矣。汝四人之婚，雖朕所主，今日思厥由來，實白燕爲之媒也。汝四人還能各賦一白燕詩以謝之麼？」四人同奏道：「陛下聖命，敢不祇承。」天子大悅，因命各賜筆墨，四人請韻，天子因思說道：「不必另求，卽以平山冷燕四韻可也。」四人領旨，各各揮毫，此時方顯真才之妙。但見紙落雲烟，筆飛鸞兔，日晷不移，早已詩成四韻，一齊獻上。天子展開次第而觀，只見平如衡寫的道：

疑是前身太白生，雙飛珠玉旺文明，不須更羨丹山鳳，光賁衣裳天下平。

山黛的是：

雲想衣裳玉想鬢，不將紫領動龍顏，若非毓種瑤池上，定是修成白雪山。

冷絳雪的是：

紅芳付與羣芳領，雙雙玉殿飛無影，九重春色正融融，白雪滿身全不冷。

燕白領的是：

尋鶯御柳潛還見，結夢梨花成一片，天子臨軒賞素文，始知不是尋常燕。

天子覽畢，龍顏大悅，即賜與山顯仁王袞寶國一編觀，因諭道：「汝四人有才如此，不負朕愛才之意。」又賜宴飲。飲至日午，欽天監奏才星光映北闕，當主海內文明，國家祥瑞，天子大喜，因各賜金帛彩緞。山顯仁因率諸臣謝退。以後燕白領與山黛平如衡與冷絳雪兩對夫妻，真足才美相宜，彼此相敬，在閨中百種風流，千般恩愛。張寅與宋信初時猶欲與他二人作對，到此時見他一時榮貴，只得掇轉面皮，來趨承慶賀。燕白領平如衡度量寬大，不念舊惡，仍認作相知，優禮相待。山顯仁得此二婿，十分快活，竟不做官，只優游林下，囂囂自得。後來燕白領與山黛榮歸松江，生子繼述，書香平如衡也同冷絳雪回洛陽，重整門閭，祭祀父母，連叔子孫教官都遷任得意。若非真正有才，安能如此？至今京城中俱傳平山冷燕爲四才子，閉窗閱史，不勝欣慕，而爲之立傳云。

1641
815
96-B

總號 1126 分類號 8152/3-2
總號 815 分類號 96-B

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新三版



第四才子書
平山冷燕緣

洋裝一冊 定價六元

〔外埠酌加郵費〕

校勘者 胡寅
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福州路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

贈送



法務部調查局
資料室

分類號 657.54

著者號 1741

登記號 43623

國家圖書館



004650909

法務部調查局



043623

